東瀛豪俠傳

插圖●胡澤民
譯者●王家成
原作●柴田錬三郎

四季書庫 ㊱

東瀛豪俠傳 2

王家成譯
柴田錬三郎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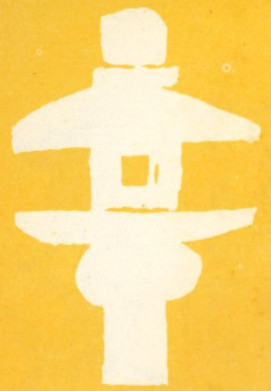
四季出版公司

四季書庫 ㊱

封面設計・題字／胡澤民

柴田錬三郎筆下的虛無主義英雄人物「眠狂四郎」是個不畏權勢，特立獨行的怪傑。在德川末年幕政紛擾不靖的亂世，他以一套怪異犀利的「圓月殺法」行遍江湖。生命對他而言似乎不是充滿愉悅，他的內心與所幻化的行爲，在仗劍天涯的旅途之中，不時出現一種矛盾與痛苦，因爲他無法擺脫深深套牢的宿命感，所以也就注定成爲一個充滿罪孽而孤獨的奇俠。本書在日本出版後立刻成爲轟動一時的暢銷書，共分十餘册，每册自成單元，其間隱隱有一脈絡相連。朝日新聞在柴田逝世時，推崇這套書爲其畢生代表之作。曾由余阿勳先生譯成中文在「時報周刊」連載，譯名爲「孤星劍」。

四季出版公司 出版



第二部

東瀛劍俠傳

插圖●胡澤民
譯者●王家成
原作●柴田錬三郎

第二部

第二十一章　美女失身

一

這一天，文字若給一羣近乎音痴的小孩教過琴後，疲累地從琴室來到茶間喝杯茶。

背後響起輕輕走下樓梯的聲音。

「大姊……對不起……」

文字若回過頭。「哎呀！吵到妳了吧！眞是對不起，我就是缺少耐性，動輒破口大罵……」

文字若剛剛才發脾氣，打了幾個小孩。

「大姊，很抱歉，有件事想拜託您……」

「美保代，何必這麼客氣呢？以後再這麼見外，我可要生氣了，有什麼事妳儘管吩咐。對了，妳將近十幾天沒有吩咐過我跟老婆婆幫你辦事了。」

美保代露出寂寞的微笑，羞澀地說道：「我想剃掉眉毛，染黑牙齒。」（譯註一）

「什麼？」文字若稍瞠目，但隨即會意，用力拍了一下膝蓋。「對，美保代，應該的……。眠六爺回來的話，一定會很驚奇。」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

「好，妳什麼意思都不是……，我很爲妳高興，妳有心當眠狂四郎的太太……老婆婆，老婆婆，快來，不在嗎？」

「什麼事嘛？」老嫗探出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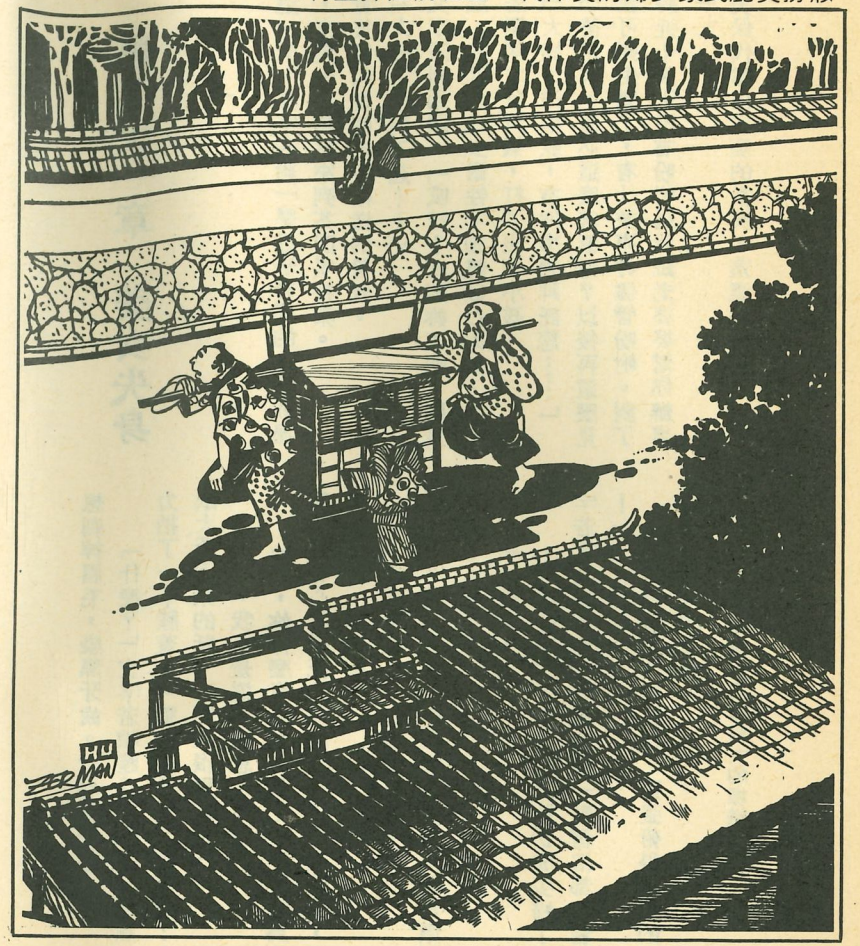
文字若說道：「快準備，美保代要當漂亮的新婦了。」

「什麼？」

「別再什麼了，美保代要妝扮成少婦了，文字若家請的老婆婆不會連這一點習俗都不會做吧！」

但是當事人的美保代，那張俯得低低的白臉却帶着深深的憂愁。

譯註一：染黑牙齒爲已婚婦女的標幟。



妝扮美麗民家少婦的美保代，坐在前往押上村古寺的轎裏。

隔天妝扮成美麗民家少婦的美保代，坐在前往押上村的轎裏。

其實美保代預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爲時不長。微發燒、出冷汗是今春開始的。她一直未讓樓下的人知道，她整天覺得倦怠，走到太陽下，必感輕微的暈眩，而梅雨期間還喀了幾次血。

可是她見到血，並不害怕。她心想命運中該來的終於光臨了，她靜靜地望着那有如花瓣散落的鮮紅。

而她私下却許了一個願，願能在狂四郎的看守下告別人間。

她基於病者的敏銳靈感，明白她迎接死亡的地方不是文字若的家。

美保代一直認爲她必須住在押上村的古刹龍勝寺，才有可能死在狂四郎的懷中。

——到那邊等他，雖然打擾空然和尙，但那裏才是我臨終之地……。

美保代幼年喪失雙親，懂事以來便是孤獨的。她因長得太美，氣質太高尙，反而未能得到養育者的愛心。

其實美保代是出生在貴族家的。

寬政初年，皇室發生「尊號事件」。當時，光格天皇是典仁親王之子，她身爲後桃園天皇之儲君而踐祚，即位時，決定給生父典仁親王奉上太上天皇的尊號。但幕府的首席老中松平定信堅決反對。京都方面一度諒解朱子學者的松平定信所持的名分論，但後來却出爾反爾，改採强硬的態度，堅決主張給典仁親王奉上太上天皇的尊號。爲此，京都所司代太田資愛挾於其間，兩面爲難，最後與妻自盡，留下獨生女美保代。

松平定信垂憐孤女美保代，所以接她到家裏，住了二年餘，而後交由某旗本正式領養。

養育者只懷着不得虧待人家寄存的貴重物品的責任感，所以在缺乏親情之愛的環境下長大的美保代，變成不懂得如何表現喜怒哀樂的女子，也實在是理所當然的。

十八歲時進入本丸大奧當中腐（譯註），將軍德川家齊隨即發現美保代的美貌，下令將美保代提昇爲隨身的中臈。但美保代却堅決拒絕，當時如非有松平定信說項，美保代的生命可能早就斷送了。美保代之所以淪爲「密探」這項悲慘的職掌，也是因這個緣故。

諷刺的是，身爲密探前往西丸老中水野忠邦府邸臥底的美保代，居然被一個無名小卒的浪人毀掉了清白的身子。更有甚者，對方的暴力竟使得美保代萌起有生以來首次愛情的幼苗。

現在——

在轎輿的搖幌下，緊嚙着美保代芳心的是祈求上蒼賜給她、恩寵允許她在這坎坷的人生旅途中有最後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按照自己意志的抉擇。

二

大約同時，澁谷宮益町外的樂水樓隱宅出現一名訪者。

出迎的靜香，一瞥對方的瞬間，全身頓然感到不寒而慄。

訪客腰佩長短劍，顯然是武士，但身上的衣服却與衆不同，分明是戰國時代的扮裝。更使得靜香戰慄的，是他的半邊臉孔——從額頭到臉頰長着一片紅痣，宛如抹上紅漆一般。

五官倒無異，但是否因那紅痣使得他變得奇矯呢？他的表情顯得極爲酷薄無情，就像含着無數的利針。

「主人在家的話，請你通報一聲，左馬右近有要緊的事，務必見他一面。」

「請問您有什麼貴事？」

「這要見到人之後才能說。」

靜香只得入內，稟告老人。

老人先是偏着頭，一會之後，臉上表情突然緊繃起來，問說：「臉上有痣嗎？」

「有。」

老人沉思一會，才說：「帶他進來。」

靜香領左馬右近進書房時，老人已恢復平穩的態度。

右近用拳頭抵住榻榻米，行禮說：「您大概不記得在下了，在下是七年前……」

老人打岔道：「我知道。」

老人與這武士之間必定有着什麼不愉快的過去。

「簡單說出你的來意。」

「在下五年來首次回到兵原草廬去拜見伯父……」

老人將疑惑的眼神傾注在右近身上。

原來「兵原草塾」乃平山子龍的學塾。這棟學塾分爲教授兵學與儒學的兵聖閣及做爲武術道場的演武場。

而這位左馬右近是平山子龍的侄子，七年前因行爲放蕩不檢，而遭驅逐出門。照理說，子龍不至於如此輕易原諒他。

老人最近獲悉當年精力絕倫的子龍畢竟不敵七十年的風霜歲月，不幸於數十天前病臥榻前。但是身爲四十餘年的老友，他比誰都清楚子龍絕不會接受業已斷絕關係的侄兒的探望。

「子龍接見你嗎？」

「接見了，我們伯侄之間的誤會已經冰釋，我有這東西爲證。」

右近手握置於背後的大刀，雙手捧給老人。那的確是子龍的佩刀無誤。也是子龍的寶貝，據說原先是武田信玄的名將馬場信房的寶劍，三尺五寸，蠟色的劍鞘，骷髏標幟，白柄，顯得剛壯無比。

老人雖親睹證物，但仍未釋疑。老人反而懷疑他利用子龍病臥榻上時，橫加掠奪得手。

「然後呢？」

「在下聽說兵原草廬的代理掌門人戶田隼人在貴府的庭院與浪人眠狂四郎過招，結果不幸敗北。在下既已蒙伯父見容，對於湔雪兵原草廬蒙

譯註：中臈：即宮女

受恥辱的一事，自然義不容辭。」

「戶田隼人並非敗於眠狂四郎，兩人不分勝負，這一點子龍應該是承認的。」

「不，伯父的說法完全不同，他老人家非常懊惱，口口聲聲說兵原草廬的代理掌門人居然敗給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浪人眠狂四郎，有失面子！」

這番胡謅的言辭使得老人確信：這小子並未會見子龍。

此時靜香默默送茶點來，然後退出。

但靜香一關下紙門，便聚精會神地聽，再度讓她感到心驚膽跳。

「假如你想找眠狂四郎決鬪，你可以去找他，用不着先來告訴我。」

「不，這件事務必要勞煩您老人家，請您做個見證人。眠狂四郎與戶田隼人決鬪是爲了將軍頒賜的木偶首級，聽說東西仍寄存在您這邊，所以假如我能擊敗眠狂四郎，我也想得到木偶的首級……」

老人內心暗笑：你話說漏了。

隼人與狂四郎賭下木偶首級，這事秘密得連子龍都不可能知道。倘若有人在關心、調查這件事，此人必定是本丸老中方面派出的密探。所以，左馬右近乃受密探之託，如此假設，大致八九不離十了。

老人默默不答，右近以不具抑揚的口氣說道：「請您說出眠狂四郎的藏身處……」

「不知道！」老人一口回絕。

「不知道……？」剎時，右近的雙眸閃爍不定，帶着一種近乎殺氣的兇色。

「怎麼，不相信嗎？」

「不，不知道那就罷了，我只好動員兵原草廬七百餘名門人了。所以我也不能奢望跟眠狂四郎做堂堂正正的決鬪了，到時候眠狂四郎會身中無數刀劍，被人剁成肉醬。」

老人悚然：難道這小子知道狂四郎是我的孫子？

靜香感到全身激烈地發抖，她被右近那恐嚇的言辭唬住了。

靜香曾爲祖父傳遞消息，到過一次兵原草廬。門人引領靜香到子龍的居室，她只偷偷望一眼道場，那怵目驚心的景象讓她覺得雙腿發軟。道場四周裝飾着大礮、礮丸、火銃、鎧兜、矛槍、長刀、大槌、木刀；牆上還懸掛一幅骷髏圖畫。中央演練場在做對擊的人及角落捧着大碗在喝水的人，在在都顯示出無比的粗獷，讓人不禁懷疑是否倒退到數百年前那殺伐的戰國時代。

靜香非常明白狂四郎是玩劍的絕頂高手，但被那些兵原草廬的門人圍剿的話，任憑狂四郎何等三頭六臂，又如何逃脫得了刼難？

——是的，快去通報狂四郎！

三

二個時辰之後——。

在那浮着薄雲冷瑟的秋空下，有一架三人抬的轎子和着喊聲快速的跑着。

轎內愁眉不展的靜香對那實際上頗快的速度仍感到焦急萬分，她擔憂那個駭人的紅痣武士會不聲不響地以驚人的速度追趕上來，這擔憂使得她背脊都凉了。

她多次興起想掀起轎簾，確定一下後方有沒有人追來，但是她連這麼做都鼓不起勇氣。

轎子到某個地點突然停下來，——啊！來了！——靜香驚得全身冰冷僵硬。

「姑娘，這裏是押上村的巢森，路分成三叉，到底走那條呢？」

靜香一聽，這才吁一口氣，掀開轎簾，她先偷偷瞧一眼後方，寂淨的官道連一道人影也沒有，這才有心情嘲笑自己的杞憂。

「這裏就行了，我在這裏下。」

遠遠那有着白鷺舞動的疏林，靜香看起來覺得眼熟。附近的景色業已轉成蕭條，原野全是蘆

葦，在秋風下起伏生波，靜香取道小徑，每走一步，便勾起她回憶去年的往事。

很不可思議的，靜香認定狂四郎依舊居住在龍勝寺。

她對此深信不疑，可是她着急的是絕不可讓兵原草盧那夥血氣方剛的武士查出。

靜香走着走着，不禁自問道：

——其實我是來跟狂四郎廝守過日子的嗎？

——或許是吧！告訴狂四郎住在江戶危險，然後一起逃到天涯海角！

這幻想驟然使得靜香心跳不已。

來到可望見龍勝寺屋頂的竹林邊時，靜香已如此拿定主意。

一進寺內，靜香開始碎步慢跑。板門是開的，而緊閉的雪白紙門則映着和煦的秋陽。

靜香輕喚一聲：「狂四郎……」

靜香的腦海中深信不疑地描畫着那位仰臥在裏面的心上人。

裏面的確有人。

——我的猜想果然沒錯！

但是紙門輕輕被拉開的瞬間，靜香的臉孔隨即蒼白了。

現身的人是個打扮艷冶的陌生少婦。眉毛剃掉的青蒼，微微張開的朱唇後面有着漆黑的牙齒。

對方一時也用着清澈的眼神望着她，但隨即低下頭，彬彬有禮的問道：「請問您是那一位？」

那鎮定至極的應對使得靜香全身灼熱。她在內心痛罵着狂四郎：卑鄙！

對於那既已有妻室却又無恥地佔有她的採花賊，靜香可說有生不曾如此激怒。

奢望得太殷切，絕望也來得更深。

美保代則很吃驚地望着眼前這清秀的姑娘，剎時驚愕的表情轉爲陰慘瞋恚的相貌。

「我是來收拾留在這裏的衣服。」靜香說出

連她自己都感到意外冷靜的言語。

——啊！她就是靜香。

美保代反而大爲安心。

「是的，衣服還在，我進去替妳取來。」

「請妳不要碰到我的衣服。」靜香失去理智叫着，逕自衝進屋裏。

她不顧一切地拎着自己那一包衣服，跑出屋外，狠狠回顧想說出什麼刻薄的話，但她發現對方那張被一種無可言喻的寂寞憂愁深鎖的艷麗的臉孔時，於是又把話嚥回去，說道：「我恨他！」走下院子，她那雙甚至連一顆眼淚也沒掉下來絕望的眼睛望着遠處，快步離去了。

後面響起美保代的叫聲，靜香反而快步跑離。

靜香所遭遇的打擊並非如此就了。

她走過竹林，來到堀川畔的官道時，靜香的身子有如木棒一般當場楞住了。

實在太湊巧了。

那個可恨的人狂四郎正悠悠迎面走來。

近至數丈，狂四郎發現靜香的臉色異常苦澀，正想出聲問她時，而靜香也抖動着嘴唇，似乎想說什麼。

但在雙方口中未發出聲音之前，靜香已像一陣風奔過狂四郎身邊。

狂四郎回過頭看她，心想：這樣反倒比較好。

一年來首度心血來潮想回來看看的狂四郎，萬萬沒想到美保代會在這邊等他。

四

靜香失魂落魄地回到澁谷時，日頭已偏西。

薄靄宛如在撫摩着用粗竹及細竹柴編成的籬笆，很輕微地在移動着，輕微得肉眼看不出來。

就在這個時候，有個淡淡的影子不聲不響地伸展到靜香的脚邊，她猛然抬起頭，回到現實。

紅痣武士左馬右近彷彿從地底下湧出來一般

，出現在靜香背後。

「靜香姑娘，妳害我久等了。」

「……」

「妳用不着隱瞞，本人什麼都知道，譬如妳愛上了殺你哥哥的仇人眠狂四郎啦，妳剛剛去給眠狂四郎通風報信啦……」

「……」

「我知道妳在紙門外偷聽，然後妳悄悄離家出去。所以本人才非常有耐心在此守候妳。」

左馬向前踩出一步，他那異常的相貌使得靜香呆在原地。

不一剎那，靜香被左馬電光的一拳擊中脾腹。

左馬輕易地將那昏迷的女體挾在腋下，撥開灌木，走進雜木林的深處。

左馬在一處樹枝蔽天的地點，擲下靜香，毫不猶豫地動手了。

喪失意志的雪白玉體任由左馬擺佈，在潮濕的地面呈現出各式各樣的姿態。

直到暮色降臨，臉孔的輪廓模糊時，左馬才緩緩離開靜香身上。

「哦！眠某人住在哪裏？」左馬對着像死去一般不動的被强暴人粗聲的問道。

沒有回答。

左馬突然兇暴地抓住靜香的衣襟，將她拉起喊道：「說！今後我是妳的男人了！我要替大舅子報仇！」

五

狂四郎靜靜眺望着皎潔的月光，如潮水一般徐徐自庭院的角落朝着簷下拓展而來的情景。他的身上換穿上次美保代爲她裁剪的新衣。

背後罩燈旁邊，美保代膝上擺着一件黑衣，正在縫補破裂的衣袖。燈光照在她的臉上，洋溢着無比幸福的微笑。

在美保代的生命中，可曾有過如此安祥愉悅的月夜？

適才狂四郎飄然歸來帶給她如夢一般的喜悅，現在美保代在滿足的幸福感之中一再一再地反覆回想着，而且她一再提醒自己不是在做夢。

突然——

狂四郎的身子動了，雖只是稍微一動，但美保代基於一種本能上想維護得之不易的幸福，而感受到極大的震撼，擡起頭。

美保代那反射式的直感完全正確。

庭院角落那棵花已散盡的百日紅樹下，立着一道黑影。

當然美保代是不知道的，以前曾對狂四郎造成極大威脅的强敵飛鼠喜平太，他也是突然出現在這個地點。

狂四郎從那黑影所放射出來的殺氣，感覺到又是一名非同小可的對手了。

「美保代，把劍拿來。」狂四郎低聲吩咐，才對黑影問說：「想收拾我嗎？」

對方不答，穩穩的向前走出丈餘。

狂四郎透着月光，望見對方上半截的臉孔生着濃痣，內心冷笑道：怪物總是在同一個地方現身。

「無眼唯心流左馬右近代表兵原草廬前來收拾眠狂四郎。」

「收拾？」狂四郎接過美保代遞來的「無想正宗劍」，便立起身。

這是不須多費口舌的。

雙方拔劍出鞘，無一秒之差。

但是架起劍的剎那，狂四郎感覺有一陣顫慄奔過全身。以前跟飛鼠喜平太對峙時也是這樣，同時狂四郎也深深體會出，現在比那時的危險率更高出許多。

左馬右近的架勢只能說怪異絕頂，宛如衣冠束帶者持笏一般，劍尖指天，距離額頭約二寸。

而左馬人則躲在那直立的刀身後面。

這是一種陰刀，左馬分明不理狂四郎的架勢

右近不理狂四郎的架勢，使出陰刀，以心伺察機變，企圖擊破「圓月殺法」。

，他是以心去伺察機變的，換言之，這是破圓月殺法的最佳招數。

圓月殺法是陽刀變化之妙。故其刀鋒威力十足，刀刃則不足懼。如以上段式青眼來防它，勢必要具備魔神一般的迅疾本事。至於以陰刀將自己的眼睛隔離開圓月，只能說是最適切不過了。因爲陰刀的刀刃有威力，刀鋒則無甚作用。

左馬的無眼唯心流怪異得簡直是專門用來對付狂四郎的圓月殺法的。

狂四郎不得已只好放棄「圓月殺法」，把劍從下段移至青眼。要制服陰刀，只有全神貫注着青眼。

重要的是把全身的銳氣自刀鍔貫穿刀身，直達刀鋒，隨時準備使出石火應變的「風心刀法」。

狂四郎爲了誘敵攻擊，開始緩緩向右移動。

狂四郎移動五尺，左馬也正確地移動五尺。

當雙方完全換位時，狂四郎的視野突然映現出美保代舉起單袖掩口，身子無力地跌坐在簷下，心頭不禁爲之一顫。

左馬豈會放過這一秒的幾分之一的良機？

「唷！」

反射着白光，飛來流星的一閃……剎時，狂四郎的身子宛如被大地吸入一般沉低，然後斜斜滑開四尺餘，立着單膝，斜拽長劍過頂的防禦姿態。他的額頭滴落一線的鮮血。

左馬則放棄陰刀，舉劍大上段。

「慢着！」狂四郎喊道。「今天我敗了，改天……」

「哈！貪生怕死嗎？」

「女人比決鬪重要。」

「什麼？」

「那邊有個女人須要我照料。」

「閉嘴，你休想藉故逃避。」

「你想贏一個心神不定的人，而感到是獲得勝利的快感嗎？」

雙方互望對方的眼睛，固着數秒。

左馬收劍與狂四郎立起身是同時。

「你能遵照我通知的時間跟地點赴約嗎？」

「那當然。」狂四郎跑向美保代。

抱起一看，美保代那眼瞼緊閉的臉龐，在內燈與外光的交互輝映下，具有一種異常淒艷的美。掩口的袖子已被鮮血濕透了。

「美保代！振作一點！」狂四郎表達出眞心。

美保代也認眞地點一下頭。

第二十二章　笑的狂女

一

這是回向院內的勸捐摔角木屋，正湧出興奮熱烈的人羣聲音的時刻——。

文字若兩手交叉在胸前，快快地低着頭正要步上小橋。響亮的大鼓聲在她聽來，也是微不足道。

原來文字若剛去過押上村，現在正要回家。她的腦海裏深深映着臥床的美保代那種病人特有的白磁一般夢幻的睡臉。

文字若剛才第一眼望見她時，不由得興起一種不祥的預感，她怯怯地望向雙臂交叉坐在枕畔的狂四郎。

狂四郎面無表情地說道：「昨天吐血。」接着緊抿着嘴巴，似乎拒絕文字若更進一步的詢問。

——假如她有個三長兩短的話……我就把家裏的神壇劈掉，丟進廁所。

文字若咬着嘴唇，如此在內心喃喃時，遠處傳來一聲叫喚：「大姊……」

她回頭一看，後面立着一個夥計打扮，尖下巴、臉色不佳、眼光銳利的人，含笑立在她後面。

「唉啊！阿吉嗎？好久不見了。」

「好久不見，我最近在京都。」

他是江戶的扒竊集團黑元結連之中擁有最佳手藝的小春吉五郎。以前他曾爲了意氣之爭，挑戰水野忠邦的異母弟長谷川主馬，從亮着白刃的對方身上摸取錦袋，而贏得狂四郎的佩服。

「大姊好像不太有精神，有什麼心事嗎？」

「人活在世上，煩惱的事情太多了。」

於是兩人一起並肩過橋，走在御舟橋後面的大馬路。

吉五郎稍稍猶豫後，問道：「大姊，眠兄還好吧？」

「嗨！眠大爺本人倒是不死身……」

吉五郎聽出語氣有異，問說：「發生什麼事嗎？」

文字若瞟一眼吉五郎那認眞的表情，當下心生一計。

「阿吉，記得你說過想當眠大爺的乾弟？」

「嗯，不錯。但是我跟金八不同，性格比較陰沈，所以有所顧忌，沒敢提起。」

「阿吉，有一件事情拜託你。」文字若邀吉五郎進一家門前懸掛「萬川魚」的店內。

就座後，文字若說道：「眠夫人這樣子。」並拍着胸脯。「而且非常嚴重，吐了許多血。」

「怎麼那麼不幸。……可是我從沒聽說眠兄娶妻了。」

「這也難怪，有夫妻之實，而無夫妻之名。要是美保代這樣死掉的話，我們周圍這些人怎麼活下去呢？」

「……」吉五郎緊盯着文字若。

「能够讓美保代好起來的並不是藥物，而是收藏在某個地方的木偶首級。」

吉五郎一聽，臉色稍稍起了變化。但仍默默等待文字若繼續說下去。

「記得美保代說過這樣的話……她有男偶的首級，他有女偶的首級，她相信這兩件東西在一起的時候就是她成爲他的妻子的時候，但不幸的是這兩件東西都已不在他們身邊了，所以她認爲幸福降臨她身上的機會非常渺茫，她說到這裏便低下頭，可憐兮兮的。唉！阿吉，你同情她嗎？我每當想起她那時的表情，整顆心便沈重起來。……我多麼希望能爲她找回男偶的首級，親手交給她。我想只有這麼做，才能使她重新振作起來……」

「我明白了！大姊要我取回木偶的首級吧！」

「唉！我想你大概辦得到……」

「別說大概。」吉五郎沈著地面露微笑。「要是我失手的話，頂多我這顆腦袋交給對方就是了。東西在何處？」

「對方可不好惹，他是退隱居住在澁谷宮益町外的前大目付松平主水正。」

剎時，吉五郎忍俊不住驚愕，發出一聲細小的喉聲。文字若也吃驚地望着吉五郎大爲轉變的表情。

吉五郎似乎自嘲自己不期然地顯露出異常的驚訝，他扭曲嘴角，默默立起身。

「有問題嗎？阿吉。」文字若以爲吉五郎適才駭於對方那如雷貫耳的聲望。

「我一旦答應人家，就不會再反悔。」

二

深夜——。

吉五郎潛入樂水樓隱宅內的長廊，雖然漆黑如墨，但並不妨礙他的行動，吉五郎對於此類武家宅院的構造具有相當豐富的知識，富有尋出重要物品收藏處的經驗。

——這裏是書房。

吉五郎腰懸一只瓢壺，他拔起蓋子，把水倒入門檻。接着他一分、二分地不聲不響的拉開紙障。

他走進去，關下紙障，接着他小心翼翼的擊打火石，儘可能發出最小的聲音，自袖內取出一根線香，加以點燃。有這麼一點點的紅火，他便有信心找出任何微細的物件。

他略打量四周，首先把視線停在黑棚，於是他走近，伸手到最上層的大文箱，迅速解開繩結，打開蓋子。沒有。接着他搜尋下層的小唐櫃，也沒有。

——奇怪？

吉五郎轉頭，敏銳的眼神盯着對面牆壁的櫥子，裏面只擺着唐代的古鏡，埴輪土偶、砧形的

花瓶。

床上擺一只香爐，床邊的架子則放着食籠、茶壺、汕滴、香盒，並無類似可收藏木偶首級的盒子。

——眞是的！不在書房！

下一個目標應該是主人的寢室了。

吉五郎一時佇立在書房中央，有如變成一件裝飾品。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他打定主意，悄悄走近通往內室的紙障，又倒水進門檻。

他把手搭在紙障準備開門時，察覺隔着紙障，對面有人，於是跳退三尺餘。

同時也被人拉開了，在含有微明的背景襯托下，浮現一道黑影。那黑影的雙手架着長矛，原來紙障是用矛尖拽開的。

「靜靜照我的話做。」樂水樓老人的語調與平日無異，但反而具有促使對方從命的威力。

「先把燈點起來，讓我瞧一瞧你的臉。」

短暫的僵持結束，吉五郎泰然走近罩燈。點燃的燈火將紅色的燈光緩緩擴展到整間書房。

老人緊望着在榻榻米上拖着長長影子蹲着的漢子，老人突然面露極爲驚訝之色。

「你不就是吉五郎嗎？」

昔日老人位居「大目付」的要職時，隨侍身邊十數年的差僮便是小春吉五郎。吉五郎廢寢忘食地爲主人效忠，乃一求之不得的忠僕。

「吉五郎，你也淪爲鼠輩？」

「……」

「看你的樣子，你事前已知這是我的家？」

「……」

「目的不只是爲財吧！」

吉五郎撐起頭。「老爺！吉五郎見您正直清廉，居然被免除職位，離開猿江町的官邸，感到這個世間太豈有此理了，最後才沈淪到掏人腰包

……但是還不至於不可救藥到偷竊大恩人的您。晚輩今晚來是爲了取回您向眠狂四郎沒收的木偶首級。」

「原來如此！」

吉五郎仰起頭，直望着縐着眉頭的老人，表明其中的理由。

老人默默聽着，吉五郎訴說完畢，老人仍繼續着沈默。久久之後，老人才結束漫長的沈思，把矛倚在牆壁，走向書桌。

吉五郎緊張地望着老人攤開在桌上的古金襴卷軸，裏面除了書畫，尙有一只細長的七寶函。

老人將它拿起時，因其過輕而起疑，打開蓋子一看，不禁細叫出聲。裏面是空的。

「老爺！」吉五郎頓覺不妙，出聲叫時，老人回頭說：

「吉五郎，你好像找錯門了。」

三

小春吉五郎造訪位於麻布六本木荒廢的旗本宅院是隔天晴朗的午後。他身穿差僮的服飾，他當過十餘年的差僮，僞裝起來眞是唯妙唯肖。

——簡直就像空屋。

吉五郎走進玄關，銳眼打量四周，隨即有滿臉皺紋形同猴面的佣人出來，吉五郎裝做若無其事，看着膝低頭說道：「小的是吹上御庭的信差。」並遞出一只文匣。（譯註一）

佣人面帶驚疑。「回函呢？」

「不，小的無需携帶回函。」

「辛苦了。」

佣人轉身入內，吉五郎迅速走出玄關，脫下草履，揷於腰帶，身手矯健地繞進內牆。

內院荒廢不堪，地面長滿雜草叢，樹木枝葉橫生，但從松樹的位置、開着白花的山茶花、燈籠及孟宗竹等的調和，可想見昔日一木一石皆經

譯註一：吹上御庭的信差即德川將軍的信差。

精心安排過。

但對於吉五郎，荒廢反倒方便他藏匿，更妙的是，茂生的雜草叢中不斷有小動物發出各類聲響。

吉五郎一邊銳眼盯着屋內，敏捷地移動身子。

從佣人手中接過信匣的人是靜香，主僕倆那兩張緊張的側臉更使吉五郎對於計謀的成功倍感信心。

靜香展開信時，吉五郎大膽地逼近到距房子不足二丈的大樹後。

默讀完了的靜香，臉孔蒼白得比身旁紙門的白紙更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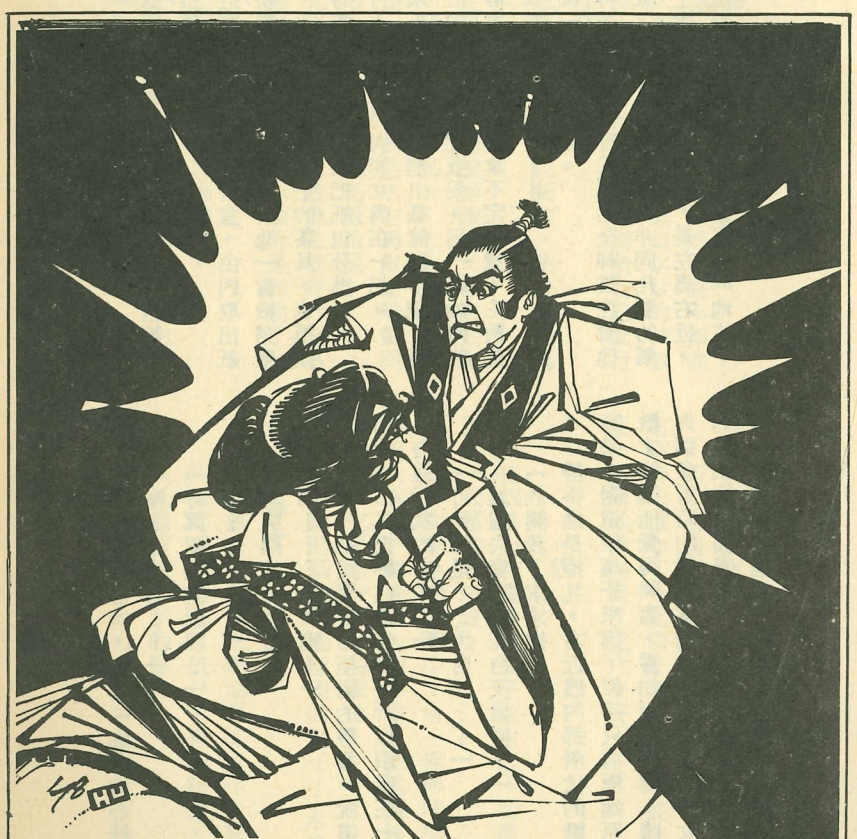
佣人不安地望着女主人那不尋常的表情，但又不便啓口發問，於是默默行禮退下。

茅場家乃是御庭番的家世。隸屬於吹上奉行，接受若年寄的指揮，但密探的命令形式是直接受自大將軍，所以即使當家的修理之介雖然業已殉職，但仍不得成爲廢家。當妹妹的靜香必須代理哥哥，繼承密探的任務。

靜香聽說吹上御庭遣來信使，便應有所覺悟了。至於它是僞造的，靜香是無法識破的，因爲它是樂水樓老人親手製作草擬出巧妙至極的命令書。老人把信交給吉五郎時，已有所交代。竊去木偶首級的人犯爲其孫女茅場靜香，而偷竊的原因可能出自不願復歸眠狂四郎的嫉妒心，所以必定隨手棄置在尋常的地方，她如閱畢此信，必會連忙改變收藏處，所以吉五郎只須詳加窺伺，即可奪之而去。

信上署名吹上奉行。

『西丸老中水野忠邦砍落將軍頒賜之木偶首級，輾轉落於前大目付松平主水正手中，此事業已探悉，某夜庭番潛入搜索，終未尋獲，汝長期停留於該隱宅，必知其下落，望汝出面答覆。庭番之中亦有人



起疑，望請早日出面申訴。』

靜香面露極爲緊張之色起身，吉五郎也捏着一把冷汗觀察着。

靜香走近書橱，取出十炷香盒，由內取出紙包，便提高警覺地轉頭打量周圍。她一會掀開壁龕的香爐蓋，又伸手取下架子上的茶具，也摸摸水壺、砂罐等等，最後她轉念把紙包分爲二。

——不行！不能讓男偶和女偶在一起。

靜香從頭上拔下髮簪，刳出紙障的手把，將其中一顆藏於內，再把手把嵌妥。另一顆如何收藏是好呢？靜香一時似乎也拿不定主意，正猶豫時，她突然面露驚恐之色。——

因爲門廊一帶傳來足音。

那人自轉角現身時，吉五郎已全神貫注着他，並在望一眼之下，從其外形感受非同凡響的氣勢。臉孔的上半截長着一片紅痣，是左馬右近。她帶靜香回這所宅院，同時也理所當然地住下來。

左馬緊盯着靜香，問：「妳在擔心什麼？」

「沒……沒有……」

「妳眞這麼討厭我？」

「……」

左馬突然伸長猿臂。

「啊！……不要嘛！」

左馬一把摟緊奮力拒絕的靜香，說道：「我用我的方式把妳佔爲老婆，所以跟我在一起，也只有遵行我的方式！」

「可，可是……大白天……」

「難道夫妻不能在白天做愛？」

「放開我！求求你！」

靜香愈是掙扎，右近體內那潛伏的獸性愈是高昂。對這個漢子來講，似乎只有極端原始的刺激才能讓他覺得興奮，譬如用刀力搏人體的那種肉裂骨折時的應手感覺，蹂躪異性時，女人膚肌那種柔軟的觸覺。

左馬突然抱起靜香，口中發出興奮的叫聲，

像一頭快馬，奔到庭院的草坪。

——禽獸畜牲！

吉五郎望一眼野獸身子下女人那一絲不掛曲線玲瓏的誘人胴體，也感到一股無以名狀的興奮，連忙側開臉，緊接着他將興奮轉用於自己此行的目的，一躍進入室內。

他取下紙障的把手，攫住紙包，便快似飛鳥，轉身逃逸。

但此時左馬已從靜香的纖腰躍起，手握丟在身邊的短劍，猛然追趕吉五郎。

雙方隔着一道石凳子對峙，左馬露出殺氣四溢的眼光盯着吉五郎，嘴角却泛着冷笑。

「我早知道你匿藏着，才故意在草坪行房事讓你看，不解風流的笨賊，右手偷的是何物？」

吉五郎不答，步步後退。

左馬躍上石凳子，吉五郎則轉身。

一聲巨喝及一道劍光，吉五郎那緊握紙包的右拳迸出鮮血，

若是普通人，挨了這一擊，必定受挫停頓。左馬也是這麼看法，所以暫停攻勢。

但小春吉五郎到底不同凡響，他把被直斬的右拳伸入懷中，一見傷勢無損於其敏捷的行動，便一溜煙地施展身手逃之夭夭。

四

狂四郎坐在龍勝寺太子堂附近，茫然眺望一天比一天蕭條的冬景。

在一片褪色的雜草中，有一棵形同鶴立鷄羣的高大木犀，開着黃色的小花，在這蕭條灰色的景觀裏，它是唯一欣欣向榮的。

狂四郎的腦海掠過這樣的句子：木犀，靜謐的坐禪堂。」

就在這時候，有人繞過那棵木犀走來。

狂四郎覺得面熟，但一下想不起來，因爲那是一張見過次數不多的臉孔。

對方面帶笑容，右手插於懷中，行禮道：「

久違了，您大概不記得我了，在下是小春吉五郎。」

「喔！……」狂四郎微笑，點頭。「手怎麼了呢？」

「沒什麼，失手受一點小傷。」吉五郎用左手從衣袖取出一個小紙包，遞給狂四郎。「都是我不好，自作主張，把事情弄砸了，還請您原諒。」

狂四郎不解，試着打開一看，不禁大感驚奇。原來是他寄交樂水樓老人的木偶首級。不知爲何，首級從額與唇斷成兩半。

那是被銳利的兵器一刀兩斷的，木偶的白臉上雖已擦拭乾淨，但髮尖仍可辨出帶有血絲。

狂四郎望着吉五郎，問說：「你連手都被砍斷了吧？」

「嗯，實在慚愧。」

「是那老頭嗎？」

「不是的。」

吉五郎略述經過，狂四郎面無表情，讓人觀察不出他內心在想什麼，最後他眼睛閃爍着光輝，起身說：「辛苦你了，以下的由我來處理。」

狂四郎舉步走回住處，吉五郎叫了一聲：「眠兄！」以下却接不下，聲音咽哽了。

狂四郎隱藏一切感情，全身洋溢着與這枯景極爲相襯的沈着安祥，這對吉五郎而言，實在具有無與倫比的魅力。這眞是所謂英雄惜英雄了。

狂四郎回到住處，美保代仍閣着眼皮。

他不聲不響從壁龕取下刀劍時，美保代却睜開她那因憔悴而變大的帶着濕潤的眼睛。

「我出去一下。」

「好。」美保代悄悄起身。

狂四郎明知阻擋無用，於是讓美保代送到門口。

「……狂四郎。」

回過頭的狂四郎望見美保代自懷中取出布襪。

「請換上布襪。」

美保代雖重病在床，依然盡到爲人妻的本份。她一定利用狂四郎不在時，悄悄洗淨衣，放在胸口烘乾。

當時江戶的小伙子，即使衣服穿到磨出破洞，而布襪却是天天換的。

狂四郎接過手，換穿上，柔肌的溫暖滲透他的身，也滲透他的心。

然後狂四郎未再回頭，直望着前方去了。

五

一個時辰之後，狂四郎穿過茅場家的小門，避開玄關，朝着內庭走進去。

他不是偷偷潛進來的，他堂堂踩着地上的枯葉，發出沙沙的脚步聲走進來的。

巧的是左馬右近獨自一人捧着紅漆的角樽仰天直視。

狂四郎緩緩走近，雙方都緊抿着嘴巴，盯着對方。

狂四郎停下脚步時，左馬起身，進屋携劍出來。

「我等不及你的通知，主動先來找你。」狂四郎先開口，語氣平靜。

「你好聰明！出我不意佔去先機。」

「不，我跟你這種絕代的劍客決鬪，絲毫沒有想更深一層領悟劍理的打算。我的目的不在此。」

「你又有什麼目的呢？」

「那是殺掉你之後的事，跟你無關。」

「好！我不問，你眞那麼有把握能殺掉我？」

「對於你的陰刀，我已下過一點功夫，有備而來。」

「好！」左馬人在屋簷下，右手拔出大刀，甩開劍鞘，左手也拔出短劍。

同時狂四郎的無想正宗也出鞘，採取劍尖指

地的下段。

左馬聽說狂四郎對他的陰刀已有備無患，隨即臨機應變，先佔取有利的地位，並以雙刀應付。

而且那雙刀的架勢，又是詭奇異常。

雙刀平行向前伸出，劍尖朝着狂四郎的臉面，宛如在空間構成兩道平行線。

狂四郎遭遇被人居高臨下睥睨的危機，從前在對飛鼠喜平太的怪招時已體驗過了。喜平太還多出飛天的絕招。

狂四郎克服那危機之後，位置的利與不利幾乎不再成爲問題。不過，必須小心謹愼的是左馬不同於喜平太，他那異常的架勢中帶有令人無由窺思端倪的變幻萬狀的絕招。（參見第一冊）

「……」

「……」

兩者使得天地之間一切復歸於無，點地的下段與水平雙刀的對峙，不知經過了多少的剎那瞬間。

最後，狂四郎的刀尖有了動靜，即將徐徐畫出圓月。

左馬則向前踏出右脚。

緊接着不容間髮的剎那，左馬的軀幹宛如從火山口噴出的溶岩一般，隨着一聲貫穿冬日青空的大喝，朝着眼下躍去。

左馬在這瞬間的確從大刀的刀尖感受到應手的感覺，然而狂四郎的人影却不在左馬那一揮的空間。

原來左馬揮斬到的是不知從什麼地方飛來的大小如鵝卵石一般的黑色塊狀物體。

躍抵地面的左馬，架着雙刀，暴睜雙眼，搜尋狂四郎。他的紅痣則已裂開，鮮血直淌。

此時宛如在嘲笑左馬的敗北一般，傳來尖銳怪異的大笑聲。

笑聲來自數丈外的孟宗竹旁邊，原來是靜香。

「左馬右近，今天換你照顧女子了。」簷下傳來鎭定沈着的聲音。

左馬連止血也忘了，黯然望着發狂的靜香。

狂四郎走下來，撿起掉在鋪石上的物件，那是自臉部被劈成兩半的男偶的首級。靜香投出，左馬加以揮砍。

狂四郎將之收入袖內，穩重地舉步離去，靜香的狂笑聲一直未間斷。

第二十三章　木偶師遇難

一

一個天氣晴朗的降冬，善男信女蝟集在佛寺的初一下午，眠狂四郎走在大久保村的久右衛門坡。

他叫住一名扛着獵鳥竿，看似俸祿微薄的旗本的少年子弟，詢問木偶師傅杜園的家，少年答說就在對面西向天神廟後面。

杜園的家在閑靜的櫟林中。

冬陽透過樹葉掉光的枝梢，稀疏地照在小徑，從小徑走下數丈，可見到一所杉皮屋頂的房子。

門口懸掛陳舊的魚柝。

狂四郎正猶豫是否敲那魚柝叫門時，從左側圍牆的轉角走出一名年約三十五、六歲的人。

「請問木偶師傅杜園先生在家嗎？」

「本人就是。」

狂四郎一直認定對方是老年人，當下也因對方的年輕而稍感驚訝。

這位木偶師杜園的名氣不僅在江戶響亮，甚至遠播到京都大阪。即使江戶大奧或權勢顯赫的高官貴人訂製，往往一等必須等兩年。杜園擅長製作貴族木偶，偶而製作的浮世木偶，往往有富商出價在百兩以上。難怪狂四郎想像他是六十歲以上的老師傅。

但在對方邀請下，進門之後，狂四郎才覺得的確名不虛傳。其舉止富有氣度，配稱得上清閑的高人。

狂四郎的腦海中閃過這樣的文句：『……**柴門半掩關茅廬，內有高人臥不起，……蒼猿叩門獻時菓，老鶴守門夜聽經，囊裏名琴藏古錦，壁間寶劍映松文，盧中先生獨幽雅……**』

書房裝修清雅，堪稱是名匠的住處。

壁龕懸掛藍紙金泥的阿彌陀經，當然必定出自名家手筆，下有尺餘的九面觀音像。十五個榻榻米大的地面鋪着暗色的毛毯。隨便擺在角落的燒壺、埴輪馬、琵琶，必也是行家垂涎之物。

「閣下來訪，有何貴事呢？」杜園奉茶後，定睛望着狂四郎。眼神清澄純正。

狂四郎自懷中取出小紙包，打開問道：「製作它的人，大概是您吧？」

剎時，杜園的表情起了極大的變化，他顫抖着嘴唇，只回答說：「噢！這……」

狂四郎出示的是木偶的兩顆首級，而且都是自臉部被直劈成兩半。

杜園將之放在顫抖的雙手，拿近眼前。

狂四郎望見杜園那異常激動的表情，心想：難道名匠對於自己的作品竟懷有這般執着的感情嗎？

「因爲種種的偶然及過失，致使大作蒙受如此嚴重的冒瀆。自然這不是出自故意。……在此謹向您致最大的歉意。」

杜園宛如未聽見狂四郎的致歉，他凝視着自己那遭受嚴重毀損的作品，久久之後，才回返現實，面露寂寞的微笑。「毀壞就毀壞……如今又能怎樣呢？」

「不，我不僅來謝罪，同時也來請求是否能另再製作一對？」

「辦不到！」杜園突然扳起臉孔，一口拒絕。

「我知道這是强人所難，我早先已聽說過您的製作態度，但是我還是存着一點希望來向你請求。……其實我是個不解風雅的浪人，既無賞玩的眼光，亦無高貴的場所加以收藏。我另有其他目的，坦白說，我並不珍惜這件傑作，我只是認爲如有另外一對與這完全相同的，或許可以解救一位女性的生命。」

接着狂四郎述說其中的理由——病重的美保

杜園緩緩解下衣扣，轉身背向狂四郎，狂四郎不禁爲之屏息。

代的信仰。

默然伏首傾聽的杜園，當狂四郎敍述完畢之後，依舊沉思良久，最後才擡起頭，但臉上依然帶着無法曲意成全之色。

「眠兄，請原諒我冒昧，我發現你的確具有迷人的個性，使人不由得對你產生好感。假如這對木偶是其他物件的話，我甚至可以馬上動手，儘快另做一對給你。甚至可以不收你的錢。……但是太巧合了，這對木偶是無法復元的，因爲它並非我獨力完成的。」說完，杜園緩緩解下衣扣，脫去上身衣服，轉身背向狂四郎。

狂四郎不禁爲之屏息。杜園的背部刺着女偶的紋身，色彩艷麗。圓鼓鼓的臉龐有着秀麗的半月形的眉目，豐厚的大耳朵，帶着微笑，嘴形是那麼充滿高貴的氣質，自然而然的把觀賞的人誘入恍惚之境。高雅之趣，幽玄之美與放在榻榻米上的女偶的面貌完全相同，頭戴瑤珞的天冠。所不同的僅是紋身大上數倍。……

「眠兄，女偶是我用雙面鏡子照着做的，至於男偶呢？這個故事容我慢慢講給你聽。」杜園穿好衣服，轉回面對狂四郎，正襟危坐。

二

這是十五年前的故事了。

我接到信差帶來父親不幸亡於播磨國赤穗郡新濱的消息，一再考慮之後，才決定前往，那是一趟千里迢迢的路程，正好是盛夏山王節那天，我心不在焉地望着神輿行列，離開了江戶。

老實說，我一生從沒有過這麼沉重的長途跋涉，話雖這麼說，其實我自懂事以來，從未獲得做爲人子所當然享有的父愛。我記憶中的父親是那個在我十四歲那一年硬把我脫光衣服，用整束的細針在我的背部刺上墨與赤——那個給予我言語所無法形容的痛苦的人。

是的，我背上的女偶是我父親刺的。我的父親是刺繡師傅，也是個潦倒的刺繡師傅，他最先

是在牢獄給囚犯刺鯨墨的，於是逐漸對紋身這項手藝感到興趣，最後以此爲業。

至於他具有極佳的手藝，是我後來看他所刺繡的東西才發現的。他的題材並不廣，幾乎完全以女人爲對象，例如清姬、玉取姬、瀧夜叉、妲己之類的蛇蝎美人，我聽說他偶而也刺蟾蜍、蛇、蛞蝓這三牲三剋，可是我知道他最擅長表現女人的執念。

他嗜酒如命，天天酗酒，所以我家一貧如洗。我對於貧困的憎恨便成了對父親的憤怒，這是我所無可奈何的。

父親離家是我十六歲那一年，一年後，我的母親爲了生活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後，趁我不在時，上吊自盡了。我很明白的告訴自己，害死母親的人是父親。

基於以上的原因，難怪我對於前去收拾父親的屍骨，裹足不前，提不起勁。

要到達父親所住的海岬，必須攀登兩座高山，再走一里村路。

筆直的白色的路似乎無限漫長，永遠走不完的樣子。

在炎熱的藍空下，左右的青山、狹小的水田、稀落的農家和所有映在眼裏的東西，似乎一切都是沉睡的，沒有半點消息。如有的話，便只有噪得一片喧鬧的蟬聲，但却使得這悶熱更形難耐，還有就是橫越路上的大紅蟹，對着我舞起雙爪。

沒有一點風，到處生長的柳樹、松樹、杉樹，將它那不動的影子投在地上。

我繼續走了半個時辰，才見到海。

來到海邊的我，一時却興起以爲站在山上湖畔的錯覺。夏雲籠罩的山，以非常陡峻的坡度滑落海面，沒有沙灘的狹窄彎內浮着如伏碗一般的小島，水平如鏡，一片蔚藍。

我稍把脚伸進落潮後露出的海灘，望着小蟹及寄生蟲快速奔跑的情景，突然對在這荒凉似湖

畔的海邊去世的父親，稍微感到同情。

我父親是所謂典型的江戶人。即使家中窮得分文不名，但如不典當外衣買一條兩分錢的新上市的鰹魚嚐嚐，他是會感到沒面子的，況且他是以汲汲營營的衆生相爲題材的刺繡師，居然能在這常人一個時辰也呆不下的海邊一呆五年，實在令人大惑不解。

對了，我還沒說出家父離家出走的原因，家父誘拐吉原江戶町二丁目的頭等妓院『紫屋』的十三歲的小鬟，之後就行方不明。

那小鬟眉目秀麗，一般看好來日可成花魁，可是充其量也僅是十三歲的少女，人們不明白家父爲何誘拐她。

我站在荒凉的海濱，心中湧起一個頗清晰的直覺，家父爲了不讓任何人得到這個小鬟，才來到這個距江戶數百里遙遠的窮鄉僻壤。

小鬟生長的家鄉就在這岬角的對面。

我突然感覺到我之所以來此或許是基於一種想一睹那女人的好奇心。

我踢開一隻螃蟹，快步登上山坡。

三

未隔多久，我來到深入內陸的海灣盡頭，發現赤松的疏林中有一家小巧的茅草屋。我在半路上向村人打聽過了，附近的大地主把田產遺留給兒子，在此安享餘年。我父親便帶着小鬟與他住在一起。

我走進庭院，發現裏面佈置的風雅出乎我的意料。

我出聲叫門，隨即走出一名六十歲左右的老嫗。

老嫗見到我，即面帶喜色，親切地招呼說：「噢……跟江戶的佐兵衛長得一模一樣，請進，請進。」

原來退休的主人已於去年去世，目前只剩老嫗跟那位當過小鬟的女人住在一起。

這時，我發覺簷下有人，轉頭一看，一時驚得幾乎喘不過氣。

一個未滿二十歲的女人站在我後面，定睛望着我，美得眞是無法形容。當下我聯想到的是飛蝶之美，妖艷無與倫比，體態之輕盈，男人望之無不心蕩魂迷，我將她裹身的輕衣看做蝶翅，同時不得不直覺那翅膀之下的白肌具有蠱惑人的劇毒了。

但是讓我感到不解的是老嫗出聲：「津彌，坐呀！」她似乎完全沒聽見，只顧盯着我，突然發出：「啊，啊，啊……」的怪聲，然後用食指指着我，轉身跑掉了。

「啞巴嗎？」我困惑地望老嫗。

「是呀！好端端的女孩……」老嫗喃喃說着。

我想她在吉原當小鬟時，一定不是啞巴，來此之後，才變成這樣。

我必須研究的是她在凝視我時爲何面露强烈的憎恨之色。

四

當晚——至少已三更了。

我靜靜仰臥在內房的青蚊帳內。

旅途的勞頓使我四肢重如木棒，但是眼睛却睜得很亮，毫無睡意。

女人那迷人的容貌、肢體，深映在我的眼簾裏，一再揮之不去。

「唷咿！去他的！」我一骨碌起身，開門跑出院子，一直跑下山坡，直到海邊才脫掉睡衣。

沒有月亮的晚上，對面的山岳、小島都掩沒在蒼茫的黑色裏，只有落在山頂的銀河發着白白的淡光。

我下水撥動那黝黑如墨的輕柔海水，開始游泳，沁心的凉意使我感到無可言喻的快感。

二十歲的我興起一股衝動，想拼命的游，游到筋疲力竭，因爲我還未曾識過女人……。

接著女人張開宛如翅膀般的雙手，撲向我而來。

……我游到對面的小島，我眞的疲憊到連走上沙灘也感到費事，於是站在水中倚着小岩喘息。

這時我不經意地望向對面的崖上，發現朦朧中有一道人影。

——是她！

我突然想高聲叫她，但我忍下來，詳加觀察之間，我感覺我似乎明白家父爲何誘拐她，將她弄啞，帶來這海邊，望着她日復一日益增嬌艷的心情。

當我回到那邊的海岸，崖上的人影已消失了。

我回到蚊帳內，仰頭倒下，深深吁一口氣。

這時突覺微風吹動蚊帳，仔細一看，原來有人躡手躡脚進來……這人是誰，可能用不着說了。

我無法拒絕她進入蚊帳內，因爲她立膝偏頭掀起蚊帳的模樣，眞把我迷住了。

況且她身着薄紗，曲線若隱若現，令人爲之神魂顚倒，能使我緊張得全身僵硬如石的，再無甚於此的刺激了。

加上女體的幽香，我無法起身，也無法說出責難的話。

接着，女人張開宛如翅膀般的雙手，撲向我而來。

女人先尋找我的嘴唇，我連忙側開臉，想用雙手推開她，很湊巧的剛好抓到她那兩個巍巍的隆乳，那柔軟的感觸傳到五官所引起的戰慄，使我不禁興奮得叫出聲來。

交纏著富有彈性的雙腿，滲出汗水濕粘的柔肌，喻得令人發慌的體香，在在都足以把一個年方二十的小伙子的抵抗力化做瘋狂的慾火，眞是無與倫比的魔力。而我之所以稍能抗拒那魔力是因爲我發現女人的眼眸燃燒着激烈的憎恨的光芒。

但連這點感覺也因一剎那望見她胯下的神祕

部份而頭暈目眩，沸騰的血液似乎一舉要從全身的毛穴噴騰出去。

不知那女人是否察覺到我的變化，她狂吻着我，發出怪異的啞聲，使出一切淫蕩的媚態。

——算了！墮落算了！

我在內心高喊着，正想瘋狂擁抱她時，就在那一剎那，我感覺胯下有一陣閃電般的劇痛，上通頭頂，下達脚趾。

「啊！可，可惡！」我吼叫着，推開女人。

當我發現女人緊握在右手的東西是紋身用的針束時，我再度想起適才她眼中洋溢强烈的光芒，原來是爲了仇恨。

家父誘拐她，將她弄啞，同時盡情的玩弄她直到死，而我長得跟家父一模一樣，難道除了使她非常驚訝之外，同時也引起她强烈的仇恨心嗎？

當時我只當做是這樣。

——不，不是的！絕對不是！多年之後我才發現當初我想錯了。

家父在她身上施加驚人的閨房秘戲，我現在才知道我父親是這麼齷齪的性虐狂，家父爲了耽溺於奇怪的淫樂才隱居在那荒凉的地方，這一點至今已不容置疑了，可以斷言的是天眞純潔的小鬟在家父齷齪的性情感染之下，最後也成了非常淫蕩的女人。

家父去世後，她便失去做那秘戲的玩伴了。

但是當時我只認爲她想報仇，所以我抓起護身的武器，揮出一刀。

她發出一聲哀叫，起身想逃命，我伸手一抓，正好抓中她的腰帶，她那窈窕的身段轉一圈，一襲薄絹的衣服便脫下了，我望見她的背部，大感驚訝。

她那光滑白嫩的背部，浮現的是光彩奪目的男偶的紋身。

至今我還想不透當時我爲何那麼殘忍，竟朝那男偶砍下一刀。

等我返醒現實時，男偶已染着鮮血，那女人則俯在楊楊米上。男偶的臉是被我直直切開的，跟這男偶的首級完全一模一樣……。

杜園說至此，不勝內疚地低頭良久，最後才低聲說道：「……自此之後，男偶的形影便時常出現在我的夢中，白天發呆時，它也不分時地的浮現在我的腦海。別說它的相貌，就連它身上金襴袍的雲龍紋，我都記得非常清晰深刻。……最後我凝聚畢生的精力，懷着懺悔的心情，製作出這對木偶。平心而論，它是我嘔心泣血的作品，我有把握男偶的面貌與女人背上的紋身絲毫不差，而女偶的面貌是我照着鏡子做的。……當初我認爲呈獻給大將軍，定可獲得永久保存，所以它才離開我的身邊，唉！這應該說是因果吧！」

杜園再度噤口，有好一陣的沉默來臨。

最後先開口的人是狂四郎。

「我明白了，復元的希望是不可能了。」

杜園垂頭喪氣：「對不起。」

狂四郎留下男偶和女偶，靜靜起身，正要離開書房時，杜園說道：

「請等一下，眠兄，我試看看吧！」

狂四郎回頭，望見杜園一臉認眞的表情。「我看還是罷了。」

狂四郎突感不吉的預感，所以拒絕。

「不，我下定決心了，既然能挽救一位女仕的生命，身爲木偶師的我自當盡力而爲了！」

五

二十天後的黃昏——。

狂四郎再度造訪木偶師杜園清雅的草庵。今天是約定的日子。

但狂四郎站在玄關，一再高聲叫門，依舊沒有應聲。

狂四郎隨即面露緊張，因爲他發現走廊有泥土的脚印。

他快步經過走廊，來到杜園的書房。

狂四郎的預感竟然完全正確。

杜園俯伏着，背受一刀。

「不好！」

——因我的造訪而害死一代的名匠。

懊悔像波浪在身內起伏。舉目所望，並無復元的木偶。

狂四郎只看一眼傷口，便知兇手本領絕佳。

——大概是幕府的密探，他們探悉我會來此地，所以早一步先搶走了。

緊接着懊悔之後，湧上來的是憤怒。

狂四郎蹲在屍旁，輕輕掀開被切裂的衣服，發現杜園背上的女偶面貌被直切爲二。

狂四郎忍住哀傷，凝視片刻之後才站起身。

緩緩走在櫟林中的狂四郎，內心所想都是四張木偶的面部周遭不幸的偶然，最後才恍然想到：不！復元的男偶女偶一定還在什麼地方，我盡力找出來，同時不佔爲己有。

狂四郎明白告訴自己：是的！不能讓杜園白白喪失生命！

走過櫟林，緩緩走在蕭瑟的暮色中的田園，狂四郎如此下定決心後，他的臉上又恢復到他人所無由窺知的虛無表情。

孤影最後消失在夕闇中。

第二十四章　命運圖

一

「小姑娘，……靠過來、靠過來，有個英俊的好男兒叫妳呀！」金八從澡堂的二樓探出頭，戲弄過路的女子。

「哎喲！眞是好個獅子頭的好男兒。」

「這妳就不懂，獅子頭才多情呀！」

「我不要多情，今天是年市，多情就不來買東西。」

「塌鼻子的丫頭！」金八抹了一下臉，回頭看室內，又對著送茶點來的女侍說：「妳那條紫色的腰帶好漂亮！」

「是嗎？」女侍對著金八瞟一個媚眼。

金八故做全身發抖。「噢！跟我死去的妹妹眞是長得一模一樣，斜眼、好騷，一共嫁過四個男人。」

「討厭！」

接著金八開始唱歌跳舞。

「金八！」有人低聲喚道。原來是眠狂四郎。

狂四郎一直不理金八的滑稽戲謔，他倚著高欄，心不在焉地俯瞰街道，突然表情有了變化。

「什麼事？大哥。」金八立即趨近，像他們配合得這麼完美的主從，恐怕再也沒有了。

「你下去跟踪那個人，看他到什麼地方。注意別讓他發覺！」

「那個痣臉的漢子嗎？知道了！」金八敏捷的下樓去了。

狂四郎所指的人是左馬右近。他望一眼左馬那不尋常的模樣，即刻興起咄嗟的直覺。

左馬取道與麻布相反的方向。

狂四郎由上俯瞰的視野中隨即多出釘梢的金八。

金八裝做喝過酒的樣子，一路上唱著歌。

二

現在——未時，「兵原草廬」籠罩著異常的靜寂。

教授兵學儒學的兵聖閣，與做爲武術道場演武場之間的居家用的正屋，隔間的紙障已取下，平山子龍即將結束七十年燦爛的生涯。

令人驚奇的是子龍並未躺在床上，他倚著小凳子，微睜半眼。而守候他彌留的，只有一個人——戶田隼人。而且子龍與隼人之間擺著一張屏風。

隼人注視的並非恩師的臉，而是繪在屏風上暴露在蕭條的武藏野的骷髏園。

今天清早，子龍命人傳叫隼人前來，告說：「我的生命似乎在今天一天當中將盡了，我要你一個人送我。」

子龍命令隼人坐在屏風的另一邊，聚精會神體察出他斷氣的剎那，而且必須在那一剎那，提起全身的力氣，躍過屏風，剁下他的首級。

原來子龍希望讓其愛徒在他臨終的瞬間領悟忠孝眞貫流的精奧。

他雖有多達七百人以上的門徒，但唯獨希望授予隼人眞傳。

身爲弟子的戶田隼人，內心的感激再無甚於此了。但同時也是無甚於此的可怕命令了。

他雙眼睜得大大的，凝視著骷髏。貫注全神等待即將來臨的一刻，戶田隼人正面臨身爲劍客用語言所無法形容的試練。

倘若他稍有差錯，便將演成提早結束尙存一息的恩師的生命，否則便是加辱於業已斷氣的屍體。

就子龍的劍法而言，他以此種試練加諸弟子，毫無奇矯可言。

其著作「劍說」，開券劈頭便寫道：「劍術乃殺敵之用也。將殺伐之念蕩直地貫入

敵心為最首要。」

在此武技流於浮華的時世，子龍乃是發揮武藝的眞正意義，力挽狂瀾於既倒的罕有武士。

其家原是幕府的「伊賀衆」（譯註一），祖父梅翁、文勝籌皆有一身的好劍術。子龍年少從齋藤三太夫習「兵學」，「眞貫流劍法」則學於山田茂兵衛、「大島流槍術」學於松下清九郎，「柔術」師於澁川伴五郎，「武衛流砲術」學於井上貫流左衛門。

各個皆是鐵中錚錚之明師，尤其山田茂兵衛更是剛直之士，有一次神田佐久間町起大火時，山田發現將軍正在高處觀看，於是跑近濠邊，大聲叱喝說：「以觀看民衆的災難爲樂，就像紂、桀的暴虐一樣。」

子龍獲得這些人的薰陶，窮極文武的蘊奧，故舉凡行住坐臥，瞬息之間亦將心置於戰場。

即使天寒地凍，他也只穿一件布襖，不用布襪，整年只用一條薄蒲團；至於飲食，煮熟的栗子浸水即可入口。清晨五更起床，拔刀三百下，接著揮九尺棒四百下。操行更是嚴謹，母親之外，不許他人入草廬門內。還曆之年，百河樂翁（松平定信）贈予一床絹布的被子，子龍用短刀加以切裂，做成裝劍的袋子。白河樂翁另再贈予木棉的棉布，他才漸漸開始使用。

這位風靡一世的奇傑，臨終時命愛徒斬下其首級，可說與其作風很相稱。

隼人凝聚心眼於屏風對面恩師的容貌，前後不知經過了多長的時間。

傳進隼人耳裏的只是一次輕微的清痰聲而已。

紙障業已全部取下，可望見微陰的冬空及枯草蓬蓬的大院子。

三

左馬右近突然在兵原草廬現身便是這個時候。演武場到場的門徒總數在二百名以上，各個像木偶一般靜立著，全場鴉雀無聲，如要說動的東西，就只有裊裊的香煙而已。

左馬站在入口，有幾個人望他一眼，隨即又把臉側開。

左馬對其中一人問道：「我伯父尙未臨終吧？」

「還得再等一會……」那人隨口回答。

左馬一聽便要走進走廊。

「不准任何人到師父的住處！」有人厲聲阻擋。

左馬回過頭。「爲什麼？」

「他老人家只准戶田隼人單獨送他。」

「這又是什麼原因？」左馬這才發覺場內的寂靜有著不尋常的氣氛。

那不單是哀悼恩師的逝世，另外似乎還充滿著某種異常的緊迫感。不僅如此，左馬仔細打量每一張臉孔，還發現每個人都帶著明顯的不滿之色。

左馬魯莽的走進場內，來到最前排的兵原四大金剛的老大松村伊三郎面前，說道：

「各位爲何准送別恩師，唯獨戶田隼人一人例外？」

「師父要以本流的秘傳授予戶田隼人，讓他繼承兵原草廬。」

「什麼！撤開你們四大金剛，唯獨看好戶田……眞是豈有此理，你們答應了？」

「這是師父的命令，可是……」村松嘴角微帶苦笑。「依我看來，戶田隼人要領悟眞髓，希望眞是太渺茫了。而我們的能力也不夠，就算我們當中有人受命取代戶田的位置，也沒有把握接得下。……即使你也一樣。」

「戶田受命做什麼呢？」

（譯註一：〔伊賀衆〕伊賀的忍者多次有功於德川氏創業，故於幕府成立後，世世代代任職於德川幕府，這些原籍伊賀的人就叫「伊賀衆」，職務通常不大。）

「師父逝世的那一剎那，剝下他老人家的首級。」

左馬聞言，兩隻眼睛大得似乎快冒出火。

松村本想對默不作聲立起身的左馬說什麼，但轉念一想又嚥下。其實包括松本在內，全場所有的門徒內心都對戶田隼人受命所要從事的行爲頗不以爲然。衆人希望的是普通的送別儀式，以便人人有機會目睹恩師臨終，每個人分擔一份哀悼之情。

因此左馬得以未受阻擋。左馬乃是失寵的人，也是騷擾既定程序的最佳人物。衆人一致認爲左馬恰好可阻止戶田隼人的任務。

但是走在長廊的左馬，心中所懷的鬼胎却完全違背衆門人的願望。

他用著尖冷如刀的眼光望著端坐在屏風前的戶田隼人，說道：「戶田兄，讓在下取代你的任務！」

戶田只微微縐起眉宇，人並沒動。

「這項任務你承擔不起，因爲你沒有資格獲授忠孝眞貫流的眞髓。」

「滾開！」戶田的語氣充滿擔心恩師受擾的焦躁。

戶田擔心思師隨時有斷氣的可能，他不能有絲毫的分心。

「我絕不離開！」左馬傲然拒絕。並大聲對著屏風對面叫道：「伯父，我已經擊敗眠狂四郎！」說著，自懷中取出小紙包，拋到戶田膝前。「戶田兄，你看！這就是擊敗眠狂四郎的證據！」

從裂開的紙包滾出兩顆木偶的首級。

原來殺害木偶師杜園，奪去男偶女偶的人是左馬右近。

左馬今日前來，其實是懷著很大的野心，他企圖以木偶首級僞稱擊敗眠狂四郎的證物，以博取垂死的伯父釋怨，並與戶田或四天王過招，一一加以擊垮，以便繼承兵原草廬。

「你敗給姓眠的，而我贏他。很明顯的，兵原草廬的主人非我莫屬！」

就在這時，屏風對面傳出輕微的喘息聲。

戶田凝聚全神，左馬也捏一把冷汗。

「隼，隼人！」

「在！」

「殺掉右近！」

清楚的一句話傳進戶田與左馬耳裏。

剎時——左馬的臉形慘變，整張臉孔肌肉扭曲，使得那條橫跨紅痣的創痍幾乎裂開，噴出血來。

四

「到院子！」叫的人是左馬。

戶田不理，低喚道：「師父！」

「殺掉右近！」再度傳來這句話。

「到院子，戶田隼人！」

戶田再度受到挑戰，他眉宇微微起了痙攣，左手已抓緊大刀。

這時天空也經過長久的醞釀，終於下起雨來。

荒涼的庭院下過一陣白茫茫的雨，停歇之後，那兩名拔刀相向的劍士依舊站在潮濕的地面對峙著。

以現在的時間而言，大約又經過二十分鐘吧！

那位宛如魂魄已消失在空中一般，寂然倚著小凳子的平山子龍，臉容帶著濃厚死亡的陰影的灰色面貌稍稍起了變化。

他背後的花頭窗的紙障業已取下，而不聲不響從該處進來的人是眠狂四郎。

他要金八跟踪左馬右近並不枉然。金八看著左馬走進兵原草廬仍覺不盡興，他索性潛入後院，偷聽到左馬的大言不慚。

——什麼！該死的生痣的，居然吹噓擊敗大哥！好！

金八漲紅著臉，急忙趨回澡堂。

所幸兵原草廬與澡堂距離不足一里路。

狂四郎繞到平山子龍的面前，行禮致歉道：「眠狂四郎擅自入內，還請老前輩多多原諒。」

平山子龍只是抖動他那泛黑的眼皮，微微睜大眼睛，但僅僅如此，並未出聲。

狂四郎禮畢，走出屏風外。

他望一眼落在榻榻米上兩顆木偶的首級，才走下院子。

「兩位請暫停，必須跟左馬右近分個高低的人，應該是我。」狂四郎說著，故意繞到左馬的背後。

左馬則不容間髮地前躍六尺，移位至鳳尾松旁。

狂四郎業已比較過左馬與戶田兩人肉體上的變化，看出戶田絕非左馬之敵，必將亡在左馬的刀下。

戶田那轉成蒼白的臉孔，冒出豆粒大的汗珠，相對的，左馬的臉孔則愈形深沉穩靜。

狂四郎面帶冷笑，承受左馬那如蛇一般的睥睨，說道：「左馬右近，你知道有這樣一首和歌嗎？『快走呀！旅人，否則要淋雨，而下一段路是出大太陽的……』你看，你一身濕淋淋，但是現在天氣晴了。」

「來！姓眠的！今天做個了斷！」

「不要急！我想讓你休息一會呢。……戶田，你可以去照料你師父，就當院子正在颱風就是了。」

「多謝你拔刀相助。」戶田道謝，奔回原位。

狂四郎手按劍柄，防備左馬的快襲，邊說道：「適才我在澡堂樓上望見你匆匆趕路的樣子，當下起了靈感——殺害木偶師杜園的人或許是左馬右近。」

「少廢話！眠狂四郎！左馬右近代表兵原草廬七百門下取你的狗命！」左馬故意大聲咆哮，

以便演武場的衆人聽得見。

「這叫做賊喊捉賊吧！我看你只能活到今天了！」狂四郎說著，單脚挪後一步，無想正宗白光閃動，隨即採取劍尖點地的下段。

人潮湧至走廊。

戶田隼人吆喝道：「不許靠近，師父下令殺左馬右近！」

即使戶田不阻擋，那兩道白光光的光芒也足以使衆人望而却步。

「……」衆人只能站得遠遠，觀望即將展開擧世罕見的龍虎鬪。

整潔樸素的房內則有端坐不動的戶田隼人，他凝聚心眼於屏風對面垂死的恩師。

淒淒的院子則有著間隔丈餘、固定著壯絕架勢的左馬右近與眠狂四郎的眞劍對立。

他兩的對立是消耗著巨量生命力一瞬一瞬的連鎖。

左馬採取左半身的上段：他之所以放棄最適合對付圓月殺法的陰刀，乃是他自知心情浮躁。要施展那種將自己的身子隱藏在自己的刀身後面的陰刀，不得有絲毫的焦躁。因爲它需要異常的忍耐守候對方的攻擊。

現在左馬只有一招發出餓鷹的嘯聲，猛襲狂四郎腦門的招數，此外別無他法了。

狂四郎手中的無想正宗形同在地上生了根，他那姿勢宛如金剛力士的立像，看似永久不動的樣子。

左馬臉上的肌肉不斷微微痙攣著，暴睜的眼球放射出殺氣的光芒，內心鬪志奔騰，他寄望狂四郎也以相同的鬪志與他對沖。

倘若怒濤與怒濤相激盪，那麼力與技便超乎自己的感覺了。贏而無贏的感覺，敗則可免除慘敗的痛苦。

左馬希望如此。

狂四郎虛懷若谷，似乎準備著無比迅疾的快斬，外表則冷靜如冰，這對左馬是很難以容忍

狂四郎的姿勢宛如金剛力士的立像，看似永久不動的樣子。

的。

前兩次的交手，狂四郎無論是眼睛、嘴巴或四肢，都帶著凄絕的殺氣，但現在，架勢雖同，但却完全隱斂起殺氣。

他眼睛對著左馬，但却沒看左馬。

這是最讓人恐懼的。

無以名狀的顫慄，兩度閃過左馬的背脊。

左馬的左脚跨出一步。

而狂四郎那點地的白刃宛如有繩子牽引地動了。

左馬的脚停，狂四郎的劍也戛然而止。

左馬的左脚又踩出一步，同時無想正宗的刀尖也廻旋到另一個位置。

就是說，左馬因著他的肉薄而使得狂四郎描畫起圓月。

左馬一怒，向前滑六尺，狂四郎也迅速在空中畫起一道白色的弧線，將刀尖置於高過頭頂的位置。

「呀啊！」左馬脚尖用地，發出震天動地的嘶喊，凌空躍起。

狂四郎只發出低沉短促的吆喝，將「無想正宗」由右至左橫掃。

劍尖牽出一條血虹，隨即消落在枯草。

左馬立在狂四郎右方一丈的地點。

他那對眼睛被橫掃一刀，永遠睜不開了，而從緊閉的眼皮下面則湧出泡沫般的鮮血。

就在左馬彎下上半身的時候——。

「唷咿！」戶田隼人發出全力的叫喊，越過屏風。

衆門徒爭先恐後奔到房內一看——

戶田隼人茫然自失立著，他的脚邊平山子龍的遺體屍首分開大約三尺餘。

狂四郎則默默望著雙手掩面蹲著的左馬。

左馬適才痛叫出聲的一句話，刺痛狂四郎的心。他呼叫的是：「靜香！」

五

黃昏——。

一台轎子抵達麻布六本木茅場家門前。

「先在門口等。」如此吩咐的人是隨轎來的眠狂四郎。

他走進玄關，叫門，對著出來而面帶敵意的佣人說道：「聽說靜香姑娘已經康復，我有事想見她一面。」

「小姐不見任何人。」

「我有要緊的事見她，如你無論如何要阻擋，我甚至可以硬闖，但我不願如此。今天我應該低聲下氣向你請求，請你進去通報吧！」

狂四郎等候甚久。

出來的靜香，低著頭，面色慘白。她已恢復正常，但對她而言，可能反而是遺憾。她的身上流露出心靈遭受嚴重的打擊與傷害的樣子，令人不忍正視。況且她天生本是柔弱的女子，見面便給人弱不禁風的印象。

狂四郎重新轉回不自覺側開的視線，說道：「我只談正事，左馬右近雙目失明，人在大門外的轎內。那是我們決鬪造成的後果。」

「……」

「我殺害妳哥哥，又害妳的丈夫失明，我大概是惡魔吧！……你雖是虔誠的信徒，但容忍也是有限度的，既然到此地步，我道歉謝罪恐怕也談不上有什麼意義。我唯一的希望是請妳早一天把我這個人從妳的記憶中抹除掉。……我帶左馬回來還妳，恐怕是很殘酷吧？」

「……」

「如妳覺得我是多此一舉，那麼我立刻把轎子打發回去，要轎伕把左馬右近遺棄……」狂四郎說至此，耐心地等待靜香回話。

靜香抬起頭：「我不懷疑上帝的仁慈，主耶穌一定會憐憫我。」

「妳願意收容左馬右近嗎？」

「是的。」

狂四郎禮畢，離開玄關，走出便門，要轎伕把轎子抬進宅院，然後便離去了。其表情步履與往日的狂四郎無異，但內心的痛苦却是不曾有過的。

大約相同這個時刻，金八與高采烈地唱著歌，跑進龍勝寺。

「相會了，相會了，男偶跟女偶……桃子、炒豆、百酒、酩酊大醉、朦朧的春月。……太好了！喔咿，文字若！」

「什麼事？別嚷叫，靜一點，這裏可不是你家。」前來照料病人的文字若拉開紙門，探出頭。

「嘿！這如何叫人不吵呢？男偶女偶找到啦……」

「眞的嗎？」

「難道還騙你？請看！有了這法寶，保證靈驗勝過一百條高麗人蔘。」

「謝謝你呀！金大哥。」

「不敢當，不敢當，千萬別叫我金大哥……。美保代姑娘，恭喜呀！」金八伸伏在榻榻米，雙手高高奉上。

臥病的美保代露出美麗的微笑。「假如是做夢的話，請不要叫醒我……」

「不是夢，千眞萬確的呀！」文字若自金八接過手，轉交給雙手微微發抖的美保代。

終於又回到身邊了。美保代再度祈求：是夢的話，請別醒來。

「眠大爺呢？」

文字若一問，金八隨即面露不悅，嘟起嘴巴。狂四郎要金八轉告他不回來，這大概是眠狂四郎所能做到的，做爲對靜香最低限度的贖罪吧！文字若敏感地察覺出來，便望了美保代一眼。

美保代只顧望著雙掌上的精緻高雅的木偶首級，靜靜說道：「不要緊的。不管他到什麼地方去……總有一天會回來的。」

第二十五章　基督坡

一

年關近了，過幾天就是除夕，街角有賣松樹的，人們忙着除舊佈新，除厄的遠聲、寒行僧敲打的鉦聲、搗餅的杵聲等等聲音交雜響徹寒空的某一天——。

天空陰沈，從那低垂的鉛雲縫裏似乎隨時會降下白幌幌的東西，這是個陰鬱的午後，小日向（譯註一）的庚申坡，坡度陡峻，到處有三五成羣的老弱婦孺，畏寒地縮着肩膀，擠在一塊，他們正在等待隨即要登上坡路經過的一行人。

這座庚申坡，俗稱基督坡，因爲上面有個基督牢。

可是基督徒斷絕已久，數十年來，基督牢未曾有過繫囚之人，故現在改稱「御用邸宅」。

一般的江戶人把基督徒當做是古老故事裏的名詞，倘若眞有基督徒出現在他們眼前的話，那簡直是不共戴天的帶有令人忌諱的魔性的人了。

但現在人羣正等着觀看那種具有魔性的人。

「來了！」

有人出聲一喊，哄然的嘈雜聲便有如波浪一般自坡下擴展到坡上。但隨即又轉爲靜肅，全場鴉雀無聲，每張臉孔充滿着好奇。連平日喜歡喧嚷的江戶小伙子，對於所謂神父也非常忌諱，唯恐說錯話會惹禍上身。當時基督徒的子孫及眷屬，概稱基督類族，左鄰右舍的人甚至不敢與之來往。

終於——。

有一名骨瘦如柴的囚徒被人前後左右押着，騎在馬上，自坡下上來。

羣衆緊張得目不轉睛的注視着。

囚犯身穿淺葱色的棉衣，五花大綁，褐色頭

譯註一：〔小日向〕地名。

髮，藍眼睛，高鼻子，白皮膚，是洋人。

頭髮被剃光，可知是傳教士。

自從慶長，寬永的嚴厲禁遏以來，幕府依舊不斷在掃蕩基督徒，然而每隔數年總有一、二位西方的傳教士，基於非同凡響的宗教心，敢向嚴苛的禁絕之令挑戰。

根據正史的記載，寬永五年，有個義大利傳教士約翰·巴奇斯·西多奇，大膽地在九州的屋久島登陸。他生於西西里，一七〇三年在雙親的送行下，啓程到東方傳教，經西班牙的卡迪斯，在卡納里亞羣島改搭法國商船，經非洲南端，到達印度，接着他又渡往菲律賓，五年後，一艘西班牙的船載他到達屋久島外海，他單獨伐小舟登陸。

像他這樣不屈不撓的努力，若無至誠的信仰，實在難以貫徹。西多奇隨即被捕，解送江戶，接受新井白石的審問。新井根據審問，寫成著名的「西洋紀聞」、「采覽異言」。

西多奇繫獄數年死於小日向的這所基督牢……至今幕府未再公然將捕獲的神父監禁於此……。

但這名洋人從其外貌一眼便可看出他必定是繼西多奇之後唯一前來日本的傳教士。

他那昂然擡起的臉孔洋溢着不屈的氣魄。

人雖在異國的寒風及好奇的眼光下，但他的眼神清澈，望着雲天。似乎在向上帝之子耶穌訴說：身爲使徒之一，現在也遭遇與主耶穌相同的苦難……。

徐徐把眼光移到人羣的傳教士，突然表情有了變化，他幾乎從馬上探出身子，細叫出聲。

「……找到了！」

傳教士盯着的人是離開人羣有一段距離，獨自立着的眼狂四郎。

狂四郎承受傳教士的視線，靜立不動。

傳教士經過之後，很不可思議的連連回過頭三次，望着狂四郎。

人羣散了，狂四郎也雙臂交叉胸前離開。

——奇怪！那廝見了我爲何叫出聲？

因這疑問，狂四郎的腦海閃過他出生的陰慘的秘密。

就在這時候，有個人快步走上坡路，望見狂四郎那悽愴至極的表情，問說：「發生什麼事嗎？」

他是小春吉五郎。

二

在可遙望清水觀音的根津門前町小料理店的二樓，狂四郎自個兒在獨酌。

明天是除夕，狂四郎只有在這簡陋的房間過年了。

天花板污點斑斑，紙障及紙門也破了，榻榻米泛黃，到處有燒痕。至於正月用的裝飾，便只有壁龕那株盆栽的梅花了。

店東是個和氣的老公公，狂四郎也就住下了。

街上的喧鬧聲像潮聲一般停來，舞獅的遠聲、除厄的叫聲、乞丐敲打竹片的聲音，還有路上行人嘈雜的脚步聲……。

——我這一生有過像除夕的除夕，像正月的正月嗎？

自從十四歲喪母以來，狂四郎就跟四季的轉移及節慶扯不上關係了。

閉目倚在牆壁的狂四郎，又對那雙突然浮上腦海的褐色眼睛感到些微的焦躁。

那是在基督坡凝視他的傳教士的眼神。不知爲何，那對眼神却給狂四郎留下極深刻的印象，時時浮在眼前。

樓梯傳來軋聲，有人上來。

「對不起，打擾。」是小春吉五郎的聲音，狂四郎正在等他。

「實在令人佩服！」吉五郎先乾掉狂四郎遞給他的酒，開口如此說道。

「上刑了嗎？」

「嗯，我多次到小傳馬町做過客，刑房也見過了，但無法跟他相比。他有正式的刑吏，不斷輪流給他上鞭刑及吊刑。」

這三天來，吉五郎在狂四郎委託下，每晚潛入基督牢，觀察神父所受的苦難。

所謂鞭刑是雙手反綁，雙脚也上綁，雙手提至下顎點地。片刻之後，先是全身轉紅，冷汗淋漓，繼則皮膚轉成暗紫色，最後化成蒼白。

吊刑則是將囚犯的雙腕用紙捲起來，用麻繩反綁到背後，麻繩又加上一個鐵環，如此吊離地面約三寸，雖不會隨即感到痛苦，但經過一個時辰之後，骨肉折騰的滋味，實非人所能忍受。

「但是他的堅忍實在令人佩服，我看的時候，神父連哼一聲也沒有，他只顧嘴裏喃喃有詞，昏過去被人澆冷水醒來，馬上又祈禱。反而是在一旁偷看的我，感到很不舒服。」

「依你看來，他沒有背教的跡象吧？」

「直到目前，應該說沒有。」

狂四郎默想一會，隨即提劍起身。「辛苦你了，今晚換我去，你在此飲酒。」

二

夕陽下山不久，狂四郎慢條斯理走在路上，朝御用邸宅出發。這一帶如在平日，天一黑人影便絕跡了，但後天是正月，人們忙着過年，路上不斷有提着燈籠的行人，來往匆忙。

這一帶以前全部屬於基督牢，與長崎的出島不相上下，佔地四千餘坪，高大的圍牆內有衙門、刑房、牢房、斬罪所、火刑所梟首所。早在寬永末年時，此地原是井上筑後守的別邸，幕府趁着將他調任「宗門奉行」（譯註二），順理成章的將此地改爲牢獄。元祿年間，差役獄卒皆居住於此，直到享保年間遭回祿之災後，才將北邊

譯註二：〔宗門奉行〕官職。負責監督人民的宗教信仰，取締基督徒。

的二千餘坪劃爲御家人（譯註三）的宅地，正式廢除基督牢這一名稱。

以前牢房及衙門的位置，現在變成柳生但馬守的別邸。

所剩餘的已不滿五百坪，且到了近年才改成御用邸宅，改建牢房。

只有那些圍牆及樹枝伸出牆外的樹木還保留着一點點昔日的面目。

狂四郎選一處適當的樹枝，身子一躍，雙手抓住樹枝，不聲不響地翻越圍牆。

今晚是星夜，但狂四郎毫不猶豫的穿過蒼鬱的樹木之間，朝南邊的房屋走去。

吉五郎已告訴過他，況且房子透出燈光，當下便知那是牢獄的裁判所。

但當狂四郎潛入那棟房子，從門縫所窺見的情景却不是他所期待的。

譯註三：〔御家人〕直屬於德川將軍的基層武士，通常擔任守衛。

在大小五坪餘的公堂，囚犯竟是個二十歲不到的民家姑娘。

上半身的衣衫零亂，連乳房也裸露出來，雙手被反綁，兩個下男將她的雙手直提到與肩膀同高。

問口供的人只有一名手持竹鞭的獄卒，並無其他會同的獄吏。

獄卒用竹鞭掀起小姑娘的裙子，兩膝至大腿皆可看見。

「……妳爹雖不是基督徒，但他製作那種犯法的觀音，任憑他怎麼辯護，也別想能够脫罪。」獄卒不耐地說道。他坐在一個箱子上，身邊放的那件二尺長的東西正是青銅的瑪琍亞觀音像嗎？「蘆郤光源，名氣不小的佛像師居然自作孽，做出這種玩意來。……小艷，多想想呀，這都是爲了救妳爹，快下決心。做女兒的人犧牲色相，挽救父親的生命，豈不是留傳後世的佳話嗎？妳爹養妳到這麼大，就只有在這種危難的關頭才派得上用場呀！我的好姑娘，快答應我，委身給那個神父吧！」

眼看春節將屆，而這名獄卒還必須拷打神父，逼他背教，必定極感厭煩。可能的話，他希望能在今、明晚之內結案。

所以他才想出利用這位姑娘做爲誘餌，造成神父的背教。

小姑娘低着頭不動。

門外的狂四郎從其側臉看出小姑娘長得一副好强的模樣，更覺興味不少。

「小艷，我好言相勸，妳還是不聽嗎？」獄卒擺出捕吏的眞面目，索性用鞭子戮小姑娘的雙膝之間。「好吧！隨便妳，看妳要在這裏出醜呢？還是奉獻那個神父？」獄卒攢着鞭子，狠狠說道。

小姑娘擡起頭。「岡戶老爺，您不會欺騙我吧？」

「說什麼？」

「你不會利用我誘使神父背教後，獨佔功勞，不管關在小傳馬町的我爹吧？」

「傻丫頭！我要功勞幹什麼，明年我要申請退休，由我兒子來接替我的職位。」

「眞的嗎？你眞的能讓我爹無罪釋放嗎？」

「不騙妳，但是難免要驅逐出江戶。」

「既然能這樣……」

「假如失敗的話，妳爹初七晚上就要斬首了。」

「好，我明白。」小姑娘面帶巫婆一般的表情點頭。

四

牢房三面石牆，一面是粗木條圍成的格子窗，牢內點着螢火一般的小燈，瓊斯·希爾尼飽受折磨的身子躺在冰冷的地板上。

雖然一再遭到痛苦難堪的蝦刑及吊刑，但不屈的信念足以忍受任何煎熬，不致背教，他深信

明天他還是能堅持下去，但肉體上的折磨却有別於精神上的壓迫，他覺得飢渴交迫。

——水……水！喝一口水！

瓊斯爲了忍渴，便在腦海中想起耶穌背負十字架，蹣蹣跚跚登上哥耳哥達山丘的情景。

——那時基督說他口渴，遂有一名士兵跑去，拿了海綿，浸滿了醋，綁在蘆葦草上，遞到他的嘴邊……。

「啊！」瓊斯呻吟。

——主耶穌那時也强加克制了！

正當他自我鞭策時，格子窗外傳來一聲低喚：

「瓊斯！」

瓊斯緩緩地支起身子，望見漆黑中有一道朦朧的人影，於是操着清晰的日語說：「水……給我一杯水喝……」就像西多奇隨身携有羅馬字拼音的日語手冊，瓊斯也精通這個國家的語言，不須通譯。

「等一下。」黑影離去，隨即回來，從格子窗遞一個茶碗給他。

「太好了！眞謝謝你！」瓊斯用顫抖的雙手接過來，趕緊捧近嘴邊，一口氣喝完，然後氣喘着靠近窗邊，把臉湊近木條，問道：「你是誰？」

對方無言，瓊斯透着微弱的燈光，久久才辨認出那張臉孔。

「噢！……原來是你！」

「你認得我嗎？」狂四郎冷冷問道。

「當然認得！」

「我要你告訴我，爲什麼見到我，驚叫出聲？難道我的臉形像你們洋人嗎？」

「臉形？喔！是的，是的……你的臉孔像我們歐洲人。但是我吃驚的，並不僅僅這一點。」

「什麼？不僅這一點？」

「是的……我從你的臉上找到了不可思議的——不幸的——孤獨的——痛苦的臉。你跟其他

日本人不一樣。其他日本人的臉是信着什麼的。信佛教、信君主、信雙親妻兒、信錢。但是你的臉是什麼都不信的，你的臉是寂寞的、遺憾的臉。

「……」

「爲什麼呢？到底什麼東西使你不幸呢？」

瓊斯很令人意外的忘記自己的苦難，滿懷熱心地問狂四郎。「在歐洲幾乎沒有像你這樣孤獨暗淡的臉……。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你，這是我來日本的目的，爲了向像你這樣的人傳達上帝的福音……。」

「……」

「你一定能得救，你給我水喝，證明你有一顆高貴的心。」

「我並非同情你，才給你水喝。」狂四郎的嘴角帶着自嘲之色。我不聽你敍述上帝廣大無邊的慈悲。我想請求你的是，希望你用你的精神跟身體讓我看看人的信仰心能够多麼堅强。你就當那杯水是我給你的報酬吧！」

正當狂四郎說着苛薄的話時，遠處傳來輕微的跫音，黑暗中透出紅紅的燈籠光。

狂四郎未等瓊斯回答，隨即消失了。

五

牢房完全改觀了。

微弱的小燈換成明亮的罩燈，角落安放着一床豪華的棉被，外面搬進來的大火爐正在燒着開水，傳出悅耳的水沸聲。

更有甚者，瓊斯面前坐的人是藝妓打扮的小艷，她坐姿懶散，不斷搔首弄姿，做出各種媚態，像個十足誘人的尤物。

瓊斯則雙眼緊閉，嘴裏唸着禱詞，多次在胸前劃十字。

這眞是甚於蝦刑吊刑的苦刑了。

適才獄卒面帶色咪咪的笑臉說：「從今晚起，這姑娘要與你同房了。」一會又走進這名花枝

招展的女人，瓊斯便閉起眼睛，未再睜開了。

但是隨風飄來的脂粉味却不容瓊斯抵抗，乾渴的咽喉也經不起水沸聲的引誘。瓊斯多麼希望能够躺在那床舒服的棉被，舒展四肢。

「求求你！」小艷出聲打破漫長的沈默。「跟我做愛好嗎？」

瓊斯驚恐地微睜細眼。「那個武士想叫我背叛上帝，我不能失敗！」

「求求你！」小艷一旦捕捉到對方的視線，便不再放棄，她表情認眞地盯着瓊斯，膝行靠近。「求求你！你只要在這上面按個指印，我父親就可以不必被殺頭，好嗎？求求你！」小艷自懷中取出一張文書，硬塞給瓊斯。

那是宣誓唾棄基督教，改信佛教的誓文。

瓊斯不屑的拋開那張紙，又連忙對着虛空劃着十字。

小艷用乾澀的眼神緊盯着眼前這位與邪神合作，開始專心一意做禱告的洋人，她突然瘋狂地叫道：「神父！你來日本是來救人的吧！我父親並非基督徒，他只是見了南洋傳來的瑪琍亞觀音像，嚮往那種神聖的美，才偷偷臨摹一尊。……想不到惹上殺身之禍！我父親是佛像師，除了阿彌陀佛之外，也雕刻彌勒佛、四天王、仁王、十六羅漢等。瑪琍亞觀音不也一樣是佛像嗎？即使不是基督徒，照樣也可以做呀！……但衙門的人硬說他是基督徒……」

瓊斯面帶困惑與憐憫，望着雙手掩面激烈嗚咽的小艷。

等她收起嗚咽，瓊斯才慈祥地說道：「令尊大人發現瑪琍亞的美，他已經明白上帝的仁慈。」

剎時，小艷鬆開雙手，怒瞪瓊斯。

窒息苦悶的沈默之後，小艷喃喃說道：「好，我要採取主動了。」說完，立起身，解開黃色的腰纏。

小艷寬衣解帶，身上的衣服一件一件滑落脚

邊，漂散起陣陣女體的幽香。

最後——只剩一襲透明淡桃色的綾羅衣，若隱若現地展露出玲瓏的曲線與誘人的身段，燈光下的輕衫魅影宛如輝映夕陽的彩雲，接着，小艷狂擁着瓊斯。

瓊斯有如給眼皮上了膠，他緊閉雙眼，全身的肌肉僵硬如石，內心則叫着：主呀！救救我！救我脫離這甚於千刀萬割，地獄的刼火燒身的苦難。

翌晨——。獄卒站在格子窗前，對着表情茫然痴呆的小艷眨眼。小艷遲鈍地起身，走出外面。而且未再回來，瓊斯這一天也免除刑罰。

夜頗深了，木然走進牢舍的小艷，形同換個人，穿戴也一反昨日，樸素又端莊。

「請您原諒我，昨天我錯了……我渴望聽您傳佈上帝的福音。」小艷說着，雙手着地，恭敬行禮。

瓊斯則受寵若驚，反問說：「爲什麼呢？」

「我今天到小傳馬町探望我父親，我爹聽了我的話，非常生氣，他說他雕刻瑪琍亞觀音像，一點也不後悔，他說他心甘情願受死。」

「喔！」瓊斯忘我的握住小艷的手。

接着，瓊斯熱心地爲小艷講述上帝的博愛，歷時一個時辰，接了小艷遞給他一壺水，訊說是傷藥，瓊斯不疑有他，接過手飲下。其實那是藥性片刻之後就會發作的春藥。

迎接新年的一百零八下的梵鐘響徹整個江戶，結束一切除舊歲的儀式，接着到處響起喧天的鑼鼓聲時，黑暗的牢房却爆出嘹亮的女人的狂笑。

「背教了！背教了！神父背教了！我勝利了！」

在那瘋狂的叫聲裏夾雜着一聲悲痛的譴責：

「撒……撒旦！」

六

正月三日晨——元旦，初二接連下兩天的雨，今日雖颳着强風，但天空晴得沒有一片雲，於是街上也擠滿着拜年的人羣。

此地——基督坡也擠滿各式各樣的人，有武士、有平民、也有手持紙鳶的兒童，也有敲鑼打鼓的、也有唱捕鳥歌的（譯註四）、也有行三河萬歲的（譯註五）。

人羣中也有瓊斯·希爾尼，不，他易名瀨戶與右衛門，左右身旁各有一名獄卒跟着。

七天前，身爲囚徒登上這道坡路時，他昂然擡起頭，而今日獲釋走下這坡路，却悄然垂着頭。

來到坡路中途時——。

譯註四：月本民俗。新年期間，在各家各戶門前唱着驅逐害鳥，祝賀豐收的歌曲，請人賞錢。

譯註五：日本民俗。新年期間，沿家說吉祥話。

坡下有人縱着快馬上來。

路人趕緊朝路邊閃避，也有人怒罵：「瞎眼的！」但騎士却毫不減速，快馬加鞭，那是個用頭巾蒙面，身穿黑衣的武士。

他風馳電掣地越過瓊斯一行人身旁時，大喝一聲：「下地獄吧！」

兩名獄卒在那一剎那，因刀光的閃動，不自覺眨了一下眼。

下一剎那，他倆望見三人行中間瓊斯的身子宛如朽木一般倒下，大爲驚愕。瓊斯的腦袋丟了，他的首級滾落道路的對面。

第二十六章　賭場的女人

一

春寒料峭的季節，走在官道，隱約可見到梅林深處透出初午祭（譯註一）的旗子。

此地是尾張鳴海宿外，距熱田一里半——。

黑衣的眠狂四郎漫無目標地走在東海道。

前面是潺潺的天白川，以前這一帶是沼澤地帶。天文二十二年，弱冠十九歲的織田信長討伐背叛的山口左馬之助，僅率八百人快如疾風襲擊的山丘，就在前面不遠。

狂四郎突生緬懷勇士之情，也就取道那個方向去了。

他沿著成排的松樹走時，突然，遠處有一聲慘叫順風傳來，狂四郎不自覺地望向那個方位。

譯註一：（初午祭）二月初一稻荷神社的廟會。

數十丈外有一座森林，叫聲來自森林裏。

狂四郎聽出那是臨死的慘叫。

森林裏隨即跑出一個漢子，緊接著後面追出一名少年。

「殺人魔！兇手！」

少年竭聲叫著。那人便回過頭，喊聲：「小鬼！」便從懷中拔出匕首。

少年也很勇敢的拔出他挾在腋下的短刀，從他那拿刀的樣子，可知完全未習過劍，但他的眼神却絲毫沒有怯色，鬪志非常高昂。

而那漢子十足是賭場混混的模樣，他看少年一副拼命的樣子，頓萌殺意，嘴裏發出一聲宛如野獸的吼叫。

狂四郎看出那漢子由嚇唬轉爲眞正的殺意，於是走過去。

不懂劍術的人對峙跟高手的爭鬪一樣，僵持的時間頗長。所以狂四郎慢步走近依然綽綽有餘。

「喂！」

被人在背後出聲一叫，那人回頭一看。

少年則在這瞬間閉起眼睛，舞著刀向前衝。

大漢千鈞一髮的避開，少年則來到狂四郎面前。

狂四郎苦笑，抓住少年的手。

「殺人魔！」少年奮力掙扎，忘了睜開眼睛。

「你找錯人了，殺人魔在那邊。」

少年一聽，這才睜開眼睛，他抬頭瞪了狂四郎一眼，默默轉身又要去對付那人。

「慢著，難道他殺害你父親嗎？」

「不錯！」

狂四郎望了那人一眼，喃喃出：「原來如此。」

「沒你瘦浪人的事。」那人面帶殺機，步步後退。

「很不巧，我是幫人報仇的瘦浪人。」狂四郎笑著對少年說：「等一下我叫你跑，你就跑，閉起眼睛也無所謂。」狂四郎說著，快似一陣風，來到那人身邊，並握住他的一隻手，使他動彈不得。

「現在跑！」

「好！」少年眼睛睜得大大的，水平伸出刀，猛然向前跑。但是刀尖快刺到那人時，本能地便閉起眼睛。

「哇！」那人大聲哀叫著。

少年的刀深深刺進那人的大腿。

狂四郎一放手，那人就俯伏在地。

少年也被拖倒在地，他那抓著刀柄的十根手指頭發麻不能動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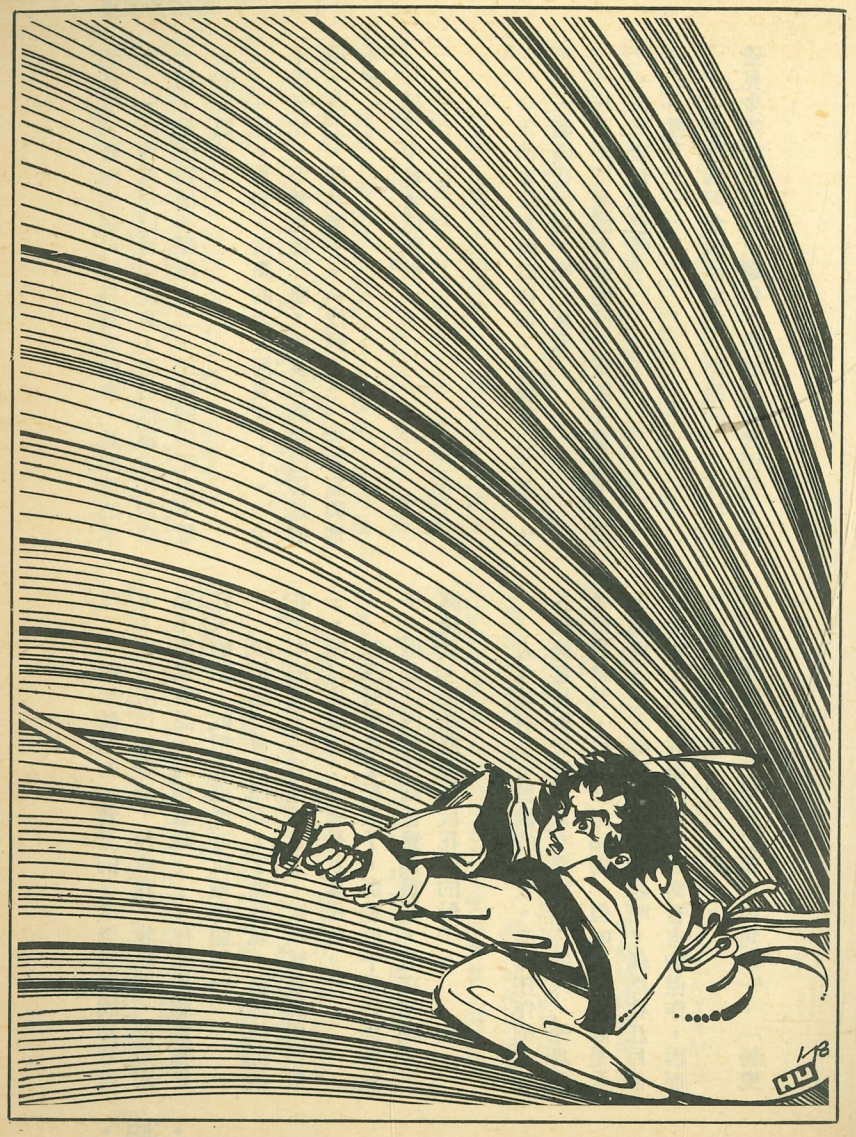
狂四郎爲他鬆開手指頭，少年看似頗勇敢，雙手揮動數下，再度又要去抓刀柄。

「够了！」狂四郎制止。

「不！這廝還沒死……我要戳穿他的心！」

「小朋友，慢著，先聽我說，他大概是人家

少年眼睛爭得大大的，水平地伸出刀，猛烈向前跑。



的手下，殺你父親可能是奉人命令，並非他的本意。」狂四郎早已看在眼裏，至於他讓少年刺在大腿，是因爲他不願讓十二、三歲的少年犯下殺人的行爲。

「是，是的。這廝的老大河東次……。」少年說至此，不知想起什麼，便撲到那業已昏迷的漢子身上，搜其懷中。「找到了！」少年高興地叫著。

他手中拿著兩顆骰子。

二

少年的家住於神社後面，有個穿白衣著草色袴的人癱瘓在牆邊，業已斷氣。

狂四郎把屍體搬進內房，安置妥當後，問說：「你父親是神官嗎？」

「嗯……」

「神官爲何會跟賭場的人結怨呢？」狂四郎望見少年的臉上露出難色，便故意扳起面孔，說道：「把你聽見的、看見的，老老實實說給我聽。人人之所以起爭端，你殺我，我殺你，都是因爲不說老實話、互相欺騙……。你如果認爲我是好人的話，就把經過情形說給我聽。」

少年望一會狂四郎，才點點頭，接著他把捏在手中的骰子丟到榻榻米上，眼睛望著那兩顆骰子，開口先說道：「這是我爹做的。」

狂四郎默默拿起骰子，那是很平常的鹿角骰子。但是狂四郎仔細留意其重量，並在榻榻米上擲幾次，便知道那是玩花樣的骰子。

人往往有不可思議的奇技。少年庄作的父親五味義寬是對於骰子具有異常熱心的人，他身爲淨職的神官，從未涉足賭場，但唯一的樂趣是私下製作各色各樣的骰子。年輕時，偶然在江戶目睹明和年間的製骰妙手六趣齋音吉的傑作，因而決意要研製出較之更妙的骰子。

玩花樣的骰子種類很多，「角骰」、「粉曳」、「鳴針入」、「途呂付」、「曳綱」等都是。最簡單的叫「一點物」，擲十次有五、六次出現同號。那是在該數字後面挖空，填上鉛，使之較重，只要用手甸甸看，即可明白。做兩號的叫「兩點物」，三號的叫「三點物」。一般詐賭用最多的是三點物——二四六的雙數或一三五的單數。

「粉曳」是抹上黑粉的。「鳴針入」是在五三一的數字裝著針，所以用手一摸，感覺有刺的就是單數，否則是偶數。「途呂付」是在手指頭塗上一種藥，再偷偷抹到骰子。「曳綱」是用極細的線繫著，可以擲出隨心所欲的點子。

但是這些骰子即使有熟練的手法，却騙不過老千的慧眼。

而六趣齋音吉的骰子却不一樣，未做手脚，却能自由擲出自己喜歡的號數。六趣齋音吉住在愛岩山下，他是有骨氣的人，大芝賭場的局東長吉出價每月付他一百兩，奉養他一生，條件是爲他製作骰子，六趣齋拒絕了。

義寬便是以六趣齋爲目標，下了二十年的功夫。

當他製作出滿意的骰子時，當然興起想拿到賭場試驗一下的欲望。

去年秋天，有個上州的賭棍回大阪的途中，在鳴海宿過夜，偶然認識義寬，義寬向他表明多年研究的成果，問他是否有意使用看看，因而大大改變了義寬的命運。

上州的賭棍興高采烈，帶到賭場使用之下，一夜之間淨贏二百兩。

賭棍到大須的妓院嫖妓，却在枕邊細語說溜了嘴。隔天隨即傳到賭場的老板河東次的耳裏。

河東次的勢力範圍，東起池鯉鮒、西到桑名的東海道，北從熱海至洲股、大垣、垂井。

有一天，義寬遭到這位不速之客的訪問，河東次見面遞給他半顆染血的骰子，義寬臉孔都嚇白了。

河東次的手下從上州的賭棍取得的，這是不問自明的。

「神官，關於這個，我不追究，但是你要答應我一個要求，另外再做一對與這個相同的骰子。」

河東次提起要付給他百兩時，義寬不禁想起六趣齋的骨氣。

給這個賭場老板製作骰子，意味著把老實的賭客剝得精光，爲害之大超乎想像之上。

但如不接受，得罪河東次的話，這要比神明的譴責更爲可怕，只要居住在這個地方，河東次自有方法給他降臨災難，這是至明的道理。義寬也聽說過河東次的爲人，他雖是道上的老大，但心胸狹窄，一有他看不順眼的人，便以蛇一般的執拗，使用陰險的手段整人。

這一天河東次並未對義寬過長的沉默表示不耐煩，他給出來換茶的年輕貌美的繼房太太小稻留下一個十兩包。

義寬等河東次離開後，嚴令小稻不得去動那十兩。

但是小稻却是個不適合過窮日子的女人，當她對那出手大方的人生起崇拜心理時，她內心那被貧窮壓抑的虛榮心便抬頭了。

十天後，河東次再度來訪時，那筆錢已經少了一半。

義寬無奈，囁嚅道：「恐怕要半年的時間……」

「無所謂，半年也無所謂，我可以等，怕的是你忘了，所以我會常來提醒你。」河東次假裝坦然大笑。

這一天，河東次又交給小稻十兩。

爾後——。

河東次每個月必定出現二、三次，他每次出現，義寬的表情就愈加黯淡，相反的，小稻的氣色則愈加煥發。其實小稻原就生得一張姣好的面貌，村人私底下都在爲她嫁給神官做續絃而叫屈呢！

三

義寬完成河東次訂做的骰子是正月初七晚上，而河東次宛如早在監視著他，翌晨門外便響起河東次叫門的聲音。

河東次進門坐下，拜過晚年，便自懷中取出一個百兩包。

「從年底開始住在我家的巫女告訴我，我如在正月初七破財百兩，今年包管財運亨通。我心想會不會骰子已經做好，所以才過來看看。」

經他拐彎抹角一說，由不得義寬再裝聾作啞了。

河東次目光炯炯地望著義寬遞出的兩顆骰子：「這玩意有什麼花樣呢？神官。」

「跟三點物一樣，所不同的是我這東西百發百中。它能够正確的重複雙、雙、單。」義寬難忍心中的憂悶，用著不具抑揚但却十分肯定的口氣說道。

這一來，河東次不知想著什麼，他眼神閃爍地說道：「你說正確，果眞有把握？」

「如你不相信，我也不勉强。」義寬傲然答道。

「不，你誤會了，我不是不相信，話說回來我花費了一百兩的代價呀！」

「當然你可以先試試。」

河東次對著他帶來的掌壺的手下使眼色。

小稻則很機伶的取出蒲團，覆上白布，四隅加夾子固定。

掌壺的脫下上衣，按著賭場的規矩，有板有眼地搖起壺。

這時，河東次語氣銳利，問道：「神官，萬一的話怎麼辦？」

「不要你一分錢！」

「這還用說，如果不是我想要的骰子，一個子兒也不給你。……怎樣？神官，要不要賭賭看

？」

「要賭的話，我連這條命都敢跟你賭。」

「要你的命，恐怕太過份。既然你那麼有把握，賭一賭僅次於生命的東西怎樣？」

「……」

「賭你身邊這個嬌妻，怎樣？我贏的話，我帶回家。」

河東次這麼一說，義寬難免有點猶豫，但下一剎那，基於對侮辱的强烈反抗，大聲回說：「好！賭！」

這時小稻望著河東次，頗有意味地眨眼——少年庄作這時在隣屋，他爬上櫥子，從欄間看得一清二楚。庄作直覺：爹輸了！

庄作是知道的。

那是去年底臘月十三，父義寬帶新曆到鳴海的友人家。

河東次正巧來訪，庄作即被繼母打發到隣村亡母的娘家去辦事，但他一上路就遇見也要到隣村的人，於是他把繼母託他帶的東西交給那人，自己則跑到河邊玩了一會才回家。

庄作想起他出門時偷偷在茶炕裏藏了幾個甘藷，爲了怕繼母察覺，他躡手躡脚從後門進家。

正當庄作匍匐在炕上時，他聽見房內傳出細聲的呻吟，他留意一聽，呻吟聲斷斷續續傳來。

於是庄作躡手躡脚走到房前，照著細縫一看眼前景象給他的，衝擊之大，幾乎使他喘不過氣來——河東次竟與繼母躺在床上纏成一團。

繼母的一條腿伸出棉被外，庄作正好看到脚底……滿是皺紋的脚底，映在庄作眼裏，使他覺得無比的嘔心。

——狗男女！

此時庄作又想起那天的情景，不由得全身發抖起來。他雖然直覺父親要輸，但他之未大聲喊出來是因爲他高興父親敗北，繼母便不在了。

「開！」掌壺的吆喝一聲，掀起壺皿。

河東次竟與繼母躺在床上，纏成一團。

剎時——義寬愕然，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單數的單。

實在讓他太不敢相信了，絕對會出雙數的雙才對。義寬試過不下一百次，從沒有一次差錯。

「怎……怎麼……」義寬伸出他發抖的手，想撿那兩顆骰子，掌壺的則迅速奪下。

「神官，果然是我所擔心的，尊夫人是我的了。」河東次冷冷說道。

庄作則在欄間瞪了一會。

當晚，父子倆用餐時，庄作打破窒息的沉默說道：

「爹，其實我是知道的。」

「你知道什麼呢？」義寬用他那陰鬱的眼神望著兒子。

「那骰子不是你做的。」

「你怎麼知道？」

「……」

「不可能，我做好後收藏起來，他們來，我才拿出來。」

「爹您錯了，娘把您做好的偷偷換走了。」

庄作的叫喊有如奔流轉動水車一般的推動義寬腦海中那呆滯的思考力。

義寬凝然注視著兒子，他甚至忘了眨眼，久久才喃喃說道：「原來如此！」

「河東次不僅奪去我的心血結晶，連老婆也……好！我要打擊那廝！我要再做兩顆可以擲出相反號碼的骰子，交給郎中燬踏掉那廝的賭場！」

「嗯！這兩顆就是要對付河東次的嗎？」狂四郎指著榻榻米上那兩顆骰子。

「是的。我爹從正月到昨晚，廢寢忘食做出來的。」

「所以河東次等他做好時，又派手下來搶嗎？」狂四郎撿起骰子，走進義寬的房間。

狹窄的房內擺著零亂的製骰工具，狂四郎看在眼裏也感到無奈，他拿下棚子上的壺皿，丟進骰子，搖幾下掀開，是單數，接著又是單，最後是雙，的確與前回的完全相反。

狂四郎望著身邊的庄作，和顏說道：「今後你要以此做爲借鏡，無論技術多麼高明，終歸不是正道，你爹就是得到報應。」

「嗯。」少年乖巧地點頭。

四

當晚——。

河東次的賭場籠罩著一股空前未有地異常緊張的氣氛。

初更時分，賭局正值高潮時，進來一個陌生的浪人，未經一個時辰，浪人的膝前築起一堆其高如山的錢。

令人寒心的是，浪人再怎麼贏，他那張輪廓鮮明蒼白的臉一點也不動容。

賭客都是一些游民。

未到三更，各個賭客都已輸得精光了。

「客官。」河東次終於在忍不住出聲了，「今晚您的手氣眞旺，要不要跟我賭賭看？」

眠狂四郎嘴角掛著冷笑。「好。」

其實他的目的便是在等河東次。

河東次在他對面坐下，狂四郎滿不在乎說：

「一次分勝負，這些全賭了。」

「眞乾脆，好，一言爲定。」

「我有一個條件。」

「說看看。」

「錢太多了也沒有用，我要女人。」

「……？」

狂四郎食指指引面帶困惑的河東次，原來狂四郎指的是坐在火盆前面，身穿花衣服的女人，就是義寬的妻子小稻。

「賭一賭那個妞兒怎樣？」

河東次一聽，臉上閃過凶色，但隨即收斂起

來，點頭說聲：「好。」轉頭吩咐手下：「換骰子，討個吉利。」

掌壺的接過手，交給狂四郎。「換這一對好嗎？」

狂四郎放在右掌，心想：就是這個！——他用右手捏一捏，再還給掌壺的。

這在旁人看來是很平常自然的，其實狂四郎並未移到左手，在場衆人無人識破他作弊，骰子被他調換了。

掌壺的蓋上壺皿，河東次便大聲喊著：「雙！」

狂四郎依然面無表情。「開！」

結果是不用說的。

狂四郎冷冷地對茫然的河東次說道：「那女人是我的了。」

剎時，全場靜寂無聲，帶著無比的殺氣。

擾亂這殺氣的是狂四郎立起身時，小稻的尖聲大叫。

「不要！我又不是東西，怎麼可以送來送去？」

狂四郎冷冷承受小稻投以恐懼與憎惡的眼光，緩緩向前走二步。

剎時——。

狂四郎的腰間亮起一道白光，並響起女人的慘叫聲，水壺翻倒，揚起灰燼。

「小子！」衆嘍囉都抓起刀劍，嚷叫著，立起身。

「慢著！」狂四郎的聲音具有奪人魂魄的威力。「我要怎樣對待屬於我的女人，那是我的事，你們管不著。」

小稻兩隻耳朵被切掉，昏倒在地。

在朦朧的月光下，少年庄作跨乘著亡父遺留的愛馬，在東海道的某一處路旁，耐心地在等候那位正義的叔叔。

終於右邊河堤的靄霧中，首先出現一道人影

，步伐倒未急促。接著在他後面數十丈遠，又現出一團黑壓壓的人羣。

庄作一眼便認出前面的人影是那位叔叔。

叔叔來到他面前，面帶笑容，將一包隨手携帶沉甸甸的東西繫在馬鞍，說道：

「你先走吧！」

「您呢？」

「我跟那些人約好了，我不要讓他們以爲我逃走，我這個性情，眞是無可救藥。」

狂四郎等馬匹起步，蹄聲遠去後，才緩緩轉過身子，泰然走向那難免要有一些人傷亡的修羅場。

第二十七章　狂四郎大笑

一

東海道之旅有三處難行之地。箱根八里、大井川、熱田之宮與桑名之間海上七里的舟渡。

宮與桑名之間，風浪稍大一點，船便不出航。所以旅人只得改走佐屋路。經岩須賀、石場、冠守、達於佐屋，再乘三里的江船到達桑名，缺點是輸送量小，一次無法載運多人。

可是即使風浪不大，但要是碰上二組的大名行列（譯註一），旅人便在渡船場進退不得了。

今日——。

宮的舟番所（譯註二）前面豎起一桿綉著扇紋的方形旗子。那是尾州宮船即將到達的標幟。

千濱牌坊西邊的大宅院前面搭起一座藍色繡葵紋（譯註三）的帳幕，行人一看，便知有貴人將到。

官道已經封閉，禁止庶民通行，只有官府的衙役在走動。

旅人在臨時搭建的棚欄口聽差役報告，說朝廷派勅使到江戶，今天之內即將從桑名到達，明天早上道路才能開放。旅人只得自嘆倒楣，掉頭回去。

所以田梗小路便擠滿三五成羣的旅人。

眠狂四郎坐在河堤上，對著眼前這幅來往頻繁的情景投以他那漫無目標之人漠不關心的視線。

就在這個時候——。

狂四郎察覺有人悄悄走近他的背後，同時他

譯註一：封地在一萬石以上的官，稱爲「大名」（諸侯）。大名因公外出時，隨從人馬的行列有著一定的格式，叫「大名行列」。

譯註二：江戶幕府在交通要道設立「番所」，以作爲監視行人船舶或徵稅。

譯註三：〔葵紋〕德川家的家紋。

也直覺對方並非從事正業的人，但他佯裝不知。

「對不起，大爺，打擾您了……」對方出聲搭訕。

狂四郎依舊望著前方，毫不客氣說道：「你是竊盜吧！」

短暫的沉默，背後那人又喃喃說：「您連背後也長眼睛，眞不愧是眠狂四郎。」聲音鎭定。

狂四郎這才緩緩轉過頭。

對方年約三十五、六，稍胖，一看十足是生意人的模樣。腰無「道中差」（譯註四），這大概是爲了不願讓人看出他是外地人吧！當時，平常不佩劍的人，一旦佩上道中差，往往腰疼，不方便趕遠路。但是此人在狂四郎看來是習於趕路的人，他不佩劍反而讓狂四郎覺得不自然。

「江戶人嗎？」

「是的。」

「江戶不好待吧！」

「這……」那人支吾著，用大拇指戳一戳河堤上的青草。「眼前這位哥兒久仰了，在下名叫次郎吉，外號鼠小僧，目下通緝在案……。」

「你不必跟我來這一套江湖的規矩，你有話就快講。」狂四郎冷冷說道，又把臉轉回去。

次郎吉稍微面帶困惑。「大爺，其實我……」話說一半，次郎吉突然發出細小的驚叫。「噢！來了！」

狂四郎迅速看了次郎吉一眼，隨即朝他所看的方向一望。

官道的東邊正有一名浪人匆匆趕來，身上的衣服已經久穿褪色，完全一副邋遢貧困的模樣。

「大爺！」次郎吉銳聲告說：「那廝正在找您，我先躲起來，聽他找您到底有什麼事。等一下我會再跟您見面。」

次郎吉不聲不響離開，消失不見，與浪人發現狂四郎，面帶喜色，幾乎是同時。

譯註四：〔道中差〕出外走遠路，佩帶兵器防身之用。

「喔！……您，您在這邊。」該浪人似乎身罹痼疾，面色慘白，邊用手背揩拭臉上的油汗，登上河堤。

狂四郎覺得面熟，但一時却想不起來。

「在下名叫磯原左內。」

「你知道我叫眠狂四郎嗎？」

「不，不……我雖然不知道您的尊姓大名，但是您的本領……」

狂四郎一聽，隨即想起來了。

昨晚他剁這一帶的流氓頭目河東次的賭場大顯威風時，這名浪人的確也在場。後來在天白川的河邊，狂四郎單刀對抗河東次手下十數名保鏢，轉眼之間斬殺八個人……這名浪人必定也在暗處看見了。

「我有一件事情拜託您，您務必要聽我說。」磯原左內當場跪下，態度至爲誠懇。

「你要我幫忙嗎？」

「是的，能够幫我完了心願的人，除了您之外，世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人了。」

「你要我做什麼事呢？」

「明天是二月初一，熱田神宮有個廟會，今年適逢京都遣往江戶的勅使抵達熱田，故邊行古代的風俗，舉行勅使饗宴。其中有一項特別的儀式，就是行完神禮後，要舉行武術大會。……在下的請求是請您出場比賽，並且奪標贏得冠軍。」

熱田神宮奉祀日本武尊。它有一段著名的故事，昔日織田信長即將出征桶狹時，行前參拜這所神社，許願之後，神殿飛出二隻白鷺，向東邊飛去。換言之，這是一座武運的神宮。

所以歲首的初卯祭，除了祭神儀式之外，另加酬神的比武。

二

狂四郎注視著磯原左內。「我若贏得頭魁，然後呢？」

「奪標的人可以獲賜神寶之一的青磁花瓶，請，請您把花瓶送給我。」左內的臉孔洋溢著異常至極的執念，因而扭曲變醜。

「你得到那件東西，難道能够長生不老嗎？」

「這，這，因爲牽涉到我個人的私事，這個請您別去管它，好嗎？我可以致贈您……五百兩……不，一千兩，做爲酬勞……我一定不會食言。」

「對不起，依我看來，你恐怕沒有一千兩。」

「不，不……我可以對天發誓，我一定會付給您。」

「人與人做交易，是要先付定金的……」

狂四郎冷言嘲諷之下，左內逐漸面帶難色，他的眼睛閃爍不定，顯然極爲慌張，最後賭氣地說道：

「定金取消，我可以把我的妻子送給您！」

狂四郎不禁啞然，但下一剎那却心生輕侮之念，於是立起身，想避開此人的糾纏。

「拜託您，求求您！眠大爺我的妻子是大美人呀！」

「開玩笑！」狂四郎大喝一聲時，突然發覺對面的斜坡下有一個人躲著。

他們把這個浪人當做瘋子看待，未免失之輕率。那位綽號「鼠小僧」的竊盜似乎也參加了一份。狂四郎覺得其中必有什麼貪慾的秘密。

短暫的沉默之後，狂四郎心念一轉，說道：

「帶路吧！」

遠山的山巔尚有殘照的時刻，狂四郎跟著磯原左內，兩人拖著長長的影子，走在暮色降臨的野地的小徑。

搖動株梢，吹經原野的風似乎一下子變得好冷，聲音也變得尖銳。

狂四郎望著左內那畏寒的弓背，邊在內心自

嘲自己的醉興。可是既然來到此地，是不能再反悔了。而鼠小僧則用他那輕捷的身法，不聲不響遙遠跟著。

不久，左內領狂四郎來到一座竹株後面的大宅院，外觀陳舊，恐怕是百年以上的老宅了，但氣派堂皇，過去至少是代官（譯註五）以上的人家。

左內開門。「請，請進……」

狂四郎走經院子，在屋簷下坐下，他望著鋪石旁邊開著黃花的小草。

——這叫什麼花呢？

草花勾起狂四郎的記憶，似乎曾在什麼地方經歷過像現在這樣蕩漾早春的、詩意的、楚楚的、安靜的光陰。

「眠大爺，請進。」

狂四郎不理左內的招呼，他定睛注視著那朵

譯註五：〔代官〕負責徵租及處理其他民政的地方官。

花，終於想到了：是的，那是山茱萸！

不知爲何，他覺得第一次見到這種花似乎是在水野忠邦的府邸，與美保代一起被人帶下庭院時。他參與武部仙十郎的計謀，强暴美保代，隨後兩人一起被帶到庭院等候憤怒的水野忠邦時，狂四郎覺得當時他倆身邊的石椅旁就開著一朵這種花。

——說不定我記錯了呢！

總而言之，狂四郎此時此地無緣無故的從早春的花朵想起了美保代。

這個時候，正好對面廂房的紙門開了，狂四郎一時錯以爲美保代從該處現身，心頭不禁一顫。

從廂房出來的人，那外形幾乎與美保代一模一樣，可說是非常酷似。

女人拎起裙角，走在通道上，逕自朝狂四郎走來，狂四郎這才暗笑自己的錯覺。其實面貌一點也不像，但她之所以能吸引住狂四郎的眼睛，

是因爲她具有一種堪稱爲淒艷的美。

「我太太是大美人呀！」他想起左內之言，果然不虛。

比起左內那邋遢的模樣，只能說他們是一對很不相稱的夫妻。

「歡迎您的光臨。」

女人恭敬一禮，抬起頭的剎那，狂四郎從她打量著他的眼神中發現有著什麼陰狠的東西，當下狂四郎覺得：這是個相當厲害的女人！

「內人利枝。」在房內坐定時，左內出聲介紹，但是却顯得很不自在的樣子；相對的，那女人則泰然自在，十分鎮定。

接著女人開始沏茶奉茶，從其手勢動作可知她深諳茶道，這一點表示她的家世相當良好。

大約經過半個時辰之後，始終默默無言的女人便退下了，左內則緊追她後面而去。

左內回來時，狂四郎以相同的姿勢默然坐在相同的位置。

左內低頭告說：「內人在廂房等你。」

三

黑影緩緩走在庭院的通道，走近廂房。

紙門映著紅紅的火光，但無半點聲響。

雖說才過初更，但鄉下地方的夜晚已籠罩著夜半的靜寂。直到黃昏一直在吹響著庭院樹木的風，業已完全歇止了。訪問者的脚踩上門口時，室內的燈火也熄了。

轉瞬之間，裏裏外外都變成伸手不見五指的漆黑世界。

訪問者一時站在門口不動，紙門內的人似乎也屏息著。

訪問者警戒的時間已過。

他向前踏出一步，拉開紙門，又再度小心謹愼地觀察室內，之後他才進去。

迎接的一方却絲毫不動，週身散發出淡淡的清香。

「內人利枝。」在屋內坐定時，左內出聲介紹，但是卻顯得很不自在。

最後，訪問者的眼睛終於習慣漆黑。

女人在床舖。

訪問者閉上紙門，走近床舖。

他彎腰伸手掀開棉被，女人的香味隨即擴散到整座房間。

彼此都知道對方睜大眼睛想辨認對方的臉，但只能認出模糊朦朧的輪廓，分辨出眼睛鼻子嘴巴而已。

男的突然壓在女方身上。

接著——漆黑籠罩著一對氣喘呼呼的、狂亂的男女，經過了頗長的時間。

喘息及別的聲音都停息之後，又經過了若干時刻，女的這才低聲嚅嚅道：「求求你殺掉左內！」

「……」

「我早在等候像你這樣的人。……我並非左內的妻子，家父以前在江戶的深川及九州的平戶經營規模龐大的海產店，專門跟唐船及荷蘭船做買賣，左內便是我家的保鏢。……後來家父因走私罪被捕，左內就强暴我，把我帶來這裏。……我打從心底恨透了左內，這幾年無時無刻不在伺機報復。……求求你殺掉左內好嗎？」

男的又沉默一會，女的突然瘋狂地擁抱他，男的不理睬，起身說：

「我殺死左內，你拿什麼做報酬？」

「你明天一定要去參加熱田神宮的酬神比武，左內說你轉眼之間殺死河東次及其七名手下，所以你參加比武一定能奪標。……如此的話，我便能獲得一萬兩。」

「爲什麼呢？」

「因爲那個做爲獎品的青磁花瓶裏面有一張我爹私藏一萬兩的地圖，那是只有我才看得懂的地圖。」

女人話剛說完，外面突然響起敲擊火石的聲音，隨即有燈光透入紙門。

燈光像漲潮一般擴散到整個房內。

不一剎那，女人發出異樣的驚叫，推開那男的。意外的是，那男的並非適才在客廳見面那個武士。

鼠小僧次郎吉盤腿坐在榻榻米上，面帶冷笑。

而在外面點燃蠟燭的人是眠狂四郎。原來狂四郎要次郎吉潛入這廂房，他則估量好時間才帶左內來。

狂四郎拉開紙門，回頭望著表情十分怪異的左內。

「我早就懷疑尊夫人心懷鬼胎，不幸讓我猜中了。所以你不僅賠了夫人，連帶也找一個人來殺你自己。」

左內的嘴唇顫抖著，不知是否因極度的興奮而咽喉哽住，發不出聲音。

「出賣老婆的色相，諒必不是你的本意，我看大概是尊夫人的主張吧！你居然答應了，未免太懦弱，雖還不至於不配當武士，但至少被殺也是咎由自取。……你們夫妻都不划算，唯一討到好處的可能就是這個竊盜了。」

狂四郎笑著，女人則有如夜叉，叫著：「畜——畜牲！」

次郎吉也躍起，將她踢倒。

「喂！次郎吉！這是人家做丈夫的事，你還佔了很大的便宜呢！你應該替他們和解才對啊！……左內到底要追究或原諒，不關我們的事。」

狂四郎說完便離開了。

「眠大爺！等一下！」次郎吉連忙跟上。

四

狂四郎與次郎吉走出竹林外時，雲開，月光落在霧野，像用刷子在刷一般，揭開了三三兩兩聚落的民家的屋頂、森林、丘陵。

竹林對面突然傳來一聲怒喊與慘叫。那是從他們剛出來的屋子傳出的，自不在話下。

「殺掉了。」次郎吉低聲喃喃著。感覺上當然是不太舒服。

「次郎吉，那女人到底什麼來歷呢？」

「嘿！什麼海產店的女兒，完全一派胡言。……你聽過萬古燒（譯註六）嗎？」

「沼波五左衛門嗎？」

此人原是商人，善解風流之道，喜歡品茗，精通製作陶器，同時又擅長交趾及荷蘭的彩色釉畫，故在三重郡朝日村開一座窯，但是不賣，只贈送玩家。後來被召往江戶，居住於十梅村，從事製作將軍家的茶器。其陶器精巧，釉面繪有彩畫，獲賜「萬古」之印。雅好此道者皆不惜千金購得。

「那女人就是沼波五左衛門的孫女。」

「嗯。」

「五左衛門是個性情十分彆扭的老頭，他連陶法都沒傳給子孫，更奇的是他的遺言。他是出名的富翁，死後留下來的金錢一定是非常驚人的數目，但是他却遺言告訴他的家人，要想得到他的遺產就去找奉祀在熱田神宮的青磁花瓶。那個花瓶已成爲神寶之一，收藏在神宮的內殿，連達官貴人想看也看不到。……所以只有乾瞪眼著急，一過就是數十年。」

「五左衛門的子孫只剩那個女人嗎？」

「是的。……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探聽到這個秘密，正計劃要潛入熱田神宮去偷時，又有消息傳出來，那個花瓶要賞給酬神比武的優勝者，所以我的計劃也泡湯了，而比我更急的人就是那個女人，但她的丈夫又派不上用場……所以最後才出此下策，只要能釣到眠狂四郎，一定能夠成事。」

「知道花瓶裏藏有寶圖的人只有你跟那對夫妻嗎？」

「大概是吧！」

接著狂四郎便不再開口，默默走著。

譯註六：〔萬古燒〕一種陶器的名稱，上有「萬古」字樣，大多以製作茶具爲主。

「眠大爺，如何呢？要不要參加比武？」

次郎吉問，但狂四郎不答。

五

翌日天晴，正適合節日祭典的舉行。

百年吉樹的森林環繞的熱田神宮，今日蝟集著數千民衆，展開祭典的序幕，首先是表演射箭的儀式。海藏門外立起一個六尺高的箭靶，射手有六人——神官二人、中臈二人、巫師二人，紙糊的白羽箭搭在大木弓，天一枝，地一枝，箭靶一枝，放完之後，便在拜殿之南的神樂殿奏太神樂。

樂人吹奏三管樂時，勅使收下前夜獻於祭文殿的牲禮，經過廻廊，進入勅使殿南邊的幔幕內。這是舉行酬神比武的地方。

大清早開始的五十六組的比武已結束，現在——申時的下刻，最後兩名決勝負的劍士正在等候勅使的光臨。

衣冠束帶的勅使閃動身上的佩劍，坐於正面上座，全場隨即靜肅無聲。

而打破這寂靜的是裁判悠長的聲音。

「直心影流教頭，北條彌九郎」

於是那位候在南邊席位的武士便携著三尺餘的木刀，踩著夕陽斜照的白沙地出場了。他一身輕捷的打扮，高頭大馬，足足六尺有餘，年約五十。

接著——。

「圓月一刀流，眠狂四郎」

喊聲一起，全場隨即起了一陣不小的騷動。觀衆發現今日的比武，獲勝者總有一個姓名怪異、身穿黑衣的異相浪人。

最後那個浪人成爲與北條彌九郎角逐的對手，此一情勢一定，全場隨即瀰漫著一股異樣的緊張。

北條彌九郎的名字在尾張一地有著絕對性的權威。

彌九郎乃是直心影流中興的達人「藤川彌司郎右衛門」的高徒，也是唯一獲得其眞傳的人。

直心影流有以下的秘笈。靈劍傳、窮理之卷、目錄、免許、命劍傳。

彌九郎盡得這些秘笈：又獲賜恩師名字的一個字。

既然這位非同小可的劍客參加今天的比武，那麼奪標者是誰，似乎用不著爭論了。

却不料有個浪人以黑馬的姿態出現，威脅北條彌九郎奪標，難怪給全場的觀衆帶來不算小的興奮。

眠狂四郎應聲出場，單手持著借用的木刀，身穿平常的衣服，赤脚。

雙方相隔丈餘行禮，又對著上座一禮。

裁判是尾張藩的教頭、鹿島神道流的芳賀孤心。此人年逾七十，白髮白髯，頗有仙人的風采。

彌九郎與狂四郎各挪退一步，便舉起木刀。

神社內隨即充滿著劍氣。

不知是否怯於那劍氣，數隻白鷺拍著翅膀，騰空飛去了。

彌九郎擺出青眼的架式。

狂四郎是劍尖點在脚前三尺的下段。

雙方有如化成二座獻燈，靜止不動。

間隔九尺。

雙方的眼光都對著對方眉間的中點，眼皮低垂，黑瞳不動，眼睛不眨。

……不知經過了多長的時刻。

彌九郎此刻方知世上除了恩師彌司郎右衛門之外，尚有如此驚人的劍客，他深深感到實力不如人的感嘆。

並非他的劍已老，而是對方的劍含有神秘的魔力。

就在這個時候，狂四郎的木刀似有無形的線牽引著，開始緩緩畫起圓月。

彌九郎的臉孔已蒼白。

從九尺的間隔濛濛昇起的殺氣，使得凝視的千餘隻眼睛眼花撩亂。

最後狂四郎畫完完整的圓月。

剎時，彌九郎的木刀尖有如鴿鵠的尾巴，微微抖動著。

「呀啊！」兩張嘴巴同時噴出生命的火焰。下一剎那，兩者已恢復原來的姿勢。

兩把木刀維持著各自的架勢，爲時大約從一數到十，最後彌九郎的姿勢徐徐前傾。

彌九郎的身子發出鈍響，俯伏在地時，狂四郎收刀，深深一鞠躬，也對著正面一禮，才轉身。

隔天早上，狂四郎屈肱當枕，仰臥在庄內川堤岸的斜坡。

他的身邊風小僧面露喜色，說道：「眠大爺，借我看一看。」伸手將那白布包裹的東西取近身邊。

他解下白布，看見桐箱的蓋子寫著『砧手花瓶沼波五左衞門作』，不禁連連拍手叫好。

次郎吉鄭重其事地打開蓋子，伸手進花瓶，叫著：「有了！有了！」

但當他將取出的紙條攤開一看時，却洩氣地說道：「這、這到底……。」

狂四郎默默接過手一看。

上面寫著一行蒼勁的字：『散而無踪者花火哉』

「哈哈哈……」狂四郎嘴裏爆出大笑，笑聲傳得遠，也傳得高。

不知爲何，笑聲中却帶著空虛不實的音調。

第二十八章　槍與驕姬

一

和煦的春日普照一望無際的琵琶湖，風勁大，帶着寒氣，給湖面吹起三角形的波浪，把岸邊的蘆葦由西倒向東。

呼呼的風聲中，夾着搖槳聲，此時正有一條船刻出湖面。

那是要渡往大津的船。

乘坐的人只有眠狂四郎與鼠小僧次郎吉。雖然如此，這條船並非他倆獨包的。

在這種颳大風的天氣，旅人除非急着趕路，否則儘可能避免坐渡船。因爲從比叡山吹下來的疾風，所謂「比叡下」往往使船隻遭到翻覆的厄運。

一般東海道或中仙道之旅，從分岐點的草津宿走野路到瀨田，再走小橋、大橋總共一里的青柳橋，即到大津。

狂四郎他們本來打算如此走法，但是走到堅原一帶時遇到一名船伕。

船伕招攬說：「不坐船嗎？當年明智左馬之介坐船過湖，提着扇子，頻頻喊着眞是絕景、絕景……」（譯註一）

於是狂四郎答說：「也好，就讓明媚的風光來洗滌我跟偷兒的心吧！」

湖上一里風景果然絕佳。

右邊可見到三山、鏡山、八幡、長命寺、伊吹山的峻峰，左邊有日枝、比良的高峯、志賀、唐崎之松、堅田之浦，湖面映着春天的翠黛，山光水色，享有近江八景首屈一指的勝景。

譯註一：明智左馬之介乃明智光秀的堂弟，本能寺之變任先鋒，過琵琶湖之前已一連敗仗，過湖旋即被圍，自刃。

但是那兩名船客——狂四郎却仰臥在船上，次郎吉則專心品嚐他在草津購買的大餅。

船伕並未表示不滿，默默搖着槳。

次郎吉吃完後，開口說：「喂！船伕，怎麼默不作聲，唱一首歌怎樣？」

「好呀！」船伕清清喉嚨，便五音不全的大唱起山歌。

狂四郎望着滿天的雲海，突然感覺他的記憶中似乎也曾有過像現在這樣仰臥在船上，望着與現在一模一樣的高雲。狂四郎直望着那一輪赤紅的雲輪，心想，是呀！的確跟這完全相同的雲……。但是怎麼也想不起來。

其間——傳來一陣比他們這條船更快的槳聲。

——啊！是的！

在狂四郎的記憶中復甦起來的是，十年前他在瀨戶內海的孤島時，老劍客琢磨他的劍稟那一天的情景。

那一天狂四郎刻獨木舟出海，海面比今日這琵琶湖更平靜，萬頃的蔚藍間，他仰臥在船上，全心全意在思考師父教給他「一刀流」的精奧。

其師授予天中地陰陽的五形之後，便要狂四郎修習其精奧——水月之位。「新影流」以陽中之陽採上段；「一刀流」爲陰其式採下段。陽中之陽，發而落於陰。陰中之陰，發而具陽剛之功。其師是要狂四郎修習在陽刀的架勢中有着宛如月映於水面的表象——無遠近的差別，不可捉摸，若用手一碰即生起漣漪，碎掉了，但隨即又重的在即回到圓謂流通圓轉，無始無終，無窮無盡。這與柳生流新秘抄的月陰、山陰的架勢有着異曲同工之妙。

當時狂四郎仰臥在船上，手抓着木刀，凝視着太陽。當然隨即眼花撩亂，失去視力。

此時其師刘船過來。

狂四郎刹時快如水鳥躍起身子，對着其師，採取木刀尖點在脚前三尺的下段。

他睜大雙眼，但是瞳孔映着太陽，無法辨識師父的身影，然而周遭的一切却反而看得極爲清晰。

狂四郎盯着見不到身影的師父，緩緩地在自身的周圍——他所能見得到的視界，畫起圓。

當木刀又恢復到下段的刹那，他發出呌一聲喝，把身子化成怒濤，躍進師父的船，其師也用木刀招架狂四郎那飛電的一閃。

「好！狂四郎……」其師大叫。

圓月殺法便是如此產生的。——當時天空也是滿天的雲海。

二

狂四郎花了老半天才想起原來是他領悟獨門劍術圓月殺法那天的景象，不免感到苦笑。

他的劍法便是這樣仰臥在船上，偶然想出來的。

月亮與太陽是相對的——陰形的架勢便由此得到象徵。

狂四郎的意識突然回到現實，因爲他聽出傳來的搖槳聲並非僅僅一條船。

有兩條船以相同的速度自後方趕來。

狂四郎頓時起了警覺，他對於察知敵意未曾失誤，關於這一點此地似乎不必再多言了。

「次郎吉，到底什麼樣的人接近我們？」

「嘿嘿！您的鼻子眞靈，聞到香味了嗎？湖上開了兩朵大花，左邊是花，右邊也是花，比近江八景更賞心悅目。您不妨也起來欣賞欣賞。」

「你是說都是女人嗎？」狂四郎縐起眉宇。

「很漂亮呀！……每邊各三人，依我看來是大官顯貴的妻妾帶婢女乘船兜風的樣子。」

「嗯！難道這琵琶湖也有水瀨精……」狂四郎喃喃說着，但並未起身。

——看她們搞什麼花樣？

狂四郎聽說對方是一羣女子，心中不免感到一些詫異，他依舊保持他一貫的作風，以靜制動

到時再隨機應變。

兩艘船逐漸趕上狂四郎他們這條船，三船並行時，那兩條船便縮短距離，靠攏過來，頗有挾持之勢。

船上的人都穿得大紅大綠，眞是琳琅滿目，誠如次郎吉說的，宛如在湖上開出鮮艷的花朵。

岸邊的人遠望之下，這三艘船就像偶然並行在一起。

而船上那些女人也裝得就像這樣，她們一律未去瞧中間那條船一眼，似乎在欣賞着這美麗的湖光山色。

船與船近至四尺餘時——。

左邊那條船有個女人立起身。

這時仰臥的狂四郎偶然與那女子視線相接，那女子竟嫣然一笑。

容貌不算嬌美，但那對水汪汪的大眼睛却能暫時吸引正視她的人。

女子隨即舉脚跺至船舷，露出白細的小腿，下一剎那，女子脚尖用力，整個人便高高躍起。

接着火紅的內衣，水色的薄絹，青葱一般的大腿交纏在一起，掠過狂四郎眼前。

狂四郎一驚起身時，那女子已自左邊躍到右邊的船上。

實在驚人，她輕輕一躍，竟跳越丈餘。

而且她的右手携着一條繩子，繩子還懸掛着鈎，鈎走狂四郎身邊的包裹。那包裹是狂四郎日前參加燒田神宮的酬神比武，擊敗北條彌九郎獲賜的神寶花瓶。

「哈哈哈哈……」左右的船上同時響起清脆的笑聲。

「眠狂四郎，……抬頭看仙女下凡的滋味如何？」說話的人是站在右邊船尾的女人。她是羣女的頭子，態度顯得特別趾高氣昂，衣服也與衆不同，年紀大約才二十出頭。

狂四郎的臉孔原就蒼白，此刻則更爲冷肅、慘白。他從未蒙受過此等的屈辱。

他那從不在擧止言辭表現憤怒的虛無的性情，此時總算也有助於他保持冷靜。

「請問姑娘，惡作劇的理由何在？」

「理由嗎？沒有，本姑娘只是看不慣你打敗當代的高手北條彌九郎，所以才動手搶你的獎品。」

「妳是說只是開玩笑？」

「不錯，你就承認你太粗心大意吧！」

的確是大意。對方輕紗魅影，敞露下身，飛天而過，的確是大出他意表的妙計。

「眠狂四郎，今天大概是你一生最大的糊塗吧！看一眼天女下凡，丟了苦心得來的獎品。」

「依我看來，妳是官家的夫人吧？」

「想知道的話，自己動手去調查。」

「好，我是個天生頑劣至極的人，既然見識了妳的奇招，自當採取很絕的方法取回花瓶。」

「先別誇口，眞的搶回去再說吧！」

雙方一問一答一間，船與船之間已拉開三、四丈遠了。

那兩艘得逞的船便全速開走了，狂四郎回頭看船伕，責問：「喂！怎麼啦？」因爲他們的船靜止，尙未開始刻動。

「他嚇一跳，連槳都掉了。」如此說的次郎吉，也面帶恍惚，似乎還忘不了剛才那一幕。

「槳掉了？」狂四郎只望了船伕一眼，未再多說。

狂四郎他們的船被漁船拖抵義仲寺前的松本渡口時，正好逢上欣賞八景中的瀨田落日。

船靠堤岸時，狂四郎起身，假裝要上陸的樣子，但却突然一躍，抓住船伕的胸膛。

「幹什麼！」船伕扳起臉孔，面露怒容。

狂四郎冷冷說道：「對了，你現在的臉孔分明是武士的臉孔，你在沒掉槳以前，我就看出你是那潑辣女人的手下。你剛才在湖上唱的歌，明明是越復地方的民謠。琵琶湖的船伕居然唱越復民謠，而且唱得那麼好，你是越復人吧！而那女

人就是越復侯的老婆吧！」

三

太陽下山，湖岸點起方便湖舟辨別方位的高燈籠，湖畔成排的茶屋亮起燈火，把湖面照得通明——。

頭纏宗十郎頭巾的眠狂四郎與盜人冠的鼠小僧次郎吉經湖畔的大街走到官道。

從告示牌的位置到黑門叫「八町」，這一帶是行館、客棧及茶樓酒肆，人潮擁擠。自京都三條橋起程五十三站的第一站是大津，當時客棧有一百三十家。

狂四郎與次郎吉停步的地方是一處名叫「肥前屋」的行館。

行館周圍有布幔圍着。

此地是那狂妄女子的下榻之地，其實她是將軍德川家齊的千金高姬。

她嫁給越復守，但丈夫早逝，於是她便過起放浪不羈的生活，常常找藉口上江戶、京都遨遊。

德川家齊共有子女五十餘人，這些兒女並以在全國各地演出各種悲喜劇出了名。加賀前田家被强迫接納一個年僅七歲的溶姬，爲了迎娶才建造了現在的東大赤門，同時還必須收留陪嫁大上臈以下八十六名女中，而身爲百萬石的君主竟必須忍受被這些女中喚着「加賀守、加賀守」的屈辱。尾州家前被迫收四次養子。水戶家却因，迎娶峰姬，每年可得二萬兩的化粧費，對拮拒的財政上大有彌補。福井的松平家則娶得淺姬，增封二萬石，但因此却必須收盲目的民之助做爲養子。

高姬也是帶着每年有三千兩化粧費的條件嫁到越復，而身爲遺孀之後，這筆錢便可隨心應用了。但去年，西丸老中水野忠邦，向本丸老中水野忠成追查幕府財政窘迫的原因後，下令取消了所有將軍子女的化粧費。

高姬在衆子女當中是獲得將軍殊寵的人之一，但礙於規定，同樣取消化粧費。至於她喜歡出

外遊歷，却無人阻擋得了。

尾張大納言是高姬之弟，所以在此逗留數日時，正好趕上熱田神宮的初午祭，她必定在酬神比武場觀看眠狂四郎擊敗北條彌九郎了。

「次郎吉……。」

「什麼事？」

「你從外面能看出行館裏面的大概嗎？」

「沒問題。」

「好，那就你由去查明了。」

「我試試看。」次郎吉點頭，便離開狂四郎，沿着布幔，隨即消失在彼方的漆黑中。

鼠小僧至今已有潛入八十餘家官邸的經驗。

四

高姬在行館的上房，懶散地倚着小凳子，唱着前回到江戶時學到的『吾妻八景』（譯註二）

譯註二：〔吾妻八景〕曲名，歌詠江戶八個名勝。

這時有個盛裝的民家姑娘捧着一個盒子進來，平伏說道：

「稟告夫人，這幅浮世繪請夫人笑納。」

「噢！眞週到，妳是這家肥前屋的女兒？」

「是。」

高姬緊盯着那姑娘，她的眼神突然閃爍着妖媚的光芒。

「過來一點。」高姬命令着。

那姑娘畏畏縮縮的膝行靠近，高姬伸出手一把握住她按在榻榻米上圓渾渾的手。

姑娘一驚，縮回身子，高姬又命說：「再過來一點……」使勁將她拉近，用力緊緊抱住。

「怎麼發抖呢？害怕嗎？」

「不……不……」

「來，我教妳一些新奇的刺激。」高姬伸手把對方想側開的臉扳回來，硬把嘴唇印在對方那顫抖的嘴唇上。

高姬的十根手指撫摸着對方的頸、肩、胸、

。上唇嘴的抖顫'那方對在印疊唇把硬，來回扳臉的開側想方對把手伸姬高

腰，而且嘴不離開對方的嘴。對於這位放蕩的遺孀而言，挑動別的女人似乎是無上的快慰。

「小姐！……」有人冷冷出聲，高姬這才放開那姑娘。

那姑娘似乎變成白癡，忘了告辭，恍恍惚惚立起身，轉身走了幾步，撞上柱子，巍巍顫顫地出去了。

從簽間進來端坐在六尺前方的人便是那位在湖上飛越丈餘的女子。她的膝前放着從狂四郎搶來的包裹。

她的表情有如木雕像，裝做對於主人的行爲毫不介意，說道：「請小姐檢查一下花瓶……」

「說的也是。」高姬取出花瓶，先望了一會說道：「綱代。」

「在。」

「假如沼波五左衞門眞的在這花瓶裏放着他的藏寶圖的話，功勞最大的妳，應該得到多少報酬呢？」

「先找找看再說吧！」

「假如寶藏有十萬兩的話，一、二千兩的酬勞妳不會滿意吧！」說着，高姬哈哈大笑。

原來高姬也探聽到這花瓶的秘密，所以才動手向眠狂四郎搶奪。娘家接濟無着的她，當然多方用心機找財路。

高姬把花瓶放在膝上，伸手進瓶內，取出那張使得次郎吉發愣、狂四郎大笑的紙條，但是看完那句戲弄的詞句，高姬依然面不改色。

「看樣子只好搗碎這花瓶了。」

「……？」

「笨頭腦的人看完那一行字，可能要失望，但是我不會上當，依我看來，五左衞門一定把寶圖藏在粘土裏面，再拿到窯裏燒。他的用意是要把寶藏送給聰明的人。」

正當高姬在誇示她的智慧時，綱代突然面露緊張，用手勢制止高姬，她則一躍，抓起架子上的長矛，並發出一聲不讓鬚眉的吆喝，對着天花

板刺出一槍。她感覺已刺到人了。

奇怪的是對方却消失了。

綱代偵察一會，再度發出呌喝，又對另一處刺出一槍，但已無應手的感覺。

「刺客！快抓刺客！」

叫喊一起，整座行館便亂成一團了。

不久——不，應該說瞬時之後，負責警衛的人們發現有個黑影掠過白砂的庭院，朝噴泉對面的樹叢跑去。於是那些衞兵便蜂擁追去了。

透着月光，那黑影分明跛一條腿。

衆人追到噴泉的苑路時，眼看快追上了，但却停下來，聚成一團。

原來又另有一個黑影護着那跛脚的黑影，宛如幽魂一般立着。

「你先走，次郎吉。」說着，戴宗十郎頭巾的黑影似乎自尋廝殺一般，緩緩向前走二步。

「你是何人？報名！」

黑影的回答竟是極盡諷刺，只聽他緩緩吐出五個字：「大伴的黑主。」

那是早在十世紀的延喜時代，在這大津的湖濱代替國司打發宇多天皇的六歌仙之一的名字。

高姬來到砂庭的中央，望了一會，湊近綱代的耳畔說：「是眠狂四郎。」

接着隨即傳來狂四郎清晰的聲音：

「請你們轉告高姬，我們並非來取回花瓶的，我們覺得高姬並非只爲了好玩，才搶走花瓶，所以才來確定一下。本人已準備了很絕的方法回敬高姬……。」

狂四郎話未說完，已有一名衞兵在月下閃動刀光。

下一剎那，那名動刀的人却掉進池裏，響起極大的水聲。

五

翌晨——辰時。

大名行列靜肅地從行館出發了。

在參觀過石山寺後，即要前往京都。

最前面是金紋的衣箱，除了羅紗鞘的鳥毛槍之外，還豎着兩把掃刀，而衣箱之多正表示行列的主人是女性，其實從女中人數多於衞士這一點也可以看出。

但每一張臉孔與其說是爭奇鬪艷之色，勿寧說是帶着異常的緊張。

原來行列在即將啓程時，那些衞士、隨從已一再受到叮嚀，必須嚴加戒備，因爲那個耍弄妖劍的一代高手眠狂四郎隨時隨地可能襲擊他們。

但是從馬場到西莊這一段最令人擔心的樹林地帶却安然無事地通過了。

走過膳所，來到粟津松原時，行列中的人們總算鬆了一口氣：大致不會出來了。

就在那挺大轎子即將通過架於新堀的橋樑時，不知什麼原因，轎子却停了，其實並非轎伕停下來，因爲他們也很訝異的想走，但却走不動。

轎子宛如也有意志似的，停下來不動了。跟隨在轎旁的綱代及轎前轎後的守衞都滿臉狐疑地面面相覷。他們都很清楚的聽見了怪聲。

唯一驚訝得瞪大眼睛的人是轎內的高姬，她之未發出叫喊，倒不是膽量大，而是衝擊太大了。

有一桿長矛穿過她的膝間，矛頭停在她的鼻前一寸左右。

原來那桿矛貫穿橋板與橋底，穿過她的胯下，從她的膝間冒出來。

眞是令人叫奇的魔技。

高姬咬緊牙關，用顫抖的手解下捲於矛頭的紙條：

『本人自地下索回夫人自空中奪去之物，倘若拒絕，請當心本人另備有一槍，可自臀部貫穿頭頂。

眠狂四郎』

高姬伸手打開窗子。綱代探頭一看，驚得花容失色，險些叫出聲。

高姬無奈地把身邊的包裹交給綱代，綱代提着走到橋邊，悄悄放下，於是又另有一把矛槍自橋下伸出來，鈎住包裹的繩結，取回去了。……這些動作都在無言之間進行。

於是行列安然無事，再度靜肅地前進了。

第二十九章　京之雨

一

大津到京都的一重路是山道，水光山色另有一番景趣。經大谷、追分、橫木、四之宮、奴茶屋、藪之下、日之岡，便是京都，又經蹴上、粟田口、白川橋，便是三條大橋。

一種奇怪的旅人心理，從江戶走了十幾天的東海道，即使他是往鹿谷方面或鳥邊山方面去的，但是脚如不踩上三條大橋的話，便不能算數。

眠狂四郎不理會這種規矩，他之所以從粟田口直趨青蓮院，倒不是故意耍拗，而是想找個適當的地點逮住那個尾隨在他後面的人。

他在蹴上一帶便已察覺後面有人跟踪，是個眉毛剃掉的女人，留下二撇青痕，身穿黑領的短襖，著水色的裙子，隱約露出膝蓋以下的小腿，打扮得極爲花枝招展。

狂四郎緩緩走過青蓮院前面，這一帶行人稀少，而那女子居然保持一定的間隔跟踪著，狂四郎不禁對其膽大稍覺佩服。

天候宛如進入送走春天的梅雨期一般，感覺上濕濕粘粘的，很不舒服。

大清早開始，天空便陰霾得似乎隨時可能降雨，來到知恩院前面時，白色的雨幕終於不聲不響的自華頂山的方向壓來。

狂四郎並未加快脚步，他登上石階，走進樓門下。

緊接後面那個跟踪的女人也很大膽的快步跑上來，與狂四郎隔著一根粗柱子。

雨勢極大，似乎要打碎這座山門，而且帶來薄暮的昏暗。打在道路及石階的雨滴，激起極高的飛沫。

「噢！好大的雨……」那女人在胸前拱起雙袖，蹲下來，觀賞著這陣驟雨。接著還很大方的

向狂四郎搭訕說：「看樣子今年大概沒有春天吧！相公。」

狂四郎默默，讓那女子直盯著他的側面。

那女子並未發覺狂四郎此時的沉默正意味著他備有可怕的回答。

「哎呀！忽冷忽熱，忽晴忽雨，連花也都失色了。」女人如此說著，便開始悠哉地唱起流行歌謠。

「喂！」狂四郎突然出聲打斷歌聲。「失色的大概不只是櫻花，妳有沒有想到妳也可能在這下雨天被踩躪？」

女人在薄闇中望見狂四郎冷笑，這才心生恐懼。

「站起來，妳這樣蹲著，我一刀剛好砍掉妳的腦袋。」

女人一聽，畏畏怯怯地望著狂四郎，連忙想起身，但全身乏力，起了一半，又蹲伏下去。

狂四郎看在眼裏，說道：「妳膽量好像不小，但是妳還是不能勝任這項任務。」

「……」

「命妳來跟踪我的人未免太大意了。……先說出妳的姓名地址，京都地方我人地生疏，多一個熟人也不錯。」

二

雨歇了。

烏雲也一下子開了，甚至還透出了淡淡的薄陽，狂四郎對著緊貼著柱子，儭儭立著的女人說道：「有緣的話，我們還會再見面。」說著便走下石階離去了。

那女子招認如下：她，名叫「小春」，居住在五條大橋左邊的巷內，教歌謠及舞蹈。她並非衙門的線民，她跟踪狂四郎係受所司代府邸的總管之託。

狂四郎有把握其凝視的眼光足以使那女子吐實。

狂四郎也相信她是受所司代府邸的總管之託，因爲將軍的千金高姬在大津被其嘲弄，絕不會就此罷休的。

高姬一定委託所司代查出他的住處，而那位總管之所以派遣一個在街坊教人歌舞的女子跟踪他，正表示那位總管太掉以輕心，這必定是因爲高姬未全透露實情，使得總管草率行事。

狂四郎朝東大路走去時，小春從柱子後跑出來，出聲想叫住狂四郎。

小春目送著狂四郎離去，突然衝動的從其背影感受到非常强烈的魅力。她的內心湧起一種未曾有過的、難以名狀的疼痛。

狂四郎頭也不回的離去了。

未久，漫無目標的狂四郎已繞過八坂神社，出現在祇園後面的巷子裏。

一來到這個區域，氣氛一下子輕鬆起來，帶著生氣盎然的氣息。身穿綺羅的女人們，拎起裙角，避開水窪，對著迎面走過的人微笑點頭的樣子，使得這幽暗的小巷更形增色不少。

此種情景狂四郎在江戶的深川是看慣的，但感受的印象却完全迥異，不可思議的是，連房子的樣子、三絃之聲、藝伎的衣裳……這座城市所散發出來的氣氛似乎都帶有京城的優雅。

京都是尙古，尊重傳統的地方，龍澤馬琴在『羈旅漫錄』寫道：洛中半皆妓院。它的繁榮便是如此洗鍊、沉靜。

——找個地方歇一歇，就是聽聽京都口音也好。

狂四郎想著，緩緩在路上走著，在一條寬僅可容一個人出入的小巷口有個小女孩，見到狂四郎，便出聲：「啊！」

狂四郎定睛一看，對著那位睜大眼睛，直盯著他的女孩，和顏悅色問道：「有什麼事嗎？」

女孩衣裝簡陋，手裏挽著花籃。原來是在這花街賣花的女孩。

狂四郎一問，女孩隨即害羞地低下頭。

女孩再度抬起頭來，表情很認眞地說道：「叔叔，要不要我娘？」

狂四郎走過去，把手按在瘦弱她的肩膀，問道：「爲什麼見了我感覺害怕呢？」

女孩再度抬起頭，表情認眞地說道：「叔叔，要不要找我娘？」

女孩大約十歲左右，長得眉目清秀，討人喜歡，從其口氣及用字可知是武士家的子女。狂四郎一時也啞然了。

短暫的沉默之後，狂四郎才問道：「妳每天都在這一帶招呼客人嗎？」

「不，今天才第一次。」女孩哭喪著臉，怯怯地回答。

「是妳自個兒的主意嗎？」

「是的……」女孩明顯點頭。

「如帶我到妳家，妳娘會答應嗎？」

「我娘說過她打算最近要賣身算了。」

這女孩大概還不懂得所謂賣身或男人找妓女意指什麼，她只不過天天在這花街賣花，久而久之知道那樣做可以使得女人生活寬裕。

「妳爲什麼不選別人，偏偏選上我呢？」

前年夏天，狂四郎曾在澁谷宮益町的御嶽神社嚇跑做遊戲的小孩。當時在旁的老人——「樂水樓的」松平主水正，指出是因爲他那血腥的劍氣嚇壞了孩子們。（見第一部）

女孩默默指著狂四郎的衣紋。

「爲什麼呢？」

「跟我爹的衣紋一樣。」

衣紋是龍膽紋。是美保代縫製的，當初她曾問說：「用什麼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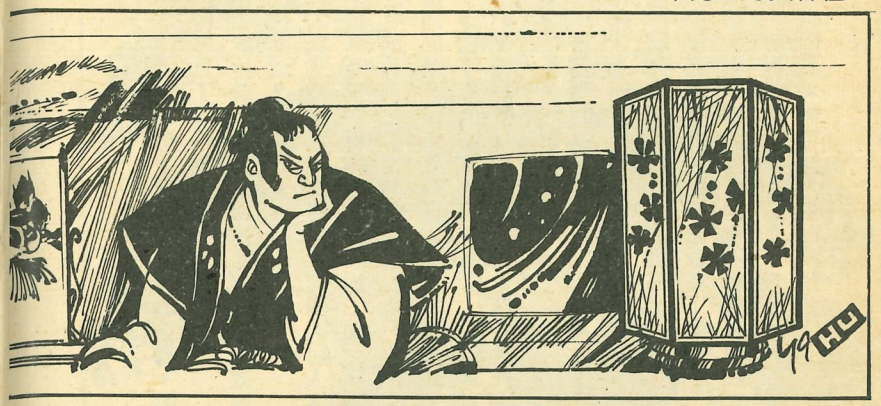
狂四郎答說：「我出生的家庭沒有家紋，就借用妳家的吧！」

結果用龍膽紋，這大概是美保代的家紋了。

所以狂四郎聽女孩一說，當下便湧起一個直覺。「好，到妳家……」

三

狂四郎在女孩的帶路下，走經如意山下，從



南禪寺道轉入鹿谷的聚落時，天已色黑。途中，他請女孩吃晚餐。

女孩的家不在聚落內，必須沿著廢寺的土牆走一段漆黑的坡路。巨樹蔽空，竹林也多，其實僅僅漆黑便足以造成陰森的氣氛，也有夜鷹在啼叫。

「晚上妳也走這條暗路嗎？」狂四郎一問，所得的回答是「每晚」。狂四郎微感心酸。

他只有在看見不幸的小孩爲了生存而吃苦時，他那虛無的心才會湧起熱血。

「叔叔，到了。」

女孩所指的房子，單從透出的燈光一看，得荒蕪不堪，但是種著樹籬，院子也大，氣派顯相當不小的樣子。

——失意的公卿別莊吧！

四狂郎邊想著，就對女孩說：「妳先進去跟妳娘商量，答應的話，再出來叫我。」

狂四郎之所以來，並非爲了那種簡單的目的。他另有其他用心。當然他也打算資助若干銀兩而後離去。

女孩奔入之後，讓狂四郎等候甚久。

——不知鼠小僧那廝現在怎樣？

他把脚受傷的次郎吉留在山科的古寺，並把沼波五左衞門的花瓶交給他，吩咐說：「你可以搗毀它，找找看有無藏寶圖。」

最後門終於開了，背負燈影的少女一現身，狂四郎便走過去。

狂四郎見她臉上留著淚痕，笑說：「挨罵了？」

「是的……」女孩頷首。

屋內與其說打掃得乾淨，勿寧說宛如空屋，沒有一件裝飾品，空曠泛清。

「在那邊……」

狂四郎朝女孩手指的方向走去，毫不猶豫的拉開映著燈影的紙門。

在昏黃的燈光下，床位已舖好，有個身穿男

服的女人低著頭，面對牆壁坐著。瘦瘦小小的，令人望而惻隱。

狂四郎看出對方病魔纏身。

「歡迎您的大駕。」女人出聲招呼，依舊側著臉。

狂四郎故意裝做心術不正地繞到女人面前，當下不禁縐起眉頭。

女人戴著能面（譯註一）是所謂「小面」，表情柔和。到底是爲了不堪賣身的羞恥，抑或爲了掩飾憔悴的病容——大概是其中一項吧！

狂四郎先自懷中取出一兩的金幣，丟到女人膝前。

「够嗎？」

女人驚於金額之多，而擡起能面，望著狂四郎。

「妳先就寢吧！」

譯註一：〔能面〕能樂用的面具，能樂是日本一種古典樂劇。

「……好，好。」

狂四郎冷眼注視著女人立起身，寬衣解帶。意外的是，粗糙的外衣之下居然穿著高貴的綢緞襯衣，令人感覺是在匆忙之下穿起唯一僅存的少女時代的衣服。

女人悄悄躺在床上時，狂四郎依然雙臂交叉胸前，說道：「我花一兩並非爲了得到妳的身體，妳的身體好像值不到一兩，我想得到的是妳的身世。」至於能面之下，露出何種表情呢？——大致是可以想像得到。「我今天初抵京都，正好遇上妳的女兒，說來應該算是緣份吧！……妳丈夫去世了嗎？」

女人並未回答，相對的想起身。狂四郎阻止她。

「……還活著。」

「我也有這種預感，人在什麼地方呢？」

「被捕，關在所司代官邸的地下牢。」

「所司代官邸？」

若非衙門拘禁，便是政治犯了。

「妳丈夫是浪人嗎？」

「是的，長久以來一直在備前的閑谷黌教朱子學，三年前有人計劃在京都興建學校，所以應聘搬到京都來。」

「原來如此，……」

狂四郎也知道做爲反對幕府將軍制度的尊重思想，最近很明顯的逐漸在擡頭。寶曆年代的竹內式部事件，明和年代的山縣大貳事件，直到寬政年代的高山彥九郎的國土浪遊，朱子學者之間已公然提起其信條之一的春秋尊王大義，責難幕府的御用學者林家歪朱子學的根本。御用學者之中也出現諸如柴野栗山、尾藤二洲等的正名論者，不諱言正名分。

沿襲二百數十年的階級制度隨著財富的均衡分配遭受破壞，便顯得弊病百出了，對於幕府單本位政權的批判使自然而然的與國典的研究者的思想結合了。

雖然尚未瞭然地轉移到倒幕運動的趨勢，但是天下的大勢潛移默化，朝尊重主義前進，已是不容置疑的了。

就以今年的正月來說吧！廣泛流行江戶的流行歌業已顯示出此一機運已傳遍庶民之間。

菊花開　葵花枯

西邊有馬轡聲

想遊江戶快趁早

未久將夷成武藏原

此思想雖說目前不至於妨害或危害到幕府，但幕閣未雨綢繆，以期斷禍根於未然，也是無可厚非的。

這女人的丈夫是朱子學者，他必定是公開倡導正言論，才遭到逮捕。

「還有一項想請教妳，就是妳丈夫的姓名？」

「這……」

「那由我來猜，要是我猜中的話，妳也不必

說出他的姓名。……妳丈夫是否前任的所司代太田備中宗的親人？」

太田備中守資愛——亦即美保代之父。寬政年間的尊號事件，他挾在皇室與幕府之間，最後切腹自盡。

女人回答說：「太田備中守是我父親，我丈夫是養子，名叫松尾內記。」

「妳是備中守的……，但是我聽說備中守只有一個獨生女……」

「我是側室所出的。」

——原來如此！

狂四郎內心感到黯然。

——這女人是美保代的異母姊姊！

短暫的沉默之後，狂四郎立起身。

「既然人還在，多少總還有一點希望，千萬不可自暴自棄。」狂四郎輕聲說道，轉身要離開時，女人連忙起身，拿下能面，慌忙問說：

「難道你也是太田家的親戚？」

狂四郎反射的側開視線，答說：「不，……打擾了。」

四

——到底什麼樣的人呢？那個武士。

小春躺在床上，在漆黑中睜大眼睛，她原是好睡的人，只有今晚却很清醒，毫無睡意。

她聽所司代官邸的總管說只是一個普通的浪人，可是事實上却不是她所能應付得了的人。總管似乎也不很清楚，所以才委託她跟踪……。

當她被笑說即將被蹂躪時，那種顫慄，實在使她痛不欲生。

但是現在，每當回憶起那顫慄，便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恍惚感覺麻痺四肢……。

——說來我也是女人呀！

小春雙臂交叉，緊抱住胸膛，如此喃喃時。

突然鄰室傳來擊火石的聲音。

小春緊張的望著透進來的燈光，她並不感到

恐怖，她的內心興起一種女性的直感：一定是他！

打開紙門，立在門檻的人的確是眠狂四郎。

「我們大概有緣吧！所以才來借宿。」狂四郎的第一句話。

小春像猛灌了幾口烈酒似的，全身有一種難以言喻的陶醉在擴張。

「我……正在想你呢！」她很自然的說出這句話。

狂四郎笑說：「這樣更好，看來我明天要拜託的事，妳會答應吧！」說著，他阻止即將起身的小春。「我睡妳旁邊就好，反正我不是按禮貌進來的，所以妳也不必多麻煩了。」

翌日午後——。

狂四郎與小春一起坐在所司代官邸的書房。

今日也是陰鬱的天氣，從書房眺望出去奇石怪巖組合而成的乾枯山水的庭院，寂寥之深不禁令人錯以爲是否冬天再來。

稍候片刻之後，進來的人是個高高瘦瘦，年約四十的人。眼神則顯露出此人的善良，難怪他會雇請小春當跟踪者。

「小春，辛苦妳了……。你名叫眠狂四郎，姓名好怪。……高姬好像很生氣的樣子，還以爲你長得多麼兇神惡煞呢！」

接著狂四郎說道：「我有一點小本領想請總管鑑賞鑑賞。」

「哦！哦！……什麼本領呢？」總管手持侍女端來的黑茶碗，顯出半帶傲慢、半帶好奇的態度。

「譬如說……」狂四郎說著，立起單膝。「唷咿！」

他的口中發出吆喝，但身子並沒動，總管看在眼裏的只是狂四郎的右邊袖子稍稍翻動而已。

他的動作快速得令人無法看出他拔出短刀，又收入鞘。

可是總管却感覺他拿著茶碗的右手稍有撞擊

的感覺。而那一瞬過後，他依然好端端的拿著茶碗，而四周也未發生什麼變化。

總管心在納悶，喝一口茶，把茶碗放下，就在這個時候，他才發現茶碗裂成兩半，不禁大吃一驚。

他沒有出聲責備狂四郎的無禮，只是茫然呆呆地注視狂四郎那張冷漠的面貌。

「我就是像現在這樣得罪了高姬。」狂四郎莞爾一笑，隨即目光炯炯說道：「我今天來訪並非爲了向高姬賠罪，而是爲了請你釋放拘禁在貴宅地牢的朱子學者松尾內記。……我猜想這件事你大概可以作主才對。」

總管有生以來首次被人用如此銳利的眼神看著，不禁驚得全身僵硬。

五

雖然夜還不算很深，但鹿谷一帶已漆黑靜悄如深夜，此刻正有一台轎子登上坡路，跟隨在轎後的人是眠狂四郎。

登完山坡，視界隨即豁然開朗，狂四郎認出該房子就在對面，他要轎子停在樹籬前面，然後掀開轎簾，說道：「已經到了。」他伸手進轎內攙扶出來的人是個鬚髮蓬蓬，面色慘白，令人不忍正視的人。一年餘的苦難甚至令人無法猜出他的年紀。

走進大門一看，房子的門扉深掩，連玄關的格子窗也上鎖。

狂四郎攙著松尾繞到廚房進屋，屋內一片漆黑，悄無聲響。

「您的大恩大德眞是一生不敢忘懷。」松尾坐在廚房的地板上，低低垂著頭。

但不知爲何，狂四郎的表情却異常冷肅，直望著室內的方向，隨即默默進去了。

當輕微的臭味傳入鼻孔的剎那，閃電般的直感掠過他的腦海。

拉開紙門，狂四郎暗暗叫了一聲。果然是屍

臭。

門一開，籠罩在寢室內的屍臭一經攪動，隨即嗆得令人難受。

女孩身穿寢衣，臉孔跟就寢一樣。其母趴在其枕邊。

——太遲了！

狂四郎感到非常懊悔，他後悔當初他未更堅定她們生存的信念。

松尾內記則腳步踉蹌地進來，見了這情景，發出一聲驚叫，隨即癱軟在地，狂四郎沒有勇氣看著他膝行爬近其妻身旁。

「何苦尋短見呢？……即使我不能跟你們見面，……你們也應該好好活下去呀！」

松尾每一字一語都像箭一樣刺痛狂四郎的心。

一會之後，松尾回頭仰望狂四郎，說道：「謝謝你的幫忙，你可以回去了。」其表情聲音都洋溢著下定決心之人的沉靜之色。

狂四郎一禮，便離開了。心想：那對母女如未遇見我的話，也不會落到這種下場！

害死她們的人豈不是眼狂四郎嗎？

狂四郎感到內心有種無可言喻的暗澹的空洞。

走到外面，也是下著雨。

狂四郎挪移他那漫無目標的脚，任由雨水淋濕著他。

第三十章　地獄之夜

一

朦朧的月夜。

時刻大約已過初更了。眠狂四郎走在深山的小徑，他前往山科的古寺探望療傷的鼠小僧，但碰巧未遇。次郎吉今晨下山到京都找他了。

從清閑寺到清水寺的山道，路旁是成排的松樹，月光將松枝投影在地面，松枝擋着月光，將地面染得斑斑雜雜的，除了狂四郎的木屐聲，並無其他聲響，一片靜悄悄。

——這一帶是所謂「歌之中山」吧！

狂四郎想起一則與這寂靜的世界頗相襯托的傳說。

古時——清閑寺住着一個叫「眞燕僧都」的人，某日黃昏，他佇在門前，望着來往的行人，突有一名髮型獨特的年輕女郎單身路過，眞燕爲之心動，但因無人可代爲遞信，當下問那女子說：「要到清水寺該走哪條路呢？」那女子望了眞燕一眼，便說：「心術不正，何知正途？」說罷，消失在春靄中。

「歌之中山」這一地名，即出自此傳說。

「慢着！」樹蔭背後突然竄出一道黑影，擋住去路。狂四郎不覺苦笑，他正想着女人，即使妖狐亦無妨，但不巧的是個男子……而且透着月光可瞧出是個邋遢的浪人。

那人雙眼閃爍，挺着胸膛，手搭在劍柄，微微拔出劍。

狂四郎雙手自然下垂，立着不動，也不開口。

「喂！幫幫忙！」浪人說道。

狂四郎爲之慨歎：這還算武士嘛？

狂四郎一眼看出對方十足是個生手，就是說他拔出劍，也未能傷他分毫。

但那浪人却盛氣凌人說道：「武士照顧武士，而且你在這樣偏僻的地方碰見我，算你倒楣。我一向不喜歡騷擾老百姓。」

——還在發抖呢！

對方那來勢兇兇的模樣，映在狂四郎眼裏，反而覺得他是個善良的人。

狂四郎所以未加嘲弄，反而更加關心他，便是因爲這個緣故。

「你搶到錢，打算做什麼用？」

浪人稍沈默一會，才露出堅定之色，說出難言的苦衷：

「故鄉有飢餓的妻兒在等我，我不能空手回家。」

「故鄉何地呢？」

「攝津國武庫鄉。」

「你到京都找官做嗎？」

「不是的。在下仰慕賴山陽，才到京都投在他門下。」

「嗯。你見了賴山陽，發現所聽不符所見，瞧不起他的人格……所以你最後墮落到攔路打劫吧！」

浪人無言以答，顯然這番話，一針見血，刺痛了他。短暫的無言相對之後，狂四郎和氣問說：

「你說你有家眷在等你嗎？」

「妻子跟兒子。」

「你改變心意想回家了嗎？你是否決心這次攔路打劫是最後一次，以後不會再幹了？」

「是，是的……」

「好，我相信你。」狂四郎從懷中取出錢包，遞給他。

浪人接過手，似乎不敢相信那重量，至少有十兩以上。

浪人本想恐嚇一下，豈知反被對方占去先機。正心灰意冷時，對方竟豪爽的把錢交給他，而且是一筆大錢，難怪他要吃驚了。

浪人開口想說話時，狂四郎已舉步離開了。

狂四郎走了大約六、七丈遠，回頭一看，那浪人仍站在原地，一直在目送着他。

「請問尊姓大名，在下叫布施和作……」

浪人大聲說着，但狂四郎却沒有回答。

狂四郎之所以救濟那浪人，無非是經歷過朱子學老松尾內記及其妻女的慘劇。

二

夕陽西斜，一望無際的平野映着若干色調的彩光時，布施和作快步走在武庫川的堤上。堤上的櫻花已開了大約七分，安詳的牛聲則從菜圃對面傳來。視野的盡頭有一片茫茫的海，這是他三年來首次回到故鄉。

他看見路邊有幾個小孩在玩耍，不禁也想找找看是否有自己的兒子吾一，他的臉上帶着慈父的笑容。

三年前，他不顧妻子哭泣着不讓他到京都，不顧一切的拋家棄子，離鄉背井，宛如中了邪，現在想起，不禁感到不寒而慄。他不斷在心裏罵着自己。

當初他閱讀賴山陽的日本外史，受到很大的感動，決心拜他爲師，實踐他的理想。

傳說賴山陽行爲乖張，放蕩不羈，他是芸州廣島藩的儒官賴春水的長男，十三歲寫了一首詩，博得昌平黌的教師柴野栗山的絕讚，十八歲時寫「楠公論」，使得平山子龍爲之涕泣不已。十九歲迎娶儒官御園道英之女淳子，婚禮之夜，却未見其人，三更才酩酊回家，不顧新娘，蒙頭大睡。有了妻室之後，行爲更爲放蕩，外宿妓女處較諸在家多，不顧父母的勸諭，只當做耳邊風，其妻忍無可忍憤而夜半回娘家，他也依舊如此。更有甚者，勞苦的妻子臥病時，他益發在外遊蕩，不回家探望，某夜飄然離開廣島藩。

他的潛逃也是那麼違反常理。賴山陽與在半路上遇見的乞丐換穿衣服，他一身襤褸的逃往福

山。追趕他的人，在姬路一帶向路人打聽，路人說：「前幾天有個乞丐模樣的人在路旁說書，湊路費，從他能言善道，學識的豐富，可知不是普通乞丐。」他最後在江戶被人尋到，帶回廣島，隨即被關在邸內的家牢，但這反而有益於他，往後十年，他專心學問，精研修練，終於在文壇大放異采。「日本外史」一書大半在這段歲月完稿。

這種傳奇的經歷對於有志於儒學之途的布施和作，實在具有着無比的魅力。

——好，我也拋妻離家！

布施和作覺得不如此便顯不出其志之大，他前往京都的「水西莊」造訪賴山陽。

布施早先聽說賴山陽性情峻峭，容不得他人。但布施親眼所見的賴山陽的行狀，無一件不把自己推落至失望的深淵。

他發覺賴山陽是個卑鄙至極的人，他擅長書法，爲世人所公認，故請他運筆代書的字畫頗多，但潤筆費的交涉却較商人狡猾，催收更是火急。屏風、全紙、條幅、扇面，各定有價格，但對方若是豪家，則漫天開價。他更將所獲之筆潤借給大阪商人，放高利貸。

布施和作認爲學者與凡夫的差別在於一擲千金，豪放磊落，愧提及財物，安於貧困，不爲子孫算計；因此他對賴山陽也懷着這樣的期待，結果完全相反。加之，那位賢妻良母之譽頗高的髮妻，若有不愼惹他生氣，便被歐打得死去活來，遍體鱗傷，令人不忍正視。酒醉時，與下等的醉漢並無異處。而在愛妾江馬細香面前，則擺出風雅的墨客作風，布施和作看在眼裏，久而久之，對其豹變之大感到不齒，終而唾棄。

布施和作像解開附身符一般覺醒時，才發覺市井也有數名墮落的武士與他一樣，被「日本外史」蠱惑，前來京都，發現賴山陽的眞面目後，又失望的離去。布施和作一度混跡在這羣人當中，而反動的幕府當局則在取締所謂處士橫議，布

施和作發現他已沾染到所謂不穩浪士的色彩。

——眞是一場惡夢！

回到故鄉的懷抱，他才深深體會到妻與子對他有何等重要。

最後，遠遠望見夕陽中的自家房子時，布施和作的興奮眞是無可言喻。

他進門，望見荒廢的院子，連眼眶都濕了。他呼叫妻的名字，但靜悄悄的室內却無半點回應。

他再度大聲叫着：「小枝！小枝！不在嗎？」

裏面傳出輕微的咳嗽聲，那是老年人的聲音。這房子應只住一對母子才對。

布施和作入內，直接走到內房，這才發現點着燈在做針黹的人是其妻娘家三十多年的老婢女。

「噢！噢！您回來了。……最近耳聾，請您原諒。」老婢女連忙想起身。

「小枝不在嗎？」

「耶？」老婢女一愣。「夫人不是跟您一起在京都嗎？」

「什麼?!」布施愕然。「小枝到京都了嗎？什麼時候？」

「去年年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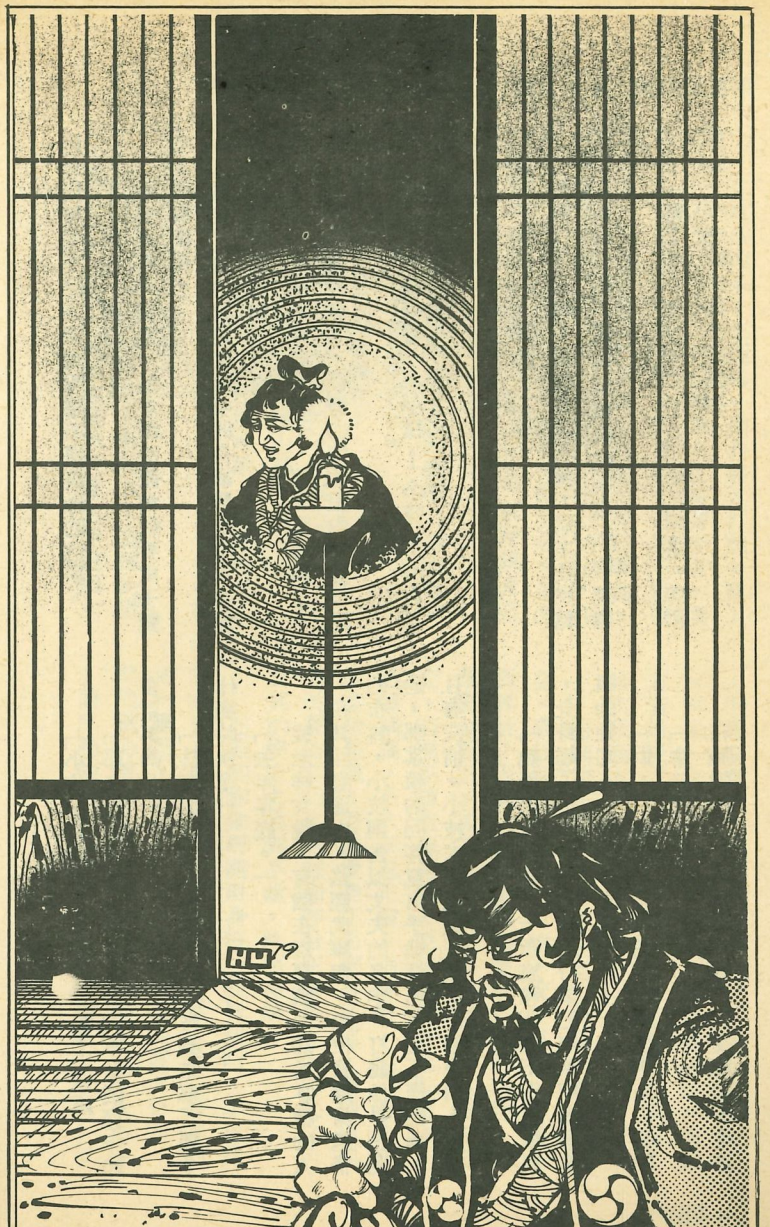
據老婢女說，有個在京都綢緞莊當掌櫃的人，在其回鄉途中，路經武庫鄉，順便賣隨身携帶的布料，小枝則告以丈夫的名字，打聽他是否聽過，那掌櫃的回答竟出乎她意料，他不僅聽過，且有交情。小枝大喜過望，隨即要他帶信，那掌櫃則提議一起到京都。

「她怎麼這麼傻！」布施和作因不安及憤怒，全身起了激烈的悸動。此時業已無須探聽那掌櫃的姓名。「被騙了！傻女人！」

「但，但是……夫人從京都寫過信來……」

「拿給我看！」

布施迫不及待接過信一看，信文流暢，字跡



「她怎麼這麼傻！」布施和作因不安及憤怒，全身起了激烈的悸動。

雄渾，大意寫她已見到丈夫，夫妻一起生活；因丈夫求學的關係，暫時不能返鄉；每月滙錢回家，請代爲照料孩子；丈夫常出外，她也大多隨行，如欲寫信來，請按下列住址，而且務必常告知孩子的消息。

布施瞥見那住址的瞬間，全身都涼了。

東石垣　紅葉屋

那是一家位於加茂川畔的茶屋，像布施這類的窮書生是光顧不起的遊樂場所。

——妻子被賣了！

布施凝視信紙，感覺眼前一片昏黑，他多麼希望能够當場昏倒，以免除這麼大的打擊。

——怎麼辦？

落籍費至少也得一百兩，這數目豈不意味其妻永遠無法回到他身邊？

這時，有個幼童跑進來，喊着肚子餓，他是七歲的吾一。小孩那天眞的叫聲更刺痛布施和作的肺腑。

三

五天後在京都，布施和作背着吾一，走過團栗橋，右轉便是東石垣。雖還在午前，但輕柔的絃歌已傳遍江面。布施咬着嘴唇。

他當然沒有勇氣走到紅葉屋，他只不過情不自禁的一路朝此走來。

他從武庫鄉出發時，滿腦子只想着錢。

「喂，布施！」

一名與他錯身而過的浪人出聲道，布施回頭一看，原來是他一個月前的夥伴津久田，此人劍術高明，又有膽量，做下不少案子，大白天應該是不能公然上街的，但他却依舊到處招搖。

「幹嘛愁眉苦臉，有什麼事嗎？這孩子……」

「我兒子。」

「你……。小鬼看起來肚子餓呢！叔叔請你吃好東西。」津久田逗着小孩，他那張笑臉映在此刻的布施眼裏，顯得大可信賴。

又經一個時辰之後……。

在宮川町小巷盡頭一家下級的私娼館二樓，布施、津久田，另外三名浪人，正舉杯互敬。吾一因旅途勞累，睡在隔房。

五名浪人圍坐着，氣氛顯得異常沈悶。

適才津久田提議「何不好好幹一票，一生享用不盡？」而其他人則默默低着頭，正在反省着一再墮落的自己。

「不要嗎？你們……」津久田打破沈默，大聲吼着。「反正我們是不打算回故鄉的人，但總不能老是靠行騙、勒索過日子，乾脆大大的幹一票，然後逃到江戶……，難道我們有其他路可以走？」

「如果被逮到，會坐牢呀！……」

「成功的話呢？是千兩箱呀！……我有成功的把握，我們要下手的是東姉巷的橘屋。」

經他這一說，衆人不禁都屏息了。

橘屋乃是支配大阪堂島的米市與京都七條米市的巨商。

橘屋雖是米商，但未實際從事米的交易，而是一種壟斷性的控制米市，類似橘屋及少數米商，靠行情所發之財，數目極其可觀。當時一般公認全日本最大發利市的生意是堂島的米市。

位於東姉巷的橘屋別邸係京都米市的實際支配者。賴山陽也透過橘屋從事米價交易的投機生意。

布施和作住在賴山陽家中時，曾奉派到過橘屋，他記得書房掛着一對賴山陽所作的對聯：「市聲忙覺窮陰日。米價低知列國秋。」津久田便是計劃洗劫這家橘屋。

「怎麼樣？要幹就找京都最大的富翁下手，萬一被捕的話，也有面子。……別處我不知道，但是這家橘屋我最熟，連厠所我都查得清清楚楚……」津久田說時，正好有一羣醜貌的私娼進來。「我們先慶祝一下，大家樂一樂。女人！快彈三味線。」津久田起身，拍手唱歌。

布施和作盯着榻榻米的一點，一直在想着，突然眼前一亮，心生一計。

「嗯？津久田一夥人要來洗劫我們？」負責橘屋別邸的大掌櫃爲之啞然，圓睜大眼。

布施和作盤膝坐着，表情極爲認眞。身旁吾一好奇地看着這家大如城寨的房子。

「明晚丑時下刻，一定不會錯！」

「你說說看，你爲什麼背叛津久田他們？」大掌櫃抑制驚愕，轉爲懷疑。

「我不是嚇唬你們。……我何必撒這樣的謊呢？你如不相信，不妨多增加一些人防備，到時你就會知道。津久田本領好，明晚他一定糾集一羣剽悍的武士來……」

「我現在想知道的是你眞正的用心何在？」

布施和作在對方催促下，先是低下頭猶豫一會，最後才鼓起勇氣，說出妻被拐騙到東石垣的紅葉屋，接着雙手按在榻榻米上，平伏說：

「請您借錢給在下，贖回妻子！」

大掌櫃表情冷淡，說：「你來通知我們，實在很感激，但他們敢做這種驚天動地的事嗎？」

「請，請相信我！津久田這個人敢做敢當，他什麼事都敢做。在下最清楚他的爲人！……假如你們還不相信的話，在下可以將兒子留在府上當人質，倘若在下的話有假，這孩子就留在貴府當一輩子長工！」

大掌櫃緊盯着吾一，長相與其父眞是一模一樣。

接着布施和作又致力於誠意的披瀝。大掌櫃最後才勉强點頭。

「好，我暫時留住這孩子，假如我們能順利捕獲津久田，一定致贈一百兩。」

「謝謝您的大恩大德。」布施和作再度卑屈地平伏。

四

次日夜晚，夜已闌，以津久田爲首的五名武士默默走在本能寺後面的僻靜路上，布施和作殿後。

亭旁的公孫樹擋着月光，一片昏暗。

——廝殺時遁逃好呢？還是故做被捕？

布施和作一心在想着如何保全己身，絲毫未察覺迎面有人走來，並與他擦身而過。

那人突然叫：「布施和作——」，他才吃了一驚，回醒現實，他仔細瞧對方，只能矇矇矓矓看出對方的臉形輪廓及浪人模樣的裝扮。

「你不應該忘得這麼快，還沒經過十天呢！」

咬字清晰，布施又吃了一驚，那人豈不是在「歌之中山」濟助他十兩，而未留下姓名的浪人？

「你說要回飢餓的妻兒身邊，沒騙我嗎？」

狂四郎冷冷說道，布施情急，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不是的！我有苦衷！

布施和作在內心如此大叫，但舌頭膠黏着，說不出話，即使他能開口說話，在這情形下，一時也無法將經過作完整的交代。

「什麼事！」津久田轉身回來。「他是誰？」面帶兇色，問着布施和作。

狂四郎則笑說：「這位老兄似乎帶殺氣，你三更半夜跟這夥人在一起……我看我的好意是白費了。」

「喂！你胡扯些什麼！」

津久田微微放低左肩，狂四郎隨即看出那是居合斬（譯註一）的架勢，就說：「田宮流的小輩吧！看來你也殺過四、五個人的樣子。」

居合斬是瞬間的勝負，快與狠是訣竅。勝在鞘內。如被對方識破要出劍，業已敗北了。明知要敗，但依舊要出劍，這是只會居合斬之人的悲

譯註一：〔居合斬〕拔劍又殺人的劍術。

慘宿命了。

「唷！」津久田一劍掄向狂四郎頭上。

下一剎那，津久田與狂四郎互換位置。

而其他浪人則叫嚷着，拔劍圍過來，此時津久田幌了幾步，身體倚在公孫樹的樹幹，慢慢滑落蹲坐在樹下。

狂四郎一刀神速的快斬殺了津久田，隨即探劍尖點地，對着那些人嘲笑說：

「怎麼辦？你們之中本領最好的人已被殺，識相的話，現在脚比手更派得上用場。」

三個浪人逃之夭夭，狂四郎慢步走向布施和作。

布施嘴裏發出怪聲，拔劍出鞘。

月光透過樹縫，照着狂四郎的半邊臉孔，可見到他露出白白的牙齒。

「要想死得像個男子漢的話，不妨殺過來；如果還想活下去的話，就用劍削掉頭髮，二者任選其一。如要恩將仇報也無所謂。」

這時的布施和作感受到徹底的絕望了。

津久田被殺，三個同伙逃掉。洗劫橘屋的計劃已化成水泡，更遑論取得百兩的贖身錢。

——都是遇見這廝，畜牲！

布施和作全身只賸下痛恨與絕望。

「呀啊！」他像一頭受傷的野豬，魯莽的往前衝殺。

狂四郎輕鬆的避開那一擊，隨手給予一刀袈裟斬。

他不看一眼那永遠不能再起的人，收劍入鞘，正想離開時，布施和作却伸出雙手，像要抓住什麼似的，沙啞地叫着：

「慢，慢……慢着！」

狂四郎回頭，銳眼看他一眼，才走近他，蹲下，用其衣服堵塞傷口，將他扶起。

「有遺言交代嗎？」

「求求你！」

五

黎明——。

狂四郎背着幼童走在寒冷的河邊，小少年的臉頰貼在他的背部，睡得很甜。

現在，他聽完布施和作的遺言，深悔自己的輕率，於是前往橘屋領回吾一。

他的懷中沈甸甸的塞滿二百兩的金幣。

他原本無意要無賴的，只想領回吾一，但橘屋雇請的十數名保鏢，見面便不分青紅皂白地喊捉賊，而他又看見吾一被綁着，於是他也火了。

他隨手撿一根木棒，轉眼之間將那些保鏢打得落花流水，之後，他强迫大掌櫃交出二百兩。

——我這個人罪孽太重了，凡是我所到之地，總難免作孽一番。

狂四郎感到他全身流着罪惡的血液，感到陣陣的自我厭惡，邊望着河岸成排的櫻花，只有在這森閑的時刻，美麗的景色暫時能使人減輕心頭的愁悶。

背上小少年的母親所在的紅葉屋就在前面不遠。

第三十一章　阿彌陀峰

一

「明天也是晴天吧！」眠狂四郎仰望著暮色徐徐降臨的春空，自言自語道。

今天一整天天空帶著薄絹的光澤，現在則像撒著若干碎棉，只將那邊緣染成紅色，彩雲即將轉成灰色。

五條坡一家古舊的房子的二樓，狂四郎坐在凸窗。五條坡其實並非坡路，只因它直通鳥邊山，故有此名。

樓下是賣陶瓷器的店舖，店面雖不大，店東却是清水陶器的名匠，與狂四郎係舊識。昨天狂四郎突然光臨，於是在對方的盛請下，便在二樓住下了。

這條路終日人潮川流不息，整天有到鳥邊山賞花的，及參拜清水寺的。尤其今天是涅盤會，更顯得格外熱鬧。

孤獨的人經常把世俗的熱鬧囂嘩當做是與己無關的一個世界來眺望——所以他很中意這個可供俯瞰的位置。

街上人影稀落時，從清水寺的石瓦飛起的燕子羣在就巢之前，習慣地開始在天空畫起圓弧的這個時刻，虛無的業念便在狂四郎空虛的心中蠢蠢欲動，使得他悶悶不樂。

「狂四郎！」

下面有人出聲，狂四郎移開追踪鳥羣的視線一看，原來是小春。

「害我找了一整天，總算讓我找到了。」奔抵二樓的小春埋怨著。上次分手時，小春曾問他要往何處，狂四郎只說要住在一位賣陶瓷的朋友家，並未告以住址。

狂四郎面露微笑。「妳後面好像有人跟踪，假如妳從早上開始找我，難道跟踪的人也跟著大

街小巷的跑嗎？辛苦妳了。」

狂四郎在路上發現小春時，緊接在她後面的人也撞起頭望他一眼，狂四郎直感到那人的眼光分明是劍道鍛鍊的。

「狂四郎，請你不要懷疑我，我完全不知有人跟踪。我只是被所司代官邸的總管召去，總管說我一定知道你的住處，要我交給你一封信，如此而已。」

狂四郎接過小春自懷中取出的信函，邊問說：「總管有沒有威脅妳？」

小春答說沒有，狂四郎撕開信。信文簡潔。

魚樂水，非魚不知其心。鳥要林，非鳥不知其心。劍客欲曝身於白刃下，若非劍客實無法窺其心。汝若是真劍客，當來萬死之決鬪場。螳螂捕蟬，自有黃雀窺於其後，當心危機四伏，如何？此致

眠狂四郎

親不知

記付

時間：本月十五日酉時下刻

地點：阿彌陀峰豊國廟址

狂四郎收信，喃喃說：「難道想讓我葬身在榮華之夢的舊跡？」

小春不安地注視著泰然自在的狂四郎，問道：「狂四郎，發生什麼事嗎？」

「沒有。……何不帶我到一家有好東西吃的料亭呢？」狂四郎手持「無想正宗」起身。（註一）

來到樓下，對友人說：「等一下說不定會有一個名叫次郎吉的人來，到時候你讓他看這封信。」留完話便出去了。

他倆邊走在五條大橋，狂四郎低哼著流行曲。小春聽著狂四郎那低沉的歌聲，不由得悲從中來，興起一股哀愁的情緒。

註一：「無想正宗」狂四郎的配劍，詳見第一部

二

阿彌陀峰——。

它是東山的一峰，高出平地約四百公尺。昔日山頂曾有一座祭祀豐臣秀吉的豪壯華麗的神廟。

慶長三年八月十八日，豐臣秀吉六十二歲駕崩，遵照其遺言，暫且秘葬，因爲大軍征韓，尙在海外。近臣將其遺體秘葬於阿彌陀峰。翌年二月末發表，決定墳塋之塊域，其子豐臣秀賴盡天下之力，諸侯協助，築祠廟於墳上，並在嶺之西建築本殿、廻廊、拜殿、三門、中門、神饌所、神樂舍、馬舍等，規模之大，爲日本首屈一指，元勳近臣皆在其旁築坊舍供花獻燈。然經十七年，元和元年五月，大阪城淪陷，豐臣秀賴自盡，德川家康歸二條城，與德川秀忠商討，隨即砸毀該祠廟，堵塞祭祀之路，禁止祭祀之禮。

爾來二百餘年間——莊嚴宏偉的社殿樓門坊舍及石燈皆因盜賊及風雨而倒塌毀壞，荒廢不堪。

狂四郎在指定的酉時下刻，業已走經新日吉神社，步伐沉著地走在雜草蓬蓬的小徑。

開在蒼鬱茂盛的松樹間的山欄，反射朦朧的月光，在夜晚亦是白淨潔亮，而它的花瓣則一瓣瓣地飄落在狂四郎的孤影上。

雖然對方已對狂四郎做了殘酷的警告：這個決鬪場有伏兵，也有計謀；但狂四郎是冷靜的。他對於冷靜的自己感到不可思議，也感到滿意。

——有人安排好我死的地方。

他雖也有這種預感，但却只像他人的事一樣僅僅掠過腦際而已。

狂四郎也想到從東麓或瓦坡或西邊的醍醐街道，穿過原始的山林，奇襲廟址，但是他之所以不這麼做，而堂堂取道往昔的祭祀的路，走在雜草掩蓋的石階基石，是因爲他不願給他那清靜如水的心境帶來絲毫卑鄙的陰影。

大約走了幾十丈吧——。

來到一處寬敞的空地，可見建築的遺跡，此地以前可能建有一座華表。

狂四郎事先已調查好了，從此更往前走四十丈，就是昔日正殿的所在地。這四十丈是密得連月光也照不到地面的密林。只有這些諸侯種植的風致樹茁壯長大，至今蔚然掩蓋半邊天。

狂四郎站在空地的角落，凝視著形似洞門的祭祀道。

他知道從此開始，步步皆是死地，一樹一木的背後都可能有敵人埋伏。

就像要喚醒狂四郎的鬪魂似的，那洞口突然吹出一陣夜風，吹過他一路走來的小徑。樹木被風吹得搖曳，等到再度靜止時，狂四郎這才意識到他面臨著猛烈的危機。他感到身體起了微妙的躍動。那種躍動跟感受到殺氣而產生了緊張有所不同的。

狂四郎已經習於從對方的殺氣，判斷對方的强弱，但是僅僅凝視對面的密林，便驟然興起了難以名狀的預感，這是前所未有的。

——好！來吧！

狂四郎上從髮梢，下至脚指甲，都充滿著猛然的鬪志，但他並不邁出脚步，他將奔騰的血液收於心，鎭定躍躍欲試的力量，使得呼吸平靜深沉下來之後，他才緩緩向前走。

在密林的入口，他一度猶豫到底以這種步履前進？抑或快跑呢？

但他隨即面帶苦笑，以他平常的步履走進敵陣。他自嘲，連前衞的防備都怕，談何覺悟呢？

非常暗。狂四郎雖有極佳的視力，但連喬木的輪廓都不容易分辨。

咻！

頭上響起弦音，從狂四郎腰間滑出的無想正宗也發出銳利的刀風加以配合。

箭在漆黑中折成兩段，落在地上。

以下約二十步之間，襲擊狂四郎的只有夜

風。

狂四郎依然以其悠揚的步履走進幽冥的死界。

接著——。

「呀啊！」響起一聲巨大的叱喝，威脅狂四郎生命的是一把快如飛電的矛槍。

剎時，狂四郎不聲不響跳起，由下上挑砍斷矛頭，順勢斬殺那立在樹旁的敵人。

那敵人發出怪異的叫聲，他的臉孔自下顎至額頭被斬成兩半。

狂四郎又走了大約二十步。

前方透出淡淡的月光，原來已接近荒凉的廟址。

狂四郎發現該處有第三個敵人躲藏在樹上。

——想試我的本領嗎？

這念頭掠過腦海與樹上轟然響起槍聲是同時。

狂四郎的身子像一只圓球，滾過草地。

密林的出口則現出二道黑影。

距離約三丈。

兩人一起拔劍出鞘，緩緩走近狂四郎。

狂四郎在漆黑中睜大雙眼，聽其跫音。

二個黑影間相隔大約一丈，舉劍下段，步步逼近狂四郎。

而當那雙劍的刀尖來到可充分抵達狂四郎腦袋的瞬間。

仰臥的狂四郎則用其雙踵使勁一蹴雜草掩埋的地基石，整個人滑向兩黑影的中間，宛如仰式游泳一般……。

兩條黑影發出叫喊，同時也揮劍。

但早在此之前，兩者的身體映在地上的狂四郎的視界，顯得弱點畢露，可乘之隙甚多。

狂四郎的身子以極佳的彈力躍起時，他的雙手已握著雙劍。

兩條黑影各中一刀，發出慘叫，俯伏在地。

狂四郎將長短兩劍張開如扇形，奔向密林的

入口。

此時該處已有十數道黑影堵塞著。

正面的敵人聲音低啞地說道：

「眠狂四郎，你眞的來接受挑戰，眞是勇敢！」

「哼！見一斑卜全豹。依我看來，各位是柳生流的門下，就是說你們是御庭番！」狂四郎故露小聰明，激激對方，隨即背靠巨松的樹幹。

原來狂四郎從對方那面對其雙劍所採取的架勢，而識破其爲柳生流。柳生流有兩項絕招「二具足」、「打物」以對付雙方。正面敵人的架勢便是要使出其中的一項。

而那保持著整然聯繫的陣形也告訴了狂四郎，這是一羣他從未曾遭遇過的强敵的集團。

現在的狂四郎勢必要發揮渾身解術，悉數施展他那包含圓月殺法在內的所有一刀流的絕技。

狂四郎獲得其師授以妙劍、絕妙劍、眞劍、金翅鳥王劍、獨妙劍等五項絕招，而他便從此別出心裁獨創出圓月殺法。

換言之，狂四郎對於柳生流的高手而言，是務必要去領教一下的好手。

狂四郎在亂陣中施展風揚，亂曲、分身的神技，早在幕府御庭番之間傳開。

倘若能封鎖他的神技，進而斬殺他，這對柳生流而言，確是一種新絕招的發明。

雖不知他們受到何人的命令，但這些柳生流的高手齊集一堂，準備收拾狂四郎，必有此種目的。

「呀啊！」正面的敵人果然施展出「打物」的絕招，假裝猛然砍向狂四郎的長劍，其實是要擊落狂四郎的短刀。

而狂四郎的左手則一躍、短刀在被擊落之前，像一條白蛇，飛入對方懷中。

狂四郎甚至無暇望一眼自己的神技，他隨即撲向右邊的敵人。

「咔！」

狂四郎留下那倜在夜色濺起黑血的敵人，他的快影一翻，跳抵第三名敵人的背後，那人轉身的剎那，也發出一聲慘叫，狂四郎一刀從其咽喉砍至肋骨。

「別忘了虎亂！」有人叫著。

在此叫聲之下，隨即有數條黑影以狂四郎爲軸，開始繞著他跑圓圈，以便施展柳生流獨特的「虎亂單手斬」。而其他人則在圓圈外保持一定的間隔，舉劍上段，掩護那些奔跑的人。

狂四郎知道他的前後左右，四面八方隨時會有凌厲的「單手斬」襲來，但是他並不害怕，他鬪志昂揚，一心要讓這些强敵見識他的神技。

狂四郎用力一躍，高高飛起，飛越敵人頭上，降抵原來的位置——密林的出口。

事後一想，他便是因爲驕傲才初嚐慘敗的滋味。

「來！」狂四郎舉劍點地的下段，即將施展他的圓月殺法。

意外的是敵人即往後撤退。

情勢有了變化，就在那一堵還帶有昔日墳塋形態的高大石牆對面（距狂四郎右方丈餘）突然有火焰昇起，緊接著它飛越半空中，出現在石牆上面。火光照著狂四郎。

那是龕燈，而且不是一般的火焰，它是點燃火藥所引起的鮮烈的閃光。

狂四郎一時眼花，正想使出攻擊以避開那光芒時，左邊有一道黑影趁隙竄出來，他口中啣著細長的筒子，雙頰鼓起滿滿的氣息，用力一吹。

「啊！」狂四郎仰起臉，跳退三尺餘。

——針！

二寸餘的長針有如乘著激流的小魚，嚙住狂四郎的眼皮、鼻子、臉頰、嘴唇、耳朵……。

「卑鄙！」狂四郎不禁叫出這句他從不曾罵過的話，而爲了防範一下長針的吹襲，他更往後退六、七尺。

這一來，便完全陷入對方的計謀了。

突然不聲不響的從他頭上掉下來的是一張網。

三

狂四郎獨自行在漆黑中。

——大概是陽世與地獄之間漆黑的穴道吧！

他心裏這麼想著，好像正走向地獄。

——我敗給那些幕府的密探，即將被殺了。

他如此自言自語著，沒有遺憾，只有一種怪不舒服的寂寞感慨。

他突然感覺後頭部挨了強烈的一擊。

失去感覺的身體便墜入深不見底的水潭……

突然又醒來。

睜開眼皮的狂四郎，首先想到的是：我還活著嗎？

他感覺頭後部隱隱作痛。那是他被網住，在地上打滾時，有人向他投擲鐵棍之類的兇器，然後他便昏迷不醒了。

但奇怪的是，他雙手雙脚被人用棕櫚繩綑得牢牢的，而人却躺在軟綿綿的床舖上。被褥極其豪華。

狂四郎轉動眼睛，打量四周。

房間寬敞高雅。地板上貼著狩野派的山水圖，古唐津的水壺開出美麗的珍珠柳，旁邊的棚子是鍍金的，上面擺著繪有松鶴的唐櫃。高麗緣的榻榻米，青翠而美麗。柱子下的小香爐昇起一縷香煙。

狂四郎從映在紙門的光線知道時刻是正午。

——到底如何處置我呢？

狂四郎自己也猜不透，他如想起身，也並非不可能，但要解開縛繩必定極爲困難，所以他便靜靜躺著不動。

又經若干時刻——。

房前傳來衣裳拖地的聲音，紙門開了。

身穿艷麗衣裳進來的人是大將軍的千金高姬。

——原來是這位驕姬向我復仇！

否則便是在高姬的嗾使之下，才有那一大羣的密探出動，而對方未殺他，將他生擒，原因便在此。

至於高姬有何居心呢？這一點也即將揭曉了。

高姬立在枕邊，做出微笑：「狂四郎，睡得好嗎？」

「對待階下囚，這種待遇只能說是非常優遇了。」

「你的嘴巴還是那麼酸溜溜。自從那天以來，我一直急著想再見你一面。」

「妳是說妳愛上我了。」狂四郎一語道出。

高姬則泰然說道：「是的，我愛上你了。在我遇見的人當中，不曾見過像你這麼可靠的男人……我知道以一般的方法，沒辦法把你叫來，正苦惱時，獲悉江戶派來一批本領高強的庭番，前來京都取締不良份子，所以我也樂得將他們派上用場了。……你既然敗在他們手下，只好面對現實了……」

「無所謂，要煎要炒隨便你們……」狂四郎冷冷答說。

「你是說你要隨便我們嗎？」

「但是妳要知道，本人反抗的時候，就是妳動彈不得的時候。」

「我實在想不通，像你那麼厲害的人，難道連繩子也解不開嗎？」

「只要是人的手綑綁的，同樣是人的我沒有解不開的道理。」

「喔！喔！……說的也是。但是至少現在你落在我手裏。」

「所以我剛才說隨便妳。」

高姬發出大笑，動手解下腰帶，卸下幾件衣服，只剩火紅的褻衣，曲線畢露的肢體豐滿香艷。

高姬毫未逡巡，將她那妖艷的身子滑入被中

高姬宛如要以她那妖魅的瞳孔吸引這男人的魂魄，使他發狂痴醉。

，轉個身，讓狂四郎負載著。

柔肌的溫暖與重量，脂粉的香味與黑髮的芬芳，還有朱唇所散發的甘甜的氣息，在在都傳遍狂四郎那並非木石的身軀。

狂四郎竟敢不閣下眼皮。

他想藉著凝視對方的眼睛——沒有一絲的愛情，只燃燒著情慾的眼睛，以克制自己。

高姬却不知，她一手擁抱身體，脚纏著脚，一捻豐腰，便是那種姿勢了，她把臉孔湊得近近的，鼻樑與鼻樑幾乎相接觸，她緊盯著狂四郎的眼睛，宛如要以她那妖媚的瞳孔吸引這男人的魂魄，使他發狂癡醉。

但狂四郎那宛如彫刻的表情却毫無變化。

高姬那睜大的雙眼突然散發出銳利的著急之色，將她的朱唇蓋在狂四郎的嘴。

接著……二具肉體膠著，爲時數秒。

走廊傳來叫聲：「小姐……」

高姬的臉這才離開狂四郎的臉。

「什麼事？」

「所司代老爺剛從江戶回到京都，正在書房等小姐。」

高姬緩緩起身。

她望著狂四郎那眼皮深閣的臉孔一點也沒發生變化，於是低聲罵著：「木頭人！」

高姬理好衣服出去，狂四郎微睜開眼睛，眼光銳利地望著天花板的一角。

他察覺該處有著輕微得算不上動靜的聲響。

四

狂四郎像一根撓竹仰起上半身時——。

走廊有個人躡手躡脚走來，拉開紙門。

是綱代——那個在琵琶湖凌空搶走狂四郎花瓶的侍女。

她面帶異樣的緊張，快步來到狂四郎面前，細聲說道：「我放你走！」

狂四郎從其眼神觀察出那是强烈的嫉妒。

「爲什麼呢？」

「帶我一起走，好嗎？」

狂四郎望著綱代的臉上由對高姬的嫉妒轉爲認眞懇求之色，不禁面帶自嘲的苦笑，說道：「我還眞不知道我變成了面首。」

綱代急著要解開繩子，狂四郎則拒絕說：「眠狂四郎不接受女人的恩惠。至於妳想做個人情，然後要依靠我終生，我嫌太麻煩了。」

綱代的臉色轉爲蒼白。

激烈的對視結束的剎那，狂四郎的臉頰挨了一巴掌。

綱代像一頭飛鳥轉身離去之後，狂四郎望著天花板，一會，才出聲說：「喂！次郎吉，下來呀！」

躲在屋頂上的鼠小僧拿下一張天花板，循著柱子滑下來，他面帶笑容，拔出匕首，隨即恢復了狂四郎的自由。

「狂四郎，今天恐怕是第一次挨女人的巴掌吧！」

狂四郎苦笑說：「你怎麼找來這裏的？」

「我在五條坡看了決鬪信，隨即跑到阿彌陀峰，正好你被人抬進轎子……。對了，請等一下。」鼠小僧敏捷地潛入隣室，隨即又回來，他的手中提著無想正宗。「沒有它，你是不肯離開的。」

狂四郎將它佩於腰部，說道：「我們堂堂從正門出去怎樣？」

「好呀！我正苦無機會從偷偷溜進來的房子大搖大擺走出去。」

這兩名浪跡天涯的人，便大大方方地從走廊走出去了。

第三十二章　金髮船

一

小春鬢橫釵亂，倚着火盆彈琴，低聲唱着古老的京調。

曲調及歌詞都會引人生起思古的幽情，眠狂四郎仰臥躺在簷下。

狂四郎要小春爲他彈唱在江戶業已不得一聞的古代歌謠。

他的頭頂上懸着一只鳥籠，籠內的黃鶯也和着小春的歌聲，發出斷斷續續悅耳的啼聲，給這春夜的安詳增添一分情趣。

京都是個過時的地方，所以在過時的地方也只有唱過時的老歌。狂四郎便是來京都尋舊的，京都的一切都保存着古代的美。

走在路上婦女的裝扮，也是雍容高貴，散發着一種古雅，從髮型到服飾，全無騷擾異性的色彩。走進書肆，拿起「浮世草子」一看，完全遵照元祿時代的版本樣式及文章插圖。此外更有水的清冽，古刹的神嚴……。

狂四郎寄望能在京都洗滌他那血腥的劍氣，這一點他並沒有失望。雖然他孽業深重，在京都也曾幾次殺過人，但是事情一過，他或到南禪寺尋找幽邃的禪味，或到北山銀閣寺觀賞泉石之趣，或到絹笠山麓等持院憑弔歷代足利將軍的遺影——到處有適當的場所供他暫時忘懷暗澹的虛無。

——但是這個美麗的古都也一樣在反復上演着流血的慘烈鬪爭……。

狂四郎突然興起這樣的感慨，這大概是由於靜謐的氣氛使得他產生一種類似遁世的心境吧！

狂四郎靜靜傾聽着三味線小春及黃鶯交織而成的美妙樂聲。

小春的歌聲突然停了。

狂四郎感覺小春正望着他。

「再彈吧！」

「不！……你在想你留在江戶的女人……」

小春微笑說着時，有人推開大門，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這裏有沒有一位名叫眠狂四郎的人？」

小春稍帶警戒的眼色，狂四郎則泰然仰臥着，他喃喃說：「天黑了……」邊立起身。

小春拉開紙門，探頭出去，問說：「哪一位？」立在門外那年輕漢子正想入門與路上傳來急促的馬蹄聲是同時，下一剎那，小春望一眼那掠過訪客背後的騎馬的人影，不知何故，却起了一陣惡寒。

而那訪客則發出呻吟聲，踉蹌晃入屋內，小春發出驚叫，狂四郎則像一陣風，奔出屋外，直到路上。

騎馬的刺客已在六、七丈前方，狂四郎右手一動，投出短刀。

但那刺客稍一轉身，隨即有一道白光閃動，揮落狂四郎的短刀，身手之矯健足讓狂四郎咋舌。

可是最讓狂四郎感到興味的却是對方的武器，它不是劍。

它呼嘯生起刀風時，刀身顯得柔軟，富有彈性。

「狂四郎，短劍……」

小春驚叫，狂四郎回到屋內，發現那刺在訪客背上的兇器也是罕見之物。

——好像唐人在長崎表演功夫雜耍用的飛刀。

狂四郎想着，便抱起那人。他用膝蓋朝那人背部撞了一下，在其耳畔喊道：「我是眠狂四郎……有什麼話快說！」

那人把失去焦點的視線盯在狂四郎臉上，努力集中即將渙散的生命力，以便開口說話。

「……高，高……」

「什麼？高什麼？」

「高……姬……十……十……」

「哦，高姬嗎？高姬怎麼樣？」狂四郎凝視對方嘴唇的動作。「哦，十字架嗎？……我知道了。向高姬索回十字架嗎？索回來做什麼用呢？……什麼？露西？露西亞？露西亞是誰呢？喂！喂！」狂四郎僅能打聽到此，只好將斷氣的屍體放下。

——好像是水手。

狂四郎緊望着對方的死顏，如此猜想道，一會之後，連忙伸手搜對方的懷中。果然從對方那雪白的鯊皮錢包找出以下的證件。

江戶深川備有屋船，壹仟貳佰石骨鄉

舵手　藤之助

九

此人從事載運幕府租米及其他農產品（山林、藪澤、湖海、河川、三草八藍、紅花、麻、四木八桑、漆、楮、茶）及其他，特命直屬勘定奉行管轄，以此為證。

勘定奉行　押印

狂四郎莞爾：總算理出一點頭緒了。

幕府對於沒有俸祿的「直參」，以「廩米」支給其家祿，俗稱「藏米取」，負責營運的是「淺草倉庫」，直轄屬「藏奉行」，管理則屬「勘定奉行」。因此運輸廩米的船隻有權力不受海防官兵的檢查，就是說他們可隨意在船底裝載任何物品。

狂四郎許久以來首次見到宿敵備前屋的名字。

督鄉丸從事走私已不容置疑，而這名走私船上的舵手交上幕府密探的朋友，因而得知眠狂四郎的種種，其妖劍的凌厲，甚至他與將軍德川家齊的千金高姬之間有糾紛，倒無甚奇怪可言。

「狂四郎，那個壞人會不會再來？」

小春不安問道，眠狂四郎則若無其事答說：「怕他不來，接着應該換我去找他了。我這

個人似乎天生不能閉上一個月，稍微閉一點，馬上有事找上門。」

二

浴室——。

點在四個角落的燭臺在水煙瀰漫中滲出燈光，而每當燭火搖動時，那個從寬約五坪的地板匐匍到板牆的陰影也跟着搖動。那是個浸在浴槽的女人的黑髮影子。

這是一所極爲講究的浴殿。當時一般高官顯貴家中的浴殿，熱水並非直接在浴槽下加熱燒的，冷熱水分別用桶子挑來，再行沖泡。所以浴殿能够裝修得非常富麗堂皇。楓板的浴槽直接安置在地板上面。

這一次不再是燈火搖曳，而是黑髮本身在搖動，隨着響起一陣水聲，呈現出來的是女人一絲不掛的裸體。

在微帶水氣的紅色燈光中，淌着水滴的雪白柔肌，其豐妍足堪喻爲展玉了。她轉過身來，那張臉孔分明就是高姬。

高姬緩緩起身，跨過槽緣，因輕微的疲怠，而稍伸懶腰，在這意態闌珊的擧手投足間，散發着一種妖媚，接着她橫臥在地板上，以手肱支起熱烘烘的臉孔。

她的模樣正是浮世繪師不惜偷香竊玉，試圖加以入繪的畫題。

光滑的肌膚帶着鮮艷的光澤，有如熟絹掩蓋的凝脂，似乎會散發出芬郁的芝蘭香氣。從圓渾的雙手、肩膀、排在胸前的兩顆桃子，直到瓢形的胴體所形成的微帶鮮紅的曲線，不禁令人聯想起春雪掩蓋的丘陵。高姬似乎有意挑弄她那妖艷的肉體，她張開雙腿，開始輕輕愛撫時——。

玻璃門突然悄悄開了。

高姬不慌不忙，將五指從下腹滑向胸前，邊問說：「綱代嗎？」

沒有回答。

「誰呢？」高姬朝門口一看，連忙坐起身。立在門口的是黑衣瘦身的浪人。

「狂四郎！」

狂四郎冷冷說道：「本人非好色之徒，這一點妳應該是知道的，至於我擅自私闖進來，其實是另有目的。」

狂四郎說着，遞出他拿在左手的東西，是一串附有黃金十字架的珍珠唸珠。

「我是來拿這樣東西的，我猜想妳除非上浴室，否則一定經常佩在身上，所以才在這個時候光臨。」

「狂四郎！難道你也淪爲竊盜嗎？」

「假如妳有勇氣宣稱妳改信基督教的話，我也甘受宵小的汚名，但是向我求助的人要我向妳索回，所以我想妳大概只因好奇才帶在身上的，這東西應該物歸原主了。」

「原主是誰呢？」

「關於這一點，連我也不知道。」

高姬緩緩起身，吃吃笑說：「難道你想到歐洲不成？這十字架的唸珠是遠從千里之外送來的舶來品呀！」

「我也這麼想，可是這十字架的主人難道不可能千里迢迢來到日本嗎？……依我看來，獻這東西給妳的人是否督鄉丸的水手？」

狂四郎不難想像得到備前屋命其手下的督鄉丸船長以珍貴的物品籠絡將軍的掌上明珠高姬。

高姬的臉上突然面帶微妙的媚色，而那媚色隨即擴展到整個裸身。

「那東西也算不上什麼，假如你要的話，你就拿去吧！」

高姬前進一步，伸出雙手，搭在狂四郎肩上。

仰向湊近的臉孔業已露出恍惚陶醉的表情。她嬌柔做作，張開朱唇，故做嬌喘。

而當氣息碰到狂四郎的臉時，高姬的臉形突然發生極大的變化。

媚態已消失，眉宇閃過痛苦之色，口腔深處發出低沈的呻吟。她挨了狂四郎一拳。

狂四郎扶着軟綿綿的裸體，面帶冷冷的苦笑，讓她仰臥在地板上。

——着了涼可沒我的責任。

可是他還是體貼的爲她從更衣間帶來豪華的衣裳，蓋在她身上，才關下玻璃門，悠悠離去。

三

這一晚深夜，有二匹快馬揚起在月下依舊是白色的沙塵，疾驅在伏見官道。

東空開始泛白的時刻，經淀堤的千雨松，來到橋本。又經枚方、守口，進入大阪時，已是旭日東昇了。

那兩匹快馬來到安治川口的八幡屋新田，一片可望到海的民家聚落。他們是狂四郎與鼠小僧。

他們來到船長的家，等到夜晚，月亮昇起的時刻，才坐進預先安排在萬年橋下的小船，次郎吉划船，狂四郎指揮。

小船經過寬臺的溝渠，穿過末廣橋，拐向左邊。

天保山是這一年才完成的。前些年，新見正路當「大阪町奉行」時，看見這一帶屢遭水害，所以懇諭百姓，把安治川浚渫的土砂堆積在南岸，建造出長達六十丈的防波堤。岸頭隆起如丘陵狀，頂上建造大燈籠，成爲船舶入港的標幟，所以叫「目標山」。

今夜是風平浪靜的夜晚。

「哪一條船呢？眠爺。」次郎吉邊沿着石崖划着，問道。這一排長長的石崖內側是避風的碼頭，有幾艘大船碇泊着。

「那一艘最大的。」狂四郎指着一艘靠近目標山的大舫船。原來他白天已先查明了。次郎吉將小舟停靠於其船腹。

「你一個人行嗎？」次郎吉頗有一起上去之

意。

「不好對付的人似乎只有一個，至於船長以下的人，倒不算什麼。萬一的話，脚下便有無限寬敞的地方可做逃生之路。」狂四郎說着豪氣的話，便做個手勢要次郎吉投。

次郎吉拋出一條前端附有掛鈎的繩子，關乎私闖，他是此中的老手，所以一拋就中。

狂四郎先拉緊繩子試一試，說道：「這一次可沒有獎品可拿，次郎吉。」

「別開玩笑，眠爺。……多多保重要緊。」

次郎吉攀頭望着狂四郎脚踩舷腹，快速攀登而上，而當狂四郎從上面拋下繩子時，他喃喃說：「我鼠小僧該洗手了。」說着伸手要拿槳時，船上傳來一聲銳喊：

「誰？」原來是船上瞭望塔的守衛在叫。

「糟了！」次郎吉緊張的擡起頭仰望。

剎時，有一道黑影晃出瞭望塔的扶手欄杆，倒着掉下來，原來是狂四郎用短刀射他。

次郎吉看着狂四郎將屍體丟進海裏，喃喃說：「哼！雉雞啼叫才被殺……」於是開始搖槳。

船上的人擠在棧橋，飲酒高歌，喧鬧之聲傳遍附近的海面，接着他們會到鎮上野，狂四郎也已事先調查好船上無人。

督鄉丸在黎明開始吹送的東北風揚帆。

四

除了帶有一定韻律的船聲之外，就只有船艙的賭局偶而傳來**呶**喝聲，此外整條船內靜悄悄的。

眠狂四郎溜進廚房，從水缸掏水潤潤喉，隨後推開一扇僞裝成板壁的暗門。

裏面是一座倉庫，蓬窗用黑布遮掩，故極暗，但狂四郎看得出裏面所裝的貨物全是舶來品。

走近一看，每件梱包上面都載明名稱，如槍枝、鐘錶、鴉片、糖、龜甲、絹布等。最後狂四郎又發現有個綑包蓋有「厦門」的烙印，眞是一

個不小的發現。

厦門是伸出廣東香山縣南海的大商港，明朝嘉靖年間，葡萄牙人東來，向明朝租得此地，在此建立城邑，經營交易的大利，此後繁榮殷富，成爲東方最大的商港。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美國都在此港口擁有商館。日本商人如想從事大宗的走私，厦門可說是最捷徑了。

這時，狂四郎的眼睛益增光輝，盯着角落的柳條箱子。他察覺到那口箱子微有動靜。

他慢步緩緩朝箱子走近時，廚房傳出登音，下一剎那，狂四郎已蹲在一件大細包後面。

推門進來的人是個身穿羅紗長衫的唐人。圓帽後面辮髮垂肩。

他伸手撥開窗掩，西斜的夕陽照在他臉上，可清楚看見其臉上有幾道長長的刀疤，而從那凹陷的眼窩散發出來的光芒，冷峻異常。

狂四郎偷偷看着唐人伸手掀開箱蓋，明白他的直感無誤。

唐人掀開箱蓋，低聲說着什麽，又從長衫的口袋取出麵包，遞進箱內，稍隔一會之後，躲在箱內的人才有所反應。

首先是閃閃的金光使得狂四郎屏息，那是一頭柔軟的金髮。

緊接着浮上來的容貌，那種神秘、純潔、纖細使得狂四郎不禁懷疑是否幻覺，但是那容貌却有一種憂愁之色，籠罩着無可言喻的倦怠。

狂四郎不自禁地感到脈搏跳動加速。

那雙眼睛盪漾着湖底般幽幻的藍色，細挺的鼻梁有着觀世音的崇高。芳唇則有芙蓉花的優美，而整體上的輪廓則飄散着典雅，黑天鵝絨的長衣使得蠟色的皮膚更形顯目。——她是世俗的人嗎？

在內心如此問着的狂四郎，突然想起小時候母親拿給他看的一張聖畫。

那是頭戴圓光，抱着年幼的耶穌，身穿白衣的聖母像。那張純潔的慈母容貌在此重現了！

但是讓狂四郎感到恍惚皎惑的只爲時數秒而已。

唐人快口說了幾句話，金髮的美女隨即露出極爲不屑的表情，狠狠加以拒絕，她那憤憤不平的表情使得狂四郎回返現實。

他在內心自言自語說：不必驚訝，狂四郎。任憑她再美，也不是高不可攀的仙女。她一樣是會哭會笑的活人。

這時候唐人使出粗魯的行爲，使得狂四郎確認他本來的立場。

唐人一把抱住金髮美女，正要吻她時，狂四郎便說着他以前數度在此種場合說慣的話。

「喂！等一下，這裏有一個外人。」

唐人一驚，回過頭，那表情宛如惡鬼。

「眠——狂——四——郎。」

「被你用奇怪的腔調一叫，眞使人毛骨悚然。……你殺害水手藤之助時，手脚眞是俐落。先不要急，這裏場地太窄，而且有美女在場。還有你手無寸鐵，要動手的話，就到甲板上吧！」

這時恰好有水手到廚房取酒，聽見狂四郎的聲音，於是開門一看，大吃一驚，拔腿便跑。

狂四郎未改變冷漠的態度，他自衣袖取出十字架，遞給那個洋美人。

「噢！」洋美人全身都表現出歡欣，接過手，隨即跪在地上，對着上帝說些感謝的話。至於她心生納悶，擡起頭望着狂四郎則是一會之後。

狂四郎邊提高警覺監視着正在伺機開溜去拿兵器的唐人，邊指着蓬窗外的天空說：「藤之助昇天了，懂嗎？」

洋美人瞭解其意，嘴裏發出悲痛的叫聲。

——祖護她的人大概只有藤之助一個人。

無可置疑的，藤之助愛上這個洋女人，抑或她也傾心藤之助呢？

如今要確定這個已無用處，同時也沒有時間。因爲船長以下的一大羣水手已趕來。

「別輕舉妄動！我是眠狂四郎！」制先機的

一喝使得衆人噤若寒蟬。眠狂四郎這個名字在這羣備前屋手下的人們聽來，無異如雷貫耳。

五

隨後——。

淺紅的夕陽照在督鄉丸，船上正展開一場異樣的眞劍比武。

唐人表情冷肅，逆着海風，採取右半身的架勢，而他右手所拿的兵器則是雙刃細細薄薄的洋劍，他大概是在厦門從白人學過西洋劍吧！

西洋劍是狂四郎第一次遭遇的劍法，它是以意大利式的積極攻勢爲主，電光石火的刺與切一波又一波連續反覆。

狂四郎任由對方一再施展刺擊，他則宛如滑行一般，緩緩向左邊繞。

對付槍術有一種絕招叫「水月」。移而不視之爲月，映而不視之爲水，即所謂「廣澤之地」。對方刺來，並不隨即對之反應，以靜制動，以柔克剛，這種守勢便是「水月」。

狂四郎即採用這種戰術。

唐人施展的西洋劍亦有其足觀之處。

可是狂四郎開戰未經數秒，即看出其劍法雖以積極攻勢爲主，但在防禦上也同樣有着獨到之處。

狂四郎讓唐人一再威脅他的臉、咽喉、胸、腹，他則宛如映在水面的月亮，碎掉隨即恢復爲圓，他敏捷的躲閃，隨即又保持靜止……。

其間，他突然單膝着地，彷彿沈入水底一般。

唐人的一刺，千鈞一髮的掠過狂四郎頭上，在他背後的空間落空。唐人貫注一身的銳氣在此一刺，結果他無法避開狂四郎由下往上伸出的無想正宗。唐人因使勁過猛，以致被狂四郎一刀刺穿心窩，發出宛如野獸嗥叫的慘叫聲。

決鬪已結束，但船長以下的十數名水手依舊噤若寒蟬。因爲他們都嚇壞了。

洋女人露西亞等着狂四郎將拭淨的刀身收入鞘，便快步跑來，緊緊依偎着狂四郎，興高采烈叫着。

狂四郎看出她那神秘的藍眼睛所散發的光輝中帶有一份遇見同胞的親切感，不禁感到全身閃過一陣異常的感動。

下一剎那，狂四郎却興起可怕的殘忍性，他對着船長吼道：「喂！放一條小船送走這女人！」

未久，小船載着哭哭啼啼的異國佳麗，順着風鼓起滿帆，快似飛箭，朝着渺茫的黃昏的水平線盡處疾行而去。

狂四郎彷如幽鬼站在瞭望塔上，定睛目送着逐漸遠去的小舟。他那睜得大大的雙眼散發出陰慘悽愴的光芒，連眨也沒眨動一下。

狂四郎彷如幽鬼地站在瞭望塔上，定睛目送逐漸遠去的小舟。

第三十三章　皇后惡夢像

一

「哇！好熱鬧！」少年用手遮擋陽光，高興的叫着。

從樹縫間可望見對面官道上有着一列一列穿戴華麗的「大名行列」，那是「在府」年限期滿，正要返回封地。

暮春——。

此地是攝津武庫郡甲山的山腰。

少年站在神咒寺內一處頹垣敗瓦的廢墟，眼下是綠意盎然的麥田及菜圃，官道再過去是汪汪的武庫海。

「叔叔在睡覺嗎？」少年回過頭，對着仰臥在草坪上，閣起眼睛的黑衣浪人問道。

「不……我在享受花香。」

距浪人丈餘外有一棵丈高的木蓮樹，開着與這無風安靜的白晝的亮光頗相襯托的溫雅豐麗純白色的花，散發出淡淡的花香。

「叔叔，快起來看，好漂亮。」少年嚷着，他那雙大而純潔的眼眸，洋溢着能與這浪人在一起的喜悅之色。

這少年是尾張鳴海社的神官五味義寬之子庄作。其舅舅在西宮的惠比須（譯註一）神社當宮司，身爲孤兒的庄作便來投靠其母舅。今晨，眼狂四郎前來探望庄作，順便帶他登甲山一遊。

庄作對着經過的大名行列竭聲叫着：「喔——咿」，然後蹦蹦跳跳跑回狂四郎身邊。

「叔叔，甲山眞的有埋藏盔甲嗎？」

「傳說上有。……古時候神功皇后征討新羅，凱旋時將三萬八千個士兵的甲冑、弓箭、刀劍、衣服，還有從新羅搜刮到的金銀珠寶埋藏在這

譯註一：〔惠比須〕日人奉祀的財神爺。

座山的某個地方。」

「那些寶藏呢？」

「不知道，沒有人挖到。當初神功皇后動用一千個奴工，埋完之後，又把那一千個人全部殺掉，所以神功皇后一死，埋藏的地點就沒有人知道了。」

「嗯……眞可惜，神功皇后心腸好壞！」庄作說着起身，就在寺內到處走動，好像在尋寶的樣子。

狂四郎也起身，他遙望海面的眼神也稍稍帶着感傷。

他的腦海浮起那個被他殘忍地放到茫茫海上的異國佳麗露西亞的形影。

狂四郎這個人即使做出再殘忍的事，事後他是不會後悔的。但是那對深映在他腦海的眼神——帶着遇見同胞的親切感底藍眼睛，却讓狂四郎感到難以言喻的心疼。

「嘿！她大概就是神功皇后吧！」庄作突然在對面叫着。他正望着本堂旁邊一所木色仍新的小祠。「壞心的皇后才得那樣的臉孔。」

狂四郎一聽，慢步走過去。

他也朝着祠內觀望，就在他定睛注視着那尊等身大的木彫立像之間，狂四郎逐漸的目帶兇光。

一瞥之下，神功皇后身穿鎧兜，佩劍，手持强弩，髮型也與男人一樣，至於女性的標幟則是玉藻、瓔珞、肩巾裙帶，此外她面帶如來菩薩一般的笑臉。

假若狂四郎未聽見庄作的話，隨便看一眼，可能會以爲那是跟佛像差不多的皇后像。

狂四郎久久凝視之下，感受到異常怪異的印象，因而感到四肢有點僵硬。

佛像具備着所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以做爲神佛獨特的相貌。據說在家之人如具備那種相貌，可成「轉輪聖王」；出家則可領悟無上正覺，成佛。身爲佛像師的人無不盡心竭智在揣摩

那種表情相貌。

而這尊皇后像，眉目、手脚的模樣都酷似神佛，但是表情却大異其趣，它的眼角、唇端、手指頭表現出一種奇怪得難以言喻的尖酸苛薄，散發出一種邪惡的氣息。

「庄作，你也覺得這尊神功皇后帶有邪氣嗎？」

「是的，看一眼，就覺得嘔心。」

少年純潔的眼光感受到彫像帶有强烈的壓迫感。

二

當晚在惠比須神社的社務所，狂四郎問庄作的舅舅是否認識甲山神咒寺內最近奉祀的神功皇后像的作者，但宮司甚至未曾獲悉有人奉祠。宮司近年嗜酒，久不問世事。

狂四郎想一會，又問說：「以下我要問的，說不定你也沒聽說過，最近這一帶有無年輕漂亮的女人被殺？」

「有，這個我倒聽說過，有！」原以爲宮司會搖頭的，意外的是他却面帶極爲認眞的表情，重重點頭說：「不僅一個，總共多達三個……而且都是從大阪到兵庫選出來的大美人，全部都遭到不幸的下場。她們被殺的原因多少與本社奉祀的惠比須有關，所以即使像我這種糊塗的大酒仙，也不會連這一點消息也不知道。」

宮司開始說道：

惠比須神被當做福德之神以來，這所神社便成爲商人祈求財源廣進的廟宇了，善男信女老遠不辭千里而來。西宮的清酒釀造素負盛名，所以該酒鋪便大肆鋪張的奉祀「惠比須大明神」，近年來，正月十日的惠比須節，盛況不亞於江戶或大阪的初卯。

西宮的惠比須節除了一般的慶典外，尙有一項別開生面的節目「選神子」，從近鄉隣里選出純潔貌美的姑娘獻給惠比須大明神，換言之，即

今日所謂的「選美」。這項節目非常叫座，所以不少姑娘人家爲了競選「神子」，特地從大阪遷居到西宮。

今年的慶典到了最後第三天，候選的姑娘只剩三名。這三個當中只有一人能當選爲神子。

酒鋪大國屋（西宮市）小幸

酒鋪福原屋（今　津）小伸

料亭「一福」（西宮市）小絲

這三個姑娘之中，第一個受害者是小幸。

事件發生的前一天，喜氣洋洋的大國屋發生了一點小糾紛。

老板娘志賀對其丈夫宗兵衛悄悄說：「老爺，我看小幸跟佐吉很要好……」

原來大阪最大的海運店天滿屋已來提親，只要小幸當選神子，即要擇期娶做媳婦。天滿屋擁有十艘千石以上的大船及樽船，從事貨物的運輸。此外也經營錢莊，大國屋亦對之有所舉債。

只要是天滿屋開口要提親，沒有一戶人家不大喜過望的。但是身爲母親的志賀却早已知道小幸與家中的二掌櫃佐吉相悅。

「妳只知道整天看戲，居然讓女兒愛上店裏的伙計，成何體統呢？」

「可是，老爺，你有沒有注意到小幸這幾天魂不守舍……」

「囉嚇！你這個當母親的，女兒居然敢不聽父母的話！」宗兵衛責罵着，倪到店裏去了。

宗兵衛仔細一想，這才恍然。當初候選時，小幸躍躍欲試，可是淘汰到最後三位時，却反而愁眉不展，終日躲在房裏。宗兵衛原以爲女兒大概是緊張。其實並非如此，因爲剩最後三位時，正是天滿屋來提親的時候。

「佐吉……」宗兵衛叫着正在指揮衆伙計包裝酒樽的佐吉。

佐吉恭敬來到面前，宗兵衛突然吩咐說：「你到京都跑一趟。」說着把帳簿丟給佐吉。

佐吉稍低着頭，一時無話可回答，因爲他已

看出老闆的居心。他到京都收一次帳，至少要七天，其間小幸如當選神子，勢必要接受天滿屋的聘禮了。

這幾天以來，佐吉與小幸碰面，小幸那對噙着淚水的眼睛似乎在哀求他帶她一起私奔，使得佐吉肝腸寸斷，痛苦不已，但他只能佯裝不知。

佐吉今年二十七歲，他從十歲時便在這家大國屋當伙計，深受宗兵衛的信任，視之如己出，宗兵衛答應他三十歲時，資助他另起爐灶，獨立開業。但他却不知不覺的跟小幸相戀，但他們的感情自始便註定不會有結局。佐吉不敢存心背叛主家。

但是老闆突然掀起臉孔不認人，有意將他打發一段時間，佐吉委實也有點嚥不下這口氣。

「發什麼愣呢？還不快去打點打點？」

「老爺！」

「什麼事？」

「請原諒小的放肆，我想請您改派別人去好嗎！」

「什麼！你不去？」

「是的，我一大早頭就很疼……」

「胡說！還以爲我沒看見嗎？你一大早就幹得很起勁……佐吉！我這二十年來待你如同自己的孩子，如今你想跟我作對嗎？」

「小的不敢！小的只是不滿您現在的做法……」

「放肆！」宗兵衛摑了佐吉一巴掌。

佐吉低着頭不動。他那模樣在此刻宗兵衛看來，實在無限厭惡。

「滾！快給我滾！我還沒衰老到被自己養的狗咬的地步。」

這時志賀也聽見宗兵衛的咆哮，連忙趕出來看，她極力安撫宗兵衛息怒。但是宗兵衛已成騎虎之勢，拒不讓步。

志賀只得勸佐吉到附近的客棧避幾天，等老爺氣消後再回來。

佐吉收拾自己的行李，快快出去之後，志賀到女兒房裏一看，據以後志賀的敍述，小幸面無血色，呆呆地望着榻榻米的一角。

志賀便試着說些安慰的話，自然是得不到應聲的。

當晚，爲了預防萬一，志賀陪女兒一起就寢，黎明時，志賀醒來，才發現隣床的女兒已不在。

大國屋隨即起哄了。當然，嫌疑最大的人首推佐吉。伙計之中甚至有人繪聲繪影說昨夜深更，有個形跡可疑的人在店前徘徊，而那個怪客分明就是佐吉了。

衙門動員大批人馬，搜查尾崎到西宮所有的客棧，結果在接近中午時，捕獲躲藏在鍋島町一家客棧二樓的佐吉。但是佐吉堅稱他一直獨自在此，完全不知小幸的下落。

但對他不利的是客棧的主人做證說，這個客人晚餐後出去，直到三更以後才回來。最後在衙吏嚴刑逼供下，佐吉才供出他惦念小幸，故整晚在大國屋周圍徘徊不去，至於小幸失踪一事，他對天發誓完全不知情，但已不爲衙吏採信。

小幸的屍體被人發現是當天的黃昏時候。她被埋在一處海濱，距惠比須神社大約半里路，最先是嬉戲的孩童發現沙堆露出裙角，試加拉拉看，赫然現出一條女人白細的腿。

小幸的左乳下遭銳利的刀劍戮穿。

佐吉被指爲與小幸殉情未果，獨自逃回客棧。

三

以下是隔晚發生的事。

寒月淒淒的四更——。

甲山半山腰的神咒寺內，一片白茫茫像下雪一樣，有一道奇形怪狀的人影走在寺內。

穿白衣，頭上頂着蠟燭，火焰搖曳，是個女人，手中握有松葉。

她赤脚走在冰冷的地面，嘴裏則喃喃有詞地唸着，原來她是在唸咒。

她繞過立在寺內北端的「卒塔婆」（極可能是這女人帶來的），再折往大殿。

殿內點着一盞實燈，在漆黑中滲出紅色的燈光，氣氛陰森。

女人登上石階，走近圓柱。那圓柱釘着一尊小稻草人。

女人稍提高聲音，禱告說：「南無……金剛忿怒尊、赤身大力明王、穢跡忿怒明王……弟子的願望是現怪物、發凶光、結束福原屋小伸的生命……」說着，用一根手中的松葉刺在稻草人。

然後她走下石階，朝卒塔婆走去——。她又專心一意唸着咒語，當她再度要登上大殿時，有人出聲叫她：

「歐琳！」

女人所受震撼之大可從其全身發抖以致頭上的蠟燭大搖大曳得以窺知。

從圓柱背後出現的人，臉孔蒼白，大平臉，極端畸形的兎唇。

「啊！平賀老師……」

「呼呼呼呼……我早妳來之前，一直在這柱子後面打坐。」那被喚做平賀的人陰陽怪氣說道。

「……」歐琳因咄嗟的驚愕與慌張，嘴裏只顧急促地吐着白色的氣息。

「解決掉大國屋的小幸，接着要解決福原屋的小伸嗎？歐琳！」

「不，不！我，我沒殺小幸！」

「一樣呀！難道小幸的死，妳不高興嗎？所以妳只要再咒殺小伸的話，最後就只剩料亭一福的小絲，也就是妳的女兒……」

「我，我……」歐琳喘息着，下一剎那，發瘋似地投進那男人的懷抱。「求求你饒了我！你有什麼要求我都可以答應，求求你，饒了我……」

平賀冷冷盯着滿臉認眞，仍帶有幾分姿色徐娘半老的臉孔，說道：「呼呼呼……，我有一種方法比拜神明更有效。」說着便擁着歐琳進內殿了。

在寶燈的微光下，那一幅男女在冰冷的地板上交纏宛如野獸交尾的情景，可說頗富有詛咒作法的氣氛。

最後，緩緩起身的歐琳，理好衣服，默默起身，正要出去時，才發覺事有蹊蹺，用着乾澀的聲音問說：

「時刻這麼晚了，你爲何還在這裏呢？」

「我……我也有心願要詛咒……」平賀答說，他名叫平賀唯心，是居住在山脚下的獨身浪人，他開了一家私塾，教幼童看書識字，是個出了名的怪人。

四

「歐琳與平賀唯心之間的不軌行爲是歐琳被捕時，自暴自棄招認出來的，其實歐琳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歐琳想作法害死今津福原屋的小伸，雖說是一番爲人母親的虛榮心，但另外還有復仇的意念在。原委是這樣的，歐琳的家最先也在今津開酒鋪，與福原屋別苗頭，但七年前其夫驟亡，客戶全被福原屋搶去，最後不得已才關門，遷來西宮開料亭，所以彼此之間早有恩怨。而這次的選神子，最後的結果居然是她的女兒跟福原屋的女兒對上，難怪歐琳會瘋狂似的到神咒寺去做法了。這且不說，更叫人奇怪的是，歐琳的詛咒居然靈驗，隔夜福原屋起了一場怪火，可憐的小伸活活葬身火海，而且也只有小伸一人被燒成焦炭，其他人即使來不及穿外衣，至少也能保全性命，爲何只有小伸一人遇難呢……這件事眞讓人感到奇怪。……選神子的候選人當中有兩人死於非命，整個西宮隨即滿城風雨，謠言紛起，自不在話下。……殺害小幸的人已知道是伙計佐吉，但殺害小伸的兇手呢？衙門的人一時也理不出

頭緒，頗有碰上無頭公案之勢，就在衆人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有一名差役偶然在福原屋的廢墟找到一尊被釘子刺穿燒掉一半的稻草人，這一來，衙門的人總算恍然大悟了。……小幸意外死亡，剩下兩人角逐，所以小伸一死，小絲便順理成章的被選爲神子。一福的女主人昔日與福原屋有過節，所以利用小幸之死，乾脆做法害死小伸，而且成功了；以上是衙吏的推測，自然不無道理，所以歐琳隨即被捕，受到嚴刑酷打，才招出詛咒一事，至於縱火，她一再哭叫冤枉，但衙門的人根本不予理會。所以選神子的儀式也只好停止了，並且規定今後禁止舉行，以避免悲劇的發生。……放火罪要受火刑，自不在話下，最可憐的是小絲，只因母親的妄執，她也被牽累，不明不白要受火刑。……母女穿上白衣，乘裸馬，被迫遊行鎭上，回到刑場已面無血色，奄奄一息了。刑場是用竹籬圍成的每邊十二丈的方形場子，囚犯綁在十字形的柱子，下有木柴堆積至腰，當火炬引燃柴堆，濛濛的黑煙下冒出赤紅的火焰，那幅慘狀凡是在場觀看的人無不留下深刻的印象，一生難以忘記。……歐琳從遊街時就一直叫着冤枉，但反而引起路人的不齒，而到了最後關頭，即將被火燒時，她依舊呼天搶地，叫問老天爺有沒有眼睛，但只徒增人們的鄙說，未能博得同情。……黑煙與火焰打着漩渦快速在上昇，歐琳痛苦的掙扎着，在她發出最後一聲慘叫之前，她一直尖叫着冤枉。……這幅慘絕人寰的景象，我再也看不下了，正想轉身離開時，我才發現旁邊有個人，眼睛閃着奇怪的光芒，津津有味地觀看着，他就是在神咒寺的內殿誘姦歐琳的平賀唯心。他凝視着淒慘的地獄景象，臉上似乎還稍稍帶着幾分得意呢！我突然感到不寒而慄，所以連忙擠出人牆離開了……」

五

今日也是晴天，木蓮樹與昨天一樣颺散着花

香。眠狂四郎坐在奉祀神功皇后像的小祠前。

他雙臂交叉胸前，面帶他特有的冷肅表情，沐浴在春光下，靜靜不動。以現在的時間來講，大約經過了十分鐘左右吧。

突然在寺內的一角現身的人是那位臉孔青蒼、兎唇的浪人。他那雙死魚般的濁眼直望着狂四郎，信步走過來。

「在下平賀唯心，有何指教呢？」聲音嗄啞地問着。原來狂四郎要庄作帶信將他找來。

狂四郎不答，反問說：「這個神功皇后像是你刻的嗎？」

「不錯。」

「首先我應該讚美它確實很傳神。」

「就只爲這一點事嗎？」

「不，我另外有事請教你。這個彫刻的臉孔散發出苦悶之色，越看越覺得它散發出咄咄逼人的苦於業苦的悲痛，似乎即將發出哀號的樣子。……你爲何把皇后的臉孔塑造成如此痛苦的表情？」

平賀一聽，面帶微笑：「想不到我的作品這麼快就得到評價，實在讓我太高興了。……五年前，我連續三個晚上夢見神功皇后被地獄的業火燒身，痛苦在掙扎的模樣。皇后爲了在這甲山藏寶，屠殺爲她工作的一千名工人，她便是遭到報應。我自那時起便決心將那苦悶彫刻成像。」

「所以你終於完成這彫像。」

「是的。」

「你的心願已經了却，我勸你心滿意足地在這彫像面前切腹吧！這就是我今天找你的目的。」

「胡說！我希望能够長期保護這彫像，豈可切腹……」

「太遲了！」

「什麼！」

狂四郎默默立起身，剎時——。

雖未見他拔劍，但無想正宗已從他的腰間冒

出，朝那祠內一閃。

彫像分成兩塊，倒下。

「可惡！」平賀跳退，出鞘，擧劍青眼。

狂四郎望着那張因憤怒而鼓漲起來的青面獠牙，說：「喂，平賀唯心！我並非爲了你殺害兩個競選神子的姑娘，並害另一個姑娘及其母親遭火刑，觀看她們受苦的模樣，才要來收拾你，我本認爲你的人生或許有着相當大的苦惱，以致於不惜做下傷天害理的事，以便彫刻成像，假如你有相當堂皇的理由的話，我本想默默退下的。……什麼夢見神功皇后在地獄受刑苦，完全一派胡言！相信那騙人的傳說，居然還連做三個晚上的夢，並且只爲了這一點理由，就做了這件玩具，眞是惡性重大。我要送你下地獄，讓你去查證一下神功皇后是否眞的受火刑！」

雙方甚至未交一回合。

鮮血染紅白色的地面，俯伏在地的平賀唯心，停止其輕微的抽搐時，狂四郎人已在數丈之外。

第三十四章　白刃浴

一

「且說這一天的南屏山，時值秋末，甲子吉辰午時，赤土的祭壇插有二十八宿旗。東方七面青旗，布蒼龍之形；北方七面皂旗，作玄武之勢；西方七面白旗，踞白虎之威；南方七面紅旗，成朱雀之狀。而身披道衣，跣足散髮，來到壇前的人是誰呢？他是南陽臥龍岡的高士諸葛亮，字孔明，絕代的奇才，智勝神仙的軍師……」頻頻用扇子敲打講台助聲勢，正在唸着三國志赤壁之戰的人是來自江戶的說書人立川談亭。

此地是大阪天滿神社內。

飄然來到大阪的眠狂四郎，偶然發現此地插有一桿旗子，上寫「立川談亭」，所以也就繞進來了。

由於聽衆稀落，頂多只有三、四十人，所以談亭一眼便認出狂四郎。

談亭面帶微笑，聲音更爲提高：「這無非是要作法，吹起東南風，以便燒殺梟雄曹操率領的水軍。孔明眞能呼風嚒？吳軍總大將周瑜都督仰天觀望，天色淸明，微風不動，周瑜心中憂慮不安，眞是愁臉人對明月，滿腔愁悶……」

「扯太遠啦！越說越離譜。」

「加油添醋！」

談亭聽在耳裏，心中暗罵：大阪人眞是土包子！

「……天近三更時分，忽有風聲響，旗旛轉動。周瑜出帳看時，旗帶竟飄西北，霎時向東南風大起。周瑜駭然：孔明果有奪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測之術！若留此人，乃東吳禍根也，於是一躍上馬，帶一百人往南屏山七星壇去了。」

狂四郎倚在北邊的柱子，感覺有人正盯着他，於是轉頭一看。

距他丈餘遠的地方有個藝伎模樣的女人，正定睛望着他。那女人坐着，宛如一朵盛開的花。

女人的眼角突然浮起含媚的微笑。

狂四郎側開眼。

「……周瑜打算拏住諸葛亮，便要挖其眼睛，削其鼻子，剁其手脚，綁到天滿的小攤來賣。大批人馬到時，只見壇上執旗將士，當風而立，却不見孔明，今日如不殺孔明，來日必生憂患，周瑜急忙掉轉馬首，恰好見到江上有一葉小舟，立於舟尾之人正是無雙的軍師諸葛亮，頭戴綸巾，身披鶴氅，飄然似神仙。周瑜大叫：軍師休去！軍師休去！孔明大笑：周瑜、我與東風，你只管好好用兵，放火燒那事先準備的火船，衝入曹操百萬的水軍，火從風威，風助火勢，三江的水面必成一片火海，吳軍大勝無疑，蒼天在上，孔明正大。說完，順風而去，其船如飛，追之不及……」

談亭雙手按在講台鞠躬，狂四郎立起身要出去。

談亭抬起頭，連忙大叫說：「啊！英雄，英雄，前面不是眠爺嚒？立川談亭參見，參見……」

狂四郎苦笑轉身時，發現映在他視界一角的藝伎，表情異常緊繃。心想：想暗算我嗎？這個女人。

狂四郎在大阪並無認識的藝伎，但是，他不認識別人，別人却認識他，對於這種事，他已司空見慣。狂四郎裝做不知，走近講台。

「先到樂屋……」談亭因這偶然的相會，而招來喜色滿面。

「不，我今天稍有急事……」

「一年不見，居然不肯賞光，未免太見外，太無情了！我來大阪是爲了替美保代打聽你的消息，而你見面却不提美保代。」

「我不問，你自然會告訴我。」

「那當然，難道我會不告訴你嗎？美保代病

得很重，恐怕熬不過這個夏天了。」

「其實你的臉上寫着美保代很好，天天在練習如何當個好妻子，以便我回去不讓我失望。」

「眞是搞不過你，既然如此，眞恨不得用繩子套住你的脖子，拉回江戶。」

「明天我會再來看你。」狂四郎告辭離開。

「眠爺，你是薄情郎！」談亭用扇子敲一下自己的額頭。

狂四郎回頭，笑說：「美保代是習於等候的女人，遙想在等着自己的女人不符合我眠狂四郎的個性，是不是呢？談亭。」

「南無人幡！悲哀，女人不愛等她的人，偏偏愛上讓她等待的人。眠爺！讓人家等，也要有個分寸呀！懂嗎？要有分寸……」

二

狂四郎飄然進去的是曾根崎新地。各地諸侯的米倉及堂島米市齊集在這片新地，其繁華已超過新町的妓院。時刻是「掛行燈」的燈光染紅宵闇，路上尋芳客來往穿梭如織的時候。

狂四郎走進一家店門在六丈以上的料理茶屋千鳥屋。

「請裏面坐。」女中在門口鞠躬說。

狂四郎就對那女中說：「妳去通報平野屋，捕快大鹽平八郎的代理人眠狂四郎已到。」

未候多久，有一名福相的五十上下的商人出來，穿戴極爲體面。

他雖看見狂四郎，但仍望着玄關，責問女中：「人在哪裏呢？」

「就是這位大爺。」

女中一指，平野屋不禁儇眼了。代理大鹽平八郎的武士居然穿着如此隨便，既未穿禮服，又未穿布襪。

「您是……」

「帶路吧！」狂四郎說道。

今晨狂四郎拜訪過天滿橋長柄町的大鹽邸。

平八郎果然誠如在江戶見面時所言，致仕下野，將捕快一職讓予養子格之助，他則專心從事著述教書的儒者生活。

狂四郎本有心理準備，見面便得領教他那慷慨激昂的言論。但意外的是，平八郎却斯文儒雅如其外號「洗心洞主人」，變得沈默寡言。

但他這樣的態度又令狂四郎擔心。

經長久的閒聊後，平八郎才心血來潮似的笑說：「你來得正好，今晚你代我到曾根崎新地出席一個邀宴，做東的是三個大商人，平野屋、鴻池屋、天王寺屋……」

「我是個食不知味的人……」

「不，比起你，我那些門生儘是一些酸甜苦辣都不辨的人。像你這種無賴正適合當我的代理人，拜託你了。」

「你要我去索紅包嗎？」

去秋，狂四郎從備前屋的手下搶得公幣五千兩，以此做爲禮物贈給平八郎，平八郎回大阪後，即有謠言傳進狂四郎的耳裏，平八郎大力散財佈施貧民。

「可拿便拿……否則也不必太勉强，只去品嚐榮肴也無所謂。」

平八郎言下之意，即要狂四郎只去判斷那些殷商巨賈的人品亦可。

狂四郎看出平八郎有意一網打盡大阪這些橫取豪奪的奸商，所以就回說：「好吧！我試試看。」

當時……。

天下的財富全流入江戶的「札差」與大阪的「藏元」，如此說法，絕非過言。

大多數的諸侯已貧窮至極，幾乎沒有不負債的諸侯。諸侯的封地有所謂「表高」及「內高」。表高是慕府封給的幾萬石的封地，內高是封地的實際收入。當然也有內高較高的封地，但內高並非逐年增加的，而開發新田等所帶來的增收也趕不上生活程度的提高，這是封建體制的宿命。

諸侯爲了彌補財政的不足，方法有節約，發行紙幣，及告貸。前兩項是暫時性的，眞正能收到實效的通常要依賴告貸，首先是借家臣的幾分之一的俸祿，接着向封地內的平民舉債，到了某個限度，諸侯便競向大阪的商人告貸。山崎闇齋的「盍徹問答」是元祿時代的著述，書上已記載諸侯財政上的艱難。而到了天保時代的當時，窮困的情形更是超乎想像。所謂「賣官鬻爵」並非虛言，確是事實。

一再惡性循環的結果，債台高築的諸侯別說母金，就連利息也無法償付，只好把下年度，甚至下下年度的租米典當給商人。

種米的農民貧窮、收租米的諸侯苦於負債，而買米吃的一般老百姓更是窮困。

難怪今年秋天幕吏之中出現一批武士，企圖整頓富豪，奪其金銀，分配給窮民。大鹽平八郎便是其中之一。

三

眞是光怪陸離的宴會。

儘管那麼竭誠相邀，大鹽平八郎不僅失約，同時還遣來一名陰森森，讓人莫測高深的浪人。

平野屋、鴻池屋、天王寺屋彼此不必商量，亦知該儘早結束宴會。既然大鹽平八郎未來，這個宴會便毫無意義可言。對他們來講，大阪可怕的人唯有大鹽平八郎。他們對於平八郎以四十歲的壯年致仕極感不安。就是說他們懷疑平八郎是否爲了暗中蒐輯他們這夥巨商的不法行爲，以作成罪狀書，所以才暫辭捕快之職，等計劃成熟，才到江戶出仕，取得幕閣有力者的支持，將他們一網打盡。

這些大商巨賈壟斷社會的財富，財力影響所及，操有諸侯的生殺與奪之權，所以即使僅整垮其中一人的話，幕府及諸侯所受的利益便是無以勝計的。不，即使未加整垮，只要能搜集到罪證

的話，便可課以巨額的稅金。

而巨商也沒有把握能免於此種災厄，因爲比起幕府及諸侯的窮困，他們的財富顯然得自暴斂。

所以爲了未雨綢繆，他們想到懷柔大鹽平八郎，這對於他們是勢在必行的。

但是大鹽平八郎也太不好巴結了。

代理他出席的浪人，就座後一句話也不說，只顧一杯接一杯的飲酒，並且不斷輪流凝視着三個大商人的臉，沒有瞬時的停止，而且其眼光之銳利，絕非一般所可比擬。當其眼光移到他人時，這才感到如釋重負，如此形容絕非誇張。三人之中最爲剛愎的天王寺屋一度很魯莽地與他對視，結果隨即感到頭昏眼花，連忙低下頭，窘得無地自容。

陪酒的十數名藝伎也因這異常的氣氛，感到極不自在，無人敢開口，因爲她們擔心開口說話會遭到狂四郎的睥睨。

最後平野屋忍無可忍才說：

「眠爺，依在下看來，您恐怕不中意今天這個宴會……」

「不，我很中意，就是因爲中意，才會代理人家出席。」

「那……是否想找些什麼娛樂助助酒興呢？……」

「說的也是，我來表演一點餘興節目。」

「哦！……那太好了，請，請……」

「但是須要有搭襠。」

「沒問題，這些女人隨便你挑選。」

「很不巧，我須要的搭襠是劍客。而且必須武藝非常高强的……」

「……」衆人都傻了。

「我只會玩劍，其他的一竅不通……所以也想在這個宴席上來一番比武做爲餘興，你們有認識武藝非常高强的人嗎？」

「有！」回答的人是一名坐於末座的藝伎。

她便是那名在天滿的說書場聽談亭說書的藝伎。她面帶興奮之色。

狂四郎與她目光相接，這才露出微笑。狂四郎業已知道這女子適才剛入座。

「妳去帶他來。」

「是。」

四

半個時辰之後，那個名叫「小吟」的藝伎帶來的人，外表平平凡凡，讓人覺得可能是讀書人，也可能是神官。年紀大約才三十出頭，無論眼神或嘴形都顯得極爲和善，與所謂的劍客相距甚遠。

「這位是笈川良範。」小吟說道，笈川彬彬有禮的朝狂四郎行一鞠躬，一句話也沒說。

「你願意陪我做餘興？」狂四郎含笑問道，笈川也只默默點頭而已。

「武器用木刀行嗎？」

笈川默默表示答應。

隨即有兩把木刀送來。

狂四郎讓笈川先拿，他對着那些商人問說：

「餘興節目總要附帶懸賞，各位要包多少呢？」

「您希望若干呢？」平野屋問。

「一人兩千兩，總共六千兩如何？」

「沒問題。」

「輸的人空手回去。」狂四郎對笈川說，就先走下中庭。

這庭院顯然是模仿京都大德寺的塔頭孤蓬庵，石組植栽極爲風雅。

狂四郎立在一尊石像旁，笈川則背向大石。場地窄，並不適於比武。

狂四郎架起木刀的瞬間，才感到情形不妙。笈川那柔和的表情與動作毫未顯出變化。無論何種人，一旦抓起劍，外表必定發生極大的變化，這才是正常的。

但奇怪的是，笈川的身體靜如止水，不帶一

點劍氣；他那青眼的架勢，的確完美無瑕，無懈可擊，可是却全不帶勁。

雖則如此，但也並非詭奇多端、讓人撲朔迷離、無以捉摸的架勢。

換言之，就像樹木或巨石一般，只是單純地佇立在那邊而已。

伊庭光明創始的心形刀流，有一項絕招叫「風心刀」。其架勢如何？攻勢何等凌厲？除非是直傳之人，否則無人知曉。後來，心形刀流的嫡系傳人常靜子寫道：**風心之勝不為人知，得勝後始為人知。**

狂四郎猜想笈川用的大概就是風心刀了。即使沒全對，大概也不遠了。

如說笈川起了架勢，同時不計死生；此言可能謬誤。但其架勢顯然是不要命的，他全無攻擊的意志。常勝子說過，勝非攻擊敵人，敵人無以擊我方爲勝。笈川的架勢便是。

但狂四郎却對這毫無鬪志的敵人開始緩緩的畫起圓月殺法的弧線。

幾秒之後，劍尖終於繞至上段，斜斜指天了。

狂四郎的劍在這到底繼續繞抑或出擊的關頭停止了。

意外的是，狂四郎並未選擇兩者中任何一種，他突然將木刀收下，不屑一顧地轉身便要離去。

他裝做不用過招，勝負已定的樣子。

這時——對着狂四郎的背部，笈川那雙眼睛才睜得大大，閃亮有如磨利的剃刀。

下一剎那，狂四郎猛然轉過身子，發出吆喝，揮出木刀，攻擊之神速由不得笈川防守。

隨即響起一聲清脆的聲音，笈川的木刀脫手高高飛起。

此時笈川脚尖用力一點後跳至巖石後面。

狂四郎得意的回到宴席，對着大商人說：「六千兩請在今晚送至大鹽邸，我想另在他室獨酌

，告辭了。」

五

狂四郎在雅房飲酒，隔着桌子，爲他酌酒的人是小吟。她是私自進來的。

「先生……」

「……」

「先生厭惡女人嗎？」

狂四郎不理小吟頻頻對他獻殷勤，冷冷問說：「妳是江戶人嗎？」

「是啊！我是江戶人，懷念談亭先生的講古，所以那天特地去捧場。」

「那時妳爲何對我微笑？」

「假如我說一見鍾情，恐怕您不相信吧！」

「但是妳聽見我的名字，嚇得花容失色。」

「是很害怕，因爲您的名氣太響亮了……」

「此話怎麼講？」

「我聽柳橋的大姐們說眠狂四郎是可怕的劍客，他一天不殺人，便覺得不自在。」

「所以妳才帶笈川良範來試我的本領……」

「是的，他雖然默默無聞，但是他的武藝非常高强，他是聾啞的人，畢生精力都花在鑽研劍術。」

「哦！原來是聾啞的人……」

「您的劍術造詣果然很高。」

「當時我要是正面擊他的話，我這顆腦袋可能反被他敲破了。」狂四郎說着，就立起身。

「您要走了嗎？」

「不，一身是汗，想泡泡熱水。」

浴室寬，蓋得很講究，連「柘榴口」（譯註一）的山水花鳥也是出自一流畫家之筆。不同於江戶的是鑽進柘榴口，並無台階，地板大約二坪餘，浴漕低而大。

譯註一：〔柘榴口〕日式的公共浴室，爲了防止散熱，只留一道小洞做爲進出之用，所以進出只能用鑽的。

隔着一道板牆，隔壁大概是女浴室，傳來三、四個人細聲交談的聲音及弄水聲。

狂四郎將雙手放在槽緣，低聲哼着小調。

隔壁那些女人出浴，又經過一會。

狂四郎突然噤口，全神貫注着柘榴口的方向。

有人！而且帶着殺氣。

——小丫頭果然不懷好意。

狂四郎原就懷疑着她，所以才故意上浴室，觀察其動向。她一定早知他是眠狂四郎，所以才在那說書場對他拋媚眼。故一有機會，她便露出狙擊者的眞面目。

狂四郎邊想起前次在浴室襲擊將軍之女，邊覺得苦笑，靜待對方的入侵。

但其苦笑隨即轉爲顫慄之色。

從柘榴口鑽進來，出現在水煙中的人並非小吟，而是笈川良範。

他的右手已提着出鞘的長劍。

——我的末日到了！

閃過腦海的是這個絕望感，同時他也感到有一樣寒冷似冰的東西從頭頂流至脚尖。

笈川與比武時，簡直判若兩人，外表洋溢着悽愴的殺意。

狂四郎立在浴槽，鎭定地承受笈川那帶着仇恨而刺人的眼光，他的內心緊接在絕望感之後，湧起的是自嘲：惡有惡報，狂四郎！

玩劍的人居然全身赤裸，手無寸鐵防身，任人宰殺。

對方若是本領平庸的人，未必不能加以奪刀。事實上，對方是强敵，公平比武，狂四郎也未必能取勝呢！

就是罵他卑鄙，他也聽不見，更何況狂四郎沒有罵他的資格。因爲適才的比武，狂四郎欺騙他。雖說制服風心刀唯有如此，但欺騙就是欺騙。

——輕舉妄動就是醜態！

對方的眼睛如此殘忍的告訴他，而其雙手則徐徐舉起長劍。

這一來，不知何故狂四郎的臉上突然顯露出開朗之色。

隨着敵人舉起長劍，狂四郎的身體則逐漸下沈。

笈川完全舉劍大上段時，狂四郎只剩那顆腦袋露出水面。

咻！

一道白光切過水煙，落向狂四郎頭上。

同時浴槽中水滴四濺，也有一道白光躍起，掃中笈川的身體。

「……唔！」笈川喉嚨發出難以名狀的怪聲，倒在潮濕的地板上。

狂四郎立起身，他的右手居然握有無想正宗，接着他舉起左手，居然握着劍鞘。

一個多時辰之後——。

狂四郎走在通向天滿神社的路上，他正要去拜訪立川談亭。而小吟則隨在他背後。

給狂四郎解圍的人是小吟。男女浴是相連的，中間隔一道木板牆，小吟便從水底將無想正宗遞給狂四郎。

「小吟，妳身爲幕府密探，又把笈川良範引到浴室了，可是爲何又在最後關頭改變主意，解救我呢？」狂四郎本想這麼問的，其實小吟的回答，他也大致能猜着的。

——唉…女人的心我是猜不透的。

狂四郎遙望懸在空中的下弦月，內心如此嘀咕道。

第三十五章　僞金六千兩

一

「對不起，打擾了！」有個小生意人模樣的人走進天滿神社前一家低級的客棧。

時刻是掛在簷下的昭示店號的燈籠亮起燈光的時候。

「客官，請進。」

「你們這裏有沒有一個叫眠狂四郎的客人？」

「有。」

「請你通知他，次郎吉想找他。」鼠小僧次郎吉目送女中登上樓梯，就用手帕撣撣身上的灰塵，他看來似是趕遠路來的，一身風塵僕僕。

狂四郎仰臥在寬約五十個榻榻米的總間，這是所謂最下級旅人——雲遊僧、虛無僧、耍猴的、跑江湖的藝人、貧窮的農人等過夜之處。

次郎吉踩進一步，便聞到一股撲鼻的臭味，不禁面帶難色。

由於時刻尚早，客人稀稀落落，僅二、三人，但是那霉味則是經年累月衆多窮人的體臭醞釀而成的。

「……眠爺。」次郎吉坐在狂四郎旁邊，說道：「您眞會忍耐，幾天不見，變這麼多。」

狂四郎稍睜開眼，說：「再沒有像這裏住起來這麼舒服的地方了，次郎吉。住在這種地方的人全都是好人，坦白、無所不談、不會無聊。能够接納我這種無賴漢的，只有這些下階層的人們。」

「說的也是……不過，就只有臭味不好聞。」接著次郎吉面帶喜色，壓低聲音說：「眠爺，那東西果然有，可是總共才這樣。」次郎吉伸出食指。

狂四郎只是稍縐縐眉宇，並未答腔。

「怎麼處理呢？」次郎吉邊撫著下顎，要狂四郎表示意見。

但狂四郎只把視線移到那滿是汚染的天花板，仍不開口說話，他那冷漠的表情表現出對此全不感興趣。

「眠爺，拜託您，想想看有無轟動天下的事可做……我覺得我再活頂多也只二、三年，所以想轟轟烈烈幹一番，至少也做爲來日在牢獄閉著眼睛回想。」

狂四郎不答，却低哼著謠曲柏崎的一節：「**露身之所寄，旅路向誰問，此亦憂世之習手……**」然後他才一骨碌起身，懶洋洋望向窗外，說道：「金棄於山，玉投於淵……次郎吉，用心想想吧！」

「嘿……」

就在這時候，女中進來，遞一封信給狂四郎。

那是大塩平八郎的信。

拆開，看了幾行，狂四郎那蒼白的臉孔隨即緊繃起來。

信上大意是這樣的：昨夜，五名昔日的屬下分赴平野屋、鷄池屋、天王寺屋，各去取得二千兩，但在歸途中，遭一羣蒙面强盜襲擊，六千兩悉被奪去，而五人之中四人當場被殺，一人負傷。可知歹徒是誰？請速來舍一晤。

六千兩是狂四郎向三個殷商敲竹槓所得的。

默思之後，狂四郎憤憤說道：「恐怕來不及了。」話才出口，又有一個直感掠過腦際，說：「次郎吉……」

「咦？」

「這……」狂四郎伸出食指，「運來大阪了嗎？」

「運來了，雖然不好運，但自己的東西嘛，再麻煩也樂意。」

「我現在用得著，但是並不是像你希望的那種轟轟烈烈的用途。」

「無所謂，一切都按照您的意思去做。」

二

當晚——三更過後，狂四郎潛入一家氣派的宅院。

那是平野屋的妾宅，狂四郎事先派鼠小僧查明平野屋今晚在此過夜。

含著花香寂靜的漆黑籠罩著深夜的庭院。

狂四郎先觀察上房，發現樓上左邊的門縫隱約有燈光外洩，於是他便推開庭院的木門進去了。眼前赫然是美保松原的縮景，無疑是花下大錢裝點的。

狂四郎走過草坪，穿過松樹，朝上房走去。

他用短刀撬開門，走進走廊，至於樓梯的位置，他早先在外面時已先推測好了。燈光照到樓梯下。

他既已封住對方的逃路，就沒有必要再躡手躡脚，像做賊似的。他光明正大的發出脚步聲，朝映著燈影的紙門走去。

「誰？」女人的聲音。

狂四郎不答，拉開紙門。

朱紅的「絹燈籠」映照下的房間是財力與風雅所點綴而成的。

床位前面有金屏風擋著，床上是繡花棉被，金屏風上的圖案則是出自當代一流畫家之筆的浮世繪。

狂四郎的巨大黑影爬過屏風，悄悄出現在枕旁時，有個宛如從畫中走出來的女人發出叫聲，坐起身。她衣裝不整，露出白白的胸脯與大腿，與這宜人的春夜頗相襯托。

——有了千金，便可養這種尤物吧！

狂四郎黯然望著女人那帶有幾分白痴的美貌，一時憮然立在原地。

大約二、三分後，平野屋才起身。他即使醒來，但並未慌慌張張起身，可說頗有大阪巨商的威嚴。他甚至還很鎭定的幫其妾披上外衣。

其間，狂四郎已坐下。

「深夜騷擾你，實在很抱歉。」

「其實你正式登門找我，我未必就不會見你。」

「但是我不能信任一個給我錢又搶走的狡猾商人。」

「哦！原來你是爲了那件事……」平野屋泰然微笑說：「你找錯人了。」斷然否認後，他絲毫不畏懼狂四郎那銳利的眼光，正視著狂四郎。

「膽量眞不小，平野屋。我是習於殺說謊的人，而且不猶豫。」

「眠狂四郎怎麼說這種話呢？還有你以爲我們大阪商人那麼吝嗇嗎？二千兩就是賞給做戲的，我們都捨得花，況且對方是大塩平八郎，不是嗎？其實那晚你不開口，我們也準備送禮的。」

「是這樣……。這應該算我把你看低了。」

狂四郎釋然苦笑。

——這幫商人的財力太雄厚了，而我一千兩就够我昏頭轉向了，才會有今晚的差錯。

狂四郎一時也頗有感於天下的實權已從幕府轉移到這批大商人手中了。

當時，幕府爲了安定經濟，必須不斷調節米價，所以便命令富商豪家暫時性的買下大量的米，這就是所謂「御買米」。幕府先讓大商人們發一筆財，接著幕府要施仁政，救濟貧民，便要商人散財，這叫「御用金」。文化七年及十年兩次的御用金高達七十餘萬兩，而今年幕府通知要繳出六十萬兩，但大商人依舊安然無恙。

倘若大塩平八郎揭發他們的違法行爲，那麼御用金就變成高二、三倍的罰金，即使如此，大致也不會有一家會癱瘓。可是爲了防範未然起見，一個人出二千兩可擺平，應該說是相當划算了。

眞的是財力雄厚。

「平野屋，我早知道不是你們幹的，但依我看來，你們事先知道有人要搶。」

「也不能說不知道。」平野屋鎭定得足可讓人懊惱。

「說說看！」

「這……眠爺，這種事我不能亂講。」

「爲什麼？」

「商人講究的是利害，假如我向你透露搶錢的人，以後被人知道的話，吃虧的人是我。而且，那六千兩是我們跟你所做的交易，一旦錢交給你們，那筆錢下落怎樣，就不干我們的事了。你沒有親身出馬，可說是一大疏忽，事情既然已發生，你只有靠你自己的能力去找回來吧！我們不希望再蒙受其他的損失，這叫生意經……」

「好，我明白了。」

既查明不是平野屋等人所爲，那麼這一趟就不會白跑。

狂四郎立起身時，平野屋抬頭仰望著他，說道：「大阪的衙門如有三、四個像你這樣的人，我們就不能亂發財了。……請原諒我冒昧，我實在很欣賞你。……我們交個朋友，我個人送你一千兩，如何？」

狂四郎的臉上隨即充滿强烈的殺氣。

「你看錯人了！平野屋！」

被狂四郎一喝，平野屋這才感到全身毛骨悚然，臉孔慘無血色。

「眠狂四郎雖是無賴，還不至於淪爲乞丐！」

「對……對不起。」平野屋平伏。

狂四郎離去時，平野屋才在背後大喊，說：

「眠爺，我只能告訴你，那些搶錢的人，好像你也認識……」

——哦，是嗎？我也這樣猜想。

三

翌晨，狂四郎隨在三頭駄貨的馬匹後面，走進位於天滿橋長柄町的大塩邸。

邸前、庭院、塾、讀禮堂（講堂）等都因辦

喪事而呈現一片嘈雜。四名被殺的差役都是居住在大塩邸的塾生。

狂四郎帶領三名扛重物的馬伕，從懸掛著白紙燈籠的玄關，直往裏面進去。

這時正好是讀禮堂行完納棺的儀式。

狂四郎站在門口，故意大聲說：「眠狂四郎帶來告慰故人，使故人得以含笑九泉的東西。」

在衆目注視下，狂四郎要馬伕把六個千兩箱帶到靈前。

大塩平八郎與僧侶坐在一起，他滿懷期待，注視著狂四郎的舉動。

狂四郎向四座棺木默禱之後，才面向齊集在堂內的百餘名塾生。

狂四郎前面坐著一名白巾裹頭的青年，他的臉色慘白，他是唯一倖存的須藤辰馬。

「本人首先對於各位喪失四名有爲的同志，表示由衷的遺憾。他們遭到暴徒襲擊時，實在完全沒有反擊的必要。由於本人事前沒有交代，才發生今天的慘劇，本人深感懊悔。因爲平野屋、鴻池屋、天王寺屋交給他們的千兩箱，裏面裝的全是僞金。」

狂四郎說至此，堂內便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而生還的須藤辰馬則面露極爲憤怒之色。

狂四郎表情冷肅，等衆人肅靜。

「我天生是個小心謹愼的人，隨時提防萬一的災難，這話聽來好像我在炫耀自己的精明，各位之中或許有人已聽說了，那位與我比武的劍客笈川良範，當晚到浴室襲擊我，但被我斬殺了。當時我就懷疑笈川良範的黨羽會不會在半路攔截賞金，這實在不能算是杞憂。因爲笈川良範這個人太可疑了，他到底是何地的何等人物呢？所以我才私下要求平野屋，暫以僞金充數。……而我因爲另有急事，來不及通知大塩先生，我的疏忽實在太大了，深深感到慚愧。我現在送來的這六個箱子，才是眞正的六千兩，我想這也許可聊慰四位殉職的亡靈吧！」狂四郎說完，轉身掀開一

個箱蓋，加以搖動，鏗鏘的黃金聲響，傳遍整個堂內。

衆人的焦點都集中在金光閃閃的金堆，只有大塩平八郎始終凝視著狂四郎的臉孔。

狂四郎也感覺到大塩平八郎看著他，所以回頭望了他一眼，狂四郎嘴角浮起得意的微笑時，平八郎也似有似無地稍帶笑意。平八郎明白狂四郎正表演一齣戲，但却猜不出那六千兩的來路。

原來鼠小僧次郎吉在伊勢桑名沼波五左衛門的菩提寺挖出了一萬兩的寶藏。

次郎吉敲破那只青磁花瓶，果然找到寶藏圖，於是，他便按圖尋寶，果然有收穫。

四

馬蹄聲响徹天空，一匹快馬奔馳在伏見官道，期京都方向飛奔而去。

渡過守治川，隨即經過墨染，以下的路段，高木與竹篁夾道，鬱葱掩天，自古以來，這是鶉的名地。鶉是在荒野啼叫的。

此地仍保界著中古以來荒廢的輪廓，連夜風的呼聲也似乎帶著蕭瑟之意。

來到可通向鳥羽官道、竹田官道的三叉口時，騎士才勒住韁繩，躍抵地面。

而樹林隨即走出一道黑影。

「眠爺……」鼠小僧的聲音。

「辛苦了。」狂四郎將馬牽到官道外吃草。

次郎吉打了一個噴嚏，才說：「我是一個很有耐性的人，不過在這麼荒涼的地方蹲一天一夜，還是頭一次。」

「古時候的公卿爲了賞月或聽鶉啼，也像你一樣耐心的守候。不過鶉鳥秋天才有，你至少也聽見鶯啼吧！」

「眠爺，別開玩笑了。我昨晚兩眼睜得大大的，一直在監視著有無騎馬的傢伙經過。」

「見到了吧！」

「不錯，大約一個時辰之前。」次郎吉守候

一天一夜總算沒有白費。

「太好了，他一定會再經過，換我接班，你先休息一會。」

「我還有沒有其他任務？」

「應該有。」

「接著危險一點不要緊，我希望能有所表現。」次郎吉說著便走離，以便找一處地方休息。

狂四郎雙臂交叉，站在路中央，然後像一尊彫像不動。

月亮似乎出來了，山那一邊已明亮。

最後當輪廓朦朧的缺月離開山頂，把狂四郎的影子長長拖至地面的時刻——。

從竹田官道的方向遠遠傳來馬啼聲。

月光下，那匹快馬揚起塵煙，正要馳過三叉口時，躲在暗處的狂四郎一躍而出，張開雙手擋住去路。

蒙面騎士大吃一驚，連忙拉緊韁繩，使得那匹馬高高翹起前蹄。

騎士慌忙想掉轉馬首時，狂四郎已伸手拉住其韁繩。

「下來！須藤辰馬！」

被狂四郎大喝一聲，須藤隨手拔劍便砍。

狂四郎稍扭動肩膀，避開那一刀，同時抓住須藤辰馬的脚，用力將他從馬鞍上拉下來。

狂四郎隨即迅速將他制服，並動手扯下他的覆巾。

呈現出來的果然是用白布裹頭的須藤辰馬。

「喂，叛徒！幕府的密探到底用多少錢收買你？難道數目高得够你情願害死四個夥伴嗎？難道你可獲得一個千兩箱嗎？」狂四郎責問著，便用他的劍緒將他的兩手反綁。

次郎吉也跑出來，罵說：「可惡的傢伙，害我等得好慘。」迎面摑他一巴掌。

「次郎吉，別生氣，他按照我們的計劃行事，等一下他還要告訴我們，他到京都的什麼地方，跟什麼人接頭，我說的對嗎？須藤。這至少也

可做爲你向那些被你害死的同伴懺悔贖罪的機會。」

五

京都到大阪如走海路，從三條小橋木屋町乘坐高瀨川的拖船到伏見的碼頭，改坐三十石的客船下淀川，抵達八軒屋。這一段行程幾乎是夜行，初更離開高瀨川，到達大阪已是拂曉。

夜已深，停靠在木屋町石垣的拖船已全部出動，酒樓的絃歌也已停歇。此時，有一艘包船從二條方向順流而下。

船靠抵橋畔的石垣時，立在船頭的武士登上岸，對船伕命令說：「在這裏等！」

武士走遠，消失不見時，有一道黑影不聲不響來到石垣，撲上蹲在船尾吸管煙的船伕，輕易加以擊昏。

接著又有一道黑影趨來，迅速剝下船伕身上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

那人僞裝成船伕，縮頭縮腦喃喃說：「太妙了！讓他們把吃進去的錢再吐出來。」他是風小僧。

「全看你了，等一下來坐船的人頂多兩個，小心別讓他們識破。」狂四郎吩咐著，便登上石階。

次郎吉綁妥船伕，並用破布堵塞其嘴，將他拖到石垣後面的暗處，然後他便蹲在船尾，裝做若無其事，開始抽煙。

未隔多久，有一羣蒙面人扛著六個千兩箱上船。

假船伕發現他們只留下一人，不覺面帶竊笑。

折回去的六個人到堤上去騎他們的馬。

馬羣出發了，每匹馬各間隔一定的距離。

速度之快，誠如所謂風馳電掣。

部落、青野、川堤、森……轉眼之間都已拋在後頭，並且也已到狂四郎逮捕須藤辰馬的三叉

口了。

來到可遙望聳立在夜空的天守閣時。後面有一匹快馬追來，速度比這羣馬隊更快。

殿後的人回頭看時，那匹快馬已近在數丈後，那騎士伏身在馬鞍，也沒道歉，便一直線起前去了。

「什麼事？」

「誰？」

那匹快馬在六雙責難的視線目送下，飛也似的跑在最前面了。

「噢！是他！」一人愕然大叫時，那匹快馬已在三丈前方了。

騎士估量是時候，便很靈巧地掉轉馬頭。

「各位是幕府密探親不知組吧！眠狂四郎要回敬各位上次在阿彌陀峰的招待。」狂四郎說著，輕巧地躍抵地面。

六個騎士也一齊下馬。

狂四郎輕鬆立著，讓那些敵人將他包圍在中央，他說道：「以下的話，就當做是我送你們下地獄的贈言吧……你們似乎擅於打探別人的秘密，搶奪別人的東西，但是對於識破遭人謀算，似乎並不高明。……須藤辰馬驚慌奔告你們，那六千兩是僞金，你們居然懶得動手查驗一下，就打算千辛萬苦再度搬去找平野屋調換，你們眞想向平野屋索取六千兩嗎？就算那筆錢是假的，你們有什麼資格責備平野屋他們呢？你們搶的人是我眠狂四郎，所以騙你們的人也是我，你們不高興的話，找我就是了，其實我這個人最不喜歡騙人家，即使强敵也一樣，但是你們利用須藤辰馬做卑鄙的事，所以我也利用他回報你們。你們剛剛搬上船的六千兩，絕非僞金！……不必著急，我話還沒講完。」狂四郎雖被六把劍包圍著，但他的無想正宗仍未出鞘。「如果學你們的方法的話，我可以讓你們去找平野屋計較，而我沒收六千兩，逍遙自在。但不巧的是，我們有一筆舊帳要

算，就是那次阿彌陀峰的事。那時我被你們埋伏，而這次是我埋伏你們，心情自然不一樣。……瞧！你們把我圍得死死的，沒有一條活路可逃，這是違背孫子兵法的。圍師必闕，窮寇勿追。你們簡直就要我拼命反擊。」說著，雖未見他拔劍，却有一道閃光飛向從正面殺來的敵人。「親不知組，取得好，我也要狠下心來殺死你們了！」

狂四郎即將在朦朧的月光下，對著剩餘的五個人發揮他那出神入化的本領。

大約相同的這個時候——。

鼠小僧次郎吉悠哉唱著歌，划船順淀川而下。

船上却無那位原該在船上的武士。

原來次郎吉趁機將他推落河中。

第三十六章　女心純情

一

淀川——。彷彿有一把無形的刷子把淡淡的夜霧塗在川面及岸邊，離開大阪八軒屋的三十石客船在堤上纜繩的牽動下，緩緩溯淀川而上。

眠狂四郎不喜各種乘客混雜的船艙，他獨自坐在船尾一堆菰包的後面，茫然在發呆。

剛才有刘船的小販在他的膝前兜售海帶湯及茶碗酒，但狂四郎不予理會。

從離開八軒屋起，狂四郎就未改變他那雙臂交叉、倚靠菰包的姿勢。

他的眼睛雖投向沿岩移動的景色，但心却被一層黯淡的虛脫感掩蓋著。

狂四郎留在大鹽平八郎府邸做客，感到有一種無形的羈絆束縛着，所以他便不告而別了。

他那無可救藥的虛空心靈，似乎除了爲非作歹的刺激之外，再無其他方法可治療了。而那種刺激，頂多也讓他興起一種錯覺，錯以爲捕捉到什麼活生生的東西而已。

狂四郎的心情雖處於空虛中，但就在這個時候，他那敏銳的神經察覺到有兩個形跡可疑的人蹲在菰包對面。但那是與他無關的，對方似乎不知對面有人。

「……大爺，不是我故意給你澆冷水，您說要到京都找仕官的機會，恐怕比登天還難，所以我才自找麻煩，替您出主意，您猜猜看京都有多少餓肚子的浪人？至少在二千人以上。」

「……」

「我有個浪人朋友，他是新當流的嫡系傳人，年輕時還完成替父報仇，會玩一手好劍，但是想仕官還不是碰一鼻子灰，到現在還是浪人。……所以您還是靜下心來想一想，好好考慮我的提議，別生氣……」

在狂四郎聽來，對方那壓低的聲音似乎藏有什麼不軌的陰謀。

「好，你儘管說，我不會生氣。」應答聲有氣無力。

「那我就放心說了。……您有二個選擇，第一你們夫婦就這樣到京都，困難得三餐不繼；或者您暫時閉起眼睛，與尊夫人分開，然後您可以得到一百兩……。請您仔細考慮吧！一百兩可不是小數目呀！」

「她有這樣的身價？」

「老實說是沒有，可是呢？尊夫人可能出自名門，而您直到不久前也是當官的——簡單說就是德川家的血統，無論再怎麼潦倒，這都是不爭的事實。……現在那些家裏的千兩箱堆到天花板的大商人，最渴望得到的就是尊夫人所具有的高貴氣質。其實要找美麗的女人，祇園多的是，只要有錢，別愁找不到美麗的女人，但是尊夫人的氣質就不是用金錢所能買到的。……所以只要尊夫人答應的話……可能沒有比這個更好的發財機會了。」

「……」對方繼續沉默著。

「大爺，現在時刻還早，您可以慢慢考慮，等船到伏見，您再答覆，假如您堅持不要，我也不會勉强。不過，您要是答應的話，今晚之內，您就可以得到一百兩。」

兩人結束交談，回到船艙去了，狂四郎這才稍稍扭動嘴角：氣質？三百年的泰平薰陶出來的氣質……價值一百兩，賣掉算了。

二

船抵伏見京橋附近的碼頭，已是將近午夜三更。

但這一帶依舊熱鬧，除了這艘三十石的客船，另外有通往京都的平底船及航行宇治川的柴船等船隻來往穿梭，靠河邊成排的客棧及茶屋，燈火通明，映照着河面，人影出入頗爲頻繁。賣伏

見土產的店鋪，門仍開着，伙計高聲招呼客人。

碼頭有成羣的黃牛守候在此拉客，因爲這裏客人多，有到伏見農神廟夜拜的人，有換搭平底船的人，及在此地過夜的人。

但狂四郎走上碼頭，却無人走過來招呼他，可見浪人在京都一帶受人何等輕視。

狂四郎繞過官府的告示牌，即將過橋時，有個倚在欄杆的女人緩緩轉過頭。

女人與狂四郎視線一相接，她那張由下承受船燈的潔白臉孔隨即綻開笑容。如果她是流鶯，她的臉形及身上的衣服，未免太過時髦一些，可是整體上却帶着一種寂寞的陰影。

「大爺，……您好像還沒決定到那裏吧！」

「嗯，那就到妳的地方。」

「歡迎歡迎，可是沒有好酒款待你。」

「我不是好吃的人。」

於是兩人便並肩過橋了。

女人帶狂四郎來到一家位於街口的店鋪。店前的布簾繡着白馬，顯然是酒店，但進內一看却不是，座上並無客人，角落放着二台轎子，牆上掛着草鞋，脚纏、簑衣、斗笠等走遠路的器具。

燭臺點着蠟燭，火焰搖曳，靜悄悄沒有半點聲響，令人感到可疑。

但狂四郎並未露出驚訝的表情，他在折合凳坐下。

女人進內，隨即捧着菜肴出來。

狂四郎讓她酌滿酒，便默默飲着酒。

女人也沒開口，手支腮幫子，不斷在爲狂四郎酌酒。

最後女人才開口問：「在想什麼呢？」

「什麼都沒想。」

「大爺，您什麼時候變成現在這樣的人？」

狂四郎朝她掃了一眼。

女人那緊望着他的眼神裏有一種清新的色彩，不像所謂墮落的人。

「第一次殺人之後。」

但女人的表情並未發生變化。「那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

「忘記了。」狂四郎隨口回答，把杯子遞給女人。

女人把酒杯捧近她那浮起微笑的嘴唇，但眼睛依舊盯着狂四郎那輪廓鮮明的側臉。

經過短暫的沉默，女人又問：「大爺，您愛過女人嗎？」

狂四郎不答，反問說：「妳呢？」

「我嗎？……我愛過一個男人。」

「妳還忘不掉那個男人吧？」

「早忘得一乾二淨了。」

「妳被他遺棄嗎？」

「我還給他生過一個小孩。」

狂四郎轉頭望她，她則低下頭，用滴落的殘酒在檯臺上寫字。

她寫的是：「修太郎。」

「還活着嗎？那個孩子。」

「……死掉了。」接着，女人口氣隨即一變，問說：「您目前沒從事什麼職業吧？」

「沒有。」

「那……」她稍沉吟，才說：「想不想當保鏢？」

「這一家嗎？」

「嗯。」

「妳們在幹些什麼壞事呢？」

「我們在給像我這種無依無靠，無法生活的女人找出路。」

就在這個時候——。

有一個人撥開簾子進來，外表十足是個伙計模樣，但眼神却極凶狠。

那人先對女人使個眼色，才轉身向外，鞠躬說：「大爺，請進。」

那聲音狂四郎並不陌生，他面帶苦笑：原來這家店鋪在買賣三百年的泰平所培養出來的氣質。

在拉皮條的引導下進來的人是個旅裝的武士，外貌忠厚老實，看來似乎易受人訛騙的模樣。

當然，狂四郎的興趣在於尾隨在後其妻的容貌。

那是個與其丈夫頗相配的少婦，臉孔渾圓，似乎頗有福氣的樣子。給人的印象是缺乏主見，遵從所謂三從四德的賢妻良母，不錯，這的確就是氣質了。

「請這邊走……」

那對夫婦在皮條客的引導下即將經過狂四郎前面時，旁邊的女人不經意的擡起頭。

這時——她的眼睛盯着武士的側臉，表情起了極大的變化。

武士則全然不察，帶其妻登上二樓。

女人的臉孔極端的緊繃，她極力隱忍意外的衝擊，她雖然察覺到狂四郎看着她，但仍失神地立起身，跑出店外了。狂四郎並未阻止她，繼續喝他的酒。

三

未隔多久，拉皮條的躡手躡脚下樓。

他稍感驚奇的望着只剩狂四郎一人在，但隨即走過來，細聲問說：

「大爺，小燕跟你說過了嗎？」

「說過什麼？」狂四郎佯裝不知。

「請你幫忙……」

「哦，關於保鏢的事嗎？」

「一天付您二兩。」

「我不能接受。」

「嘿！嫌太少嗎？你打聽看看吧，一天二兩的保鏢恐怕沒處找了……」

「不，我並沒說太少，而是我的本領及膽量值不到二兩的高價。」狂四郎說着，裝做沒看見有個大約五十上下的浪人進來。

「您太客氣了，凡是小燕看上的武士，至少也殺過二、三個人，小燕絕不會看錯人。」

「可是這一次她看錯人了，我沒有殺過人，也沒有幹過會被殺的壞事。」

那拉皮條的也無可奈何，就問說：「小燕有沒有告訴你什麼工作？」

「我沒問她。」狂四郎起身，放幾個碎銀在櫃臺，便在拉皮條惱怒的眼光目送下，走出店外了。

此時，那個坐在樓梯下的浪人便叫着：「德兵衛！」，過一會才說：「那廝……有兩下子。」

「咦？」拉皮條的這才睜大眼睛。「他幹嘛假裝呢？」

「不過，你放心吧，他看來並不像衙門派出來的人……」

「貝塚兄，你……去收拾他好嗎？我們最好小心一點。」

「嗯……也好，不過說不定我會被殺呢！」

浪人起身出去。

狂四郎沿着河邊，信步走着。

河面上船影已稀，客棧大半已放下大門。但是燈籠光仍亮着，照在路面，可望到老遠，但行人已少，街道又恢復了寂靜，走起路，登音格外響亮。

空氣中帶着輕微的暖意，讓人感覺到季節又有了轉移。

——回江戶嗎？

狂四郎這麼想着，這時他即將走到一處路口。

他已走過客棧街，以下的路段沒有燈光，一片漆黑。

狂四郎的右側是一排整齊的酒鋪倉庫，路旁排着整列的大樽。

大約走了四、五步，狂四郎突然感受到殺氣，於是他全身的神經隨即起了防禦。

然而他的姿勢、步幅、速度並未改變。他那完全異於常人的感覺乃是自然而然具備的，不必

等待大腦的指揮。

那並非先察覺到敵人，再由腦筋發出警告給身體，而是他感觸到對方那宛如閃電的殺氣，隨即便有了萬全的準備。其實這種反應，連狂四郎自己也無法說明，那是連他也感到不可思議的本能的感應，而且一向正確無誤。

他緩緩走了三步，不禁感到費解，因爲並無兵器向他襲擊。

就在興起這狐疑的剎那，狂四郎感到全身起了一陣類似納悶的感覺。

——好危險！

他如此自言自語是更往前走大約丈餘時。

狂四郎多次經歷過被懷有殺意的人埋伏，對此他是很習以爲常的。

但像剛才那樣，剎那的防備甫過，突然湧起宛如脫離虎口般的戰慄感覺，這還是前所未有的。

——好厲害的劍客！

對方只是試對他澆以凌厲的殺氣而已。

——爲何沒出來呢？

狂四郎死在强敵的劍下是不會有遺憾的。

他猛然興起一陣衝動，想轉身向那躲在酒樽後面的人挑戰。

然而他的脚依舊朝對面的方向走去。

假如他折回去的話，這便意味着比武，而他並非那種專心一意想領悟劍理之妙的劍客。

那一瞬間業已經過，就是說，他還是活着。如此而已。

四

小燕蹲在距碼頭頗遠的岸邊。

旁邊有一盞常明燈，脚下的樹葉像有無數的螢火蟲麕集着，閃爍着白淒淒的光芒。

小燕低着頭，像一頭狼狗蹲着不動。

她跑出酒店時，心亂如麻，整顆心似乎快碎了，而現在大致已平靜，但却感到疲憊不堪。

腦海一片空白，覺得頭昏脹。

——他居然到這私娼寮！

小燕又在內心喃喃說着這句不知重覆了多少次的話。

適才她對那位她帶來有意雇爲保鏢的浪人說出她從未說過的往事，話剛說完，不知是否老天爺的惡作劇，那個讓她生了孩子，又將她棄若敝履的負心漢——成瀨門之進竟帶着他的妻子進來。

關於成瀨門之進被撤官離開江戶，她已聽說了，但她做夢也沒想到會再見到他。

對小燕來說，薄情郎狼狽到出賣妻子的身體，實在應該說是因果報應吧！現在她正可讓他嚐嚐三惡趣的痛苦，更何況現在的小燕已學會做泯滅良心的事了。

然而當她認出成瀨的剎那，因一股無以名狀的衝擊，她不僅未燃起復讎的火焰，反而被自己所背負的宿命擊垮了。與其嘲笑對方的落魄，她勿寧先對於淪爲老鴇的自己感到厭惡與屈辱。所以她溜了出來。

——我還忘不了他嗎？

她悄悄在空白的腦中試問自己。

——不是的，我恨他，恨、恨透了……。

如果沒有那個人，現在的小燕應是江戶一家綢緞莊的少奶奶了。

那家綢緞莊的少爺向她家裏提親後，她才有資格到一千二百石的旗本成瀨家當「見習女中」。那是七年前的事了。在當時，到做官人家當「見習女中」是一般平民家女兒的高等教育。

小燕做不到一個月，就在一個夜晚遭到少主人門之進的暴力，但她放棄婚約，同時也愛上門之進，她打算屈居側室，但這只是她的幻想罷了。

門之進即將迎娶正室時，小燕誤陷佣人的奸計，被免職了。那時小燕已有身孕。

她無顏回家，所以投靠大阪的伯母，產下一

個男嬰，她把小孩託付伯母，自己則在新町的茶屋當女中，並且在此認識從事色情勾當的德兵衛，又誤信他是規矩的小生意人，如此造成她淪落的開始。

……她在陰慘的世界打滾，前後已五年。

「畜牲！」小燕像在鼓動自己似的。「殺掉他！」

剎時，她感到全身起了一陣瘧疾發作似的惡寒，而從她那殺意騰騰的心底突有一種作嘔的感覺直朝着喉嚨湧上來，於是她便稍坐起身，將之吐出。

她在常夜燈的臺石撒下一灘的鮮血。

她伸手扶着燈笠，勉强支撐着懶洋洋的身子，深深嘆一口氣時——。

「喂！……」背後有人對她出聲。

原來是狂四郎。他經過街口，又繞個大圈子，回到這裏。

狂四郎對着緩緩轉過頭，面色死白的小燕說：「帶我到一家你認識的客棧……」

小燕默默點頭。

大約半個時辰之後——。

在一家陳舊的客棧的二樓房裏，狂四郎與小燕同在一個床舖。

小燕在狂四郎未上床之前，一直靜靜蹲在角落，隨後才說：「我也躺一會……」未待狂四郎回答，她便非常倦怠地解下腰帶，脫下外衣，只剩紅色的襞衣，躺在狂四郎身旁。然後她把臉頰偎在狂四郎胸膛，靜止不動。

狂四郎剛才見她吐血，也知道她的身子在發燒，所以什麼話也沒說，也未拒絕。

那是小燕自己要求的。

若干時刻之後，狂四郎收身，小燕在床上理好衣裝，才緩慢起身。

狂四郎看見小燕開始穿衣，依舊未開口說話。

理好衣裝後，小燕才在狂四郎對面坐下，用

着不具抑揚的聲音說：「我有一件事情拜託你。

……我向你提過要請你當保鏢。」

「我已向龜公拒絕了。」

「不過我現在的要求完全相反，剛才那對武士夫婦……那個武士……」

「難道是跟你生過孩子的薄情郎？」

「是的，七年來第一次見到他。……我想請你救他一條活命。」

「……」

「那家酒鋪是黑店，幹盡傷天害理的事，情形是這樣的：龜公德兵衛先交一百兩給那個武士，然後又請保鏢在半路上殺掉他，把錢搶回來。」

「……」

「保鏢名叫貝塚三十郎，是新當流的高手，劍術强得不得了的浪人。據說年輕時，爲了報殺父之仇，拼命練劍……。但是你一定可以殺死他。」

「……」

「我知道你，我知道你是絕代劍客眠狂四郎。」

「……」

「你問我是否還忘不了他，我答說早忘得一乾二淨。……其實我只是想忘記他……但是我仍然念念不忘他，到現在我才明白。」

接着是漫長的沉默。

最後小燕立起身，說：「……隨便央求你，請你原諒。」

小燕沒回頭看狂四郎，靜悄悄出去了。而狂四郎則閤着眼皮沒睜開。

翌晨，狂四郎下樓盥洗，聽見掌櫃及女中談論河中的浮屍，不覺湧起不吉的預感，連忙離開客棧。

狂四郎一瞥那橫放在河岸、露出草蓆外的衣角，知道預感又中了。那是小燕。

五

陰空下，大和官道沿着小倉灣有一道長三十丈的堤岸。

眠狂四郎緩緩走在堤上，哼着小調。

歌聲隨風吹送，使得坐在對面斜坡的人立起身。他是貝塚三十郎。雙方距離丈餘，面對面立着。

先開口的人是狂四郎。

「我告訴你一個壞消息，成瀨門之進夫婦得到一百兩，已經從四國官道離去了。」

貝塚用他那雙血絲密佈的眼睛緊盯着狂四郎。「你玩的好戲嗎？」

「拉皮條的德兵衛被我殺掉了，你在世上恐怕沒事可做了。……昨晚你應該殺掉我才對。誰叫你不殺我呢？」

「我已經殺掉怯敵的心理。」

狂四郎一聽，發出豪爽的笑聲。「承蒙你看得起，至於我呢？我可完全不須要這麼麻煩的手續。……你由於過多顧慮，今天才落得在此丟掉生命。」

「呼呼呼……誰要先下地獄還不知道呢！」

貝塚也泰然地笑了。

遠遠走在堤上的行人發現前面有兩道影子拔劍對峙，大吃一驚，連忙煞住脚步，在原地呆立甚久，最後兩道影子同時前進，交叉之後，下一剎那，一方非常緩慢地滑下斜坡。

但那條獲勝的影子往來路走時，他們聽見那人還哼着小調，不禁懷疑剛才所見的情景是否錯覺。

第三十七章　海盜村

一

五月中旬有一天俗稱「竹醉日」。據說在此日種竹，可長成茂盛的竹篁。

就在這一天，眠狂四郎的孤影出現在一座山頂上，眼前爲淺水灣——備前和氣郡的方上浦。

它位於蜿蜒曲折的海灣盡頭，屬瀨戶內航道的西南方，少有「待潮船」入泊，是個被遺忘的地方。東一里餘有「池田光政」建立的閑谷聖堂。

山頂上是一片紅土的空地，烈日炎炎曬着狂四郎，但含有潮香的風却頗清凉。

脚下遙遙的白洲，呈現出像一筆畫筆帶過的美麗弧線，藍色的海面分成若干重的濃淡，朝地平線的方向推展着。

狂四郎遙望浮在外海的一斑灰色模糊的島影，他定睛望着，眼睛連眨也沒眨動一下。

那孤島正是狂四郎二十歲那年，在無名老劍客授藝下，獨創出圓月殺法的地方。

其師今日仍健鑠的話，應已八十高齡了。狂四郎深信他老人家仍住在該處，所以便不由自主地來到這山上……。

狂四郎雖遙望着那座一如往昔的島影，却無雇船前去之意。

如要說這世上足以讓狂四郎畏懼的，唯有其師的眼神了。現在的狂四郎沒有勇氣坦然承受其師那八十年如一日堅守心形一致之「法形」底烟烟眼光。

劍之道不問流派如何，必立有如下意味的教義：「其兵形法水」，以心形一致的水之妙形做爲「流」之絕招，才有某某流「法形」之成立。通曉法形之神秘底劍客，其眼光以佛語來說，即所觀之理與能觀之智融會貫通，無微塵之蔽。易

言之，就像一面擦亮的鏡子映照對方的心。

像狂四郎這種只在戰鬪的瞬間才能發揮出全身全靈的力量，像他這種無緣領悟孔子所謂的「心如水，水哉」這種理智之妙諦的無賴漢，與其師的世界是相去頗遠的。

可是他的內心一隅却有着一份對春秋歲高的師父感到遙遙的嚮往與景仰。

狂四郎仰臥在紅土上，閤下眼睛。

眼前歷歷浮起他那外形枯瘦的師父將寶劍無想正宗交給他的情景，耳畔則響起師父的訓示：「狂四郎，劍法乃卍字之精奧，大可絕方處，細可入微塵，活殺在機變，變化應切時，臨事莫動心。若存獨尊之神我，名刀可成破邪降魔之利劍，若存無明之自我，則成殘虐無道之毒刃。緊記在心，愼之，愼之。」

……。

狂四郎突然睜開眼。因爲他聽見附近有「汪！汪！汪！」的奇異吠聲。

狂四郎只把視線移過去，不禁縐起眉宇。

原來有一頭大如小牛的狗，雄糾糾展露出襲擊的鬪志，那不是野狗，也不是土佐犬，外表兇悍怪異，是狂四郎首次見到的。

——這不是日本狗！

狂四郎如此直覺。

——在這種窮鄉僻壤何來洋狗呢？

他心中疑惑着，正要緩緩起身時，那條狗發出兇惡的吼聲撲來。

狂四郎身子稍一挪動，右手即本能地自腰間拔出無想正宗。

狗臉被劈成兩半，在空中翻個筋斛，便摔在地上了，鮮血泊泊地流進泥土。狂四郎黯然以懷紙擦拭刀身。

適才還在追憶師父的贈言，居然隨即染了畜牲的血。

他的唇角因自嘲而扭動，正想邁出步子時，發現數丈外有個妙齡女子。小麥色的臉孔，眼睛大而亮。

女人也一樣使狂四郎皺起眉宇，怪在她那身打扮，輕捷剽悍，彷如戰國時代的服裝，而布料之豪華就像大阪綢緞莊專賣給富商的舶來品。而在這女子穿來，似乎是頂平常的便服。

「噢！你殺掉我的海丸？」朱唇發出男子一般粗暴的語句。

「牠想咬我，妳嗾使的嗎？」

「去你的！海丸只咬可疑的人！」

「觀點不同，在我看來，妳才可疑。」狂四郎出言奚落，那女子說着鄉音極重的方言，便自懷中拔出飛鏢。

「我要收拾你！」

「收拾不了怎麼辦？」

「胡說！我可以射穿你的心臟……」

「看妳的架勢，的確不含糊，但猴子也有從樹上掉下來的時候。」

「不會！」

「我是說萬一，……假如妳失手的話，可要付出肉體做爲代價？」

「……」少女的眼睛益增光采。

「我用獨一無二的生命跟妳做賭注，應該很公平才對。還有我先聲明，妳的飛鏢射來，我不會躲。」

少女緊盯着狂四郎那張微笑消失的蒼白臉孔，一會之後才說：「好，我失手的話，隨便你！」

二

少女的臉孔在燦爛的陽光下，似乎血色漸失，變得蒼白。

狂四郎雙手自然下垂，全身弱點畢露，更談不上有防備飛刀的跡象。

少女那抓着飛刀的右手徐徐向後伸，剎時發出清脆的叫聲，袖子舞動了。同時，她也閉下眼睛。

少女聽見飛刀在森寂的空中發出咻聲，鐵器交鳴聲，最後是輕微的鍔響。

少女睜開眼時，狂四郎依然站在原來的位置，而她投出的飛刀則掉在他的脚邊。少女的臉上逐漸浮起困惑的表情。

狂四郎面帶笑容，說：「妳不忍殺我，只對準我的脚，妳也太客氣了。」

少女反抗似地聳起一邊的肩膀，默默低下頭轉身。

這處小山丘正位於兩座山峯的斜坡緩緩滑落的底邊。

少女登上朝海岬那邊的山峯，走進一座松林中。

狂四郎倒不想隨她而去，他朝相反的方向走了二、三步時。

「喔——咿！」少女出聲叫他。「快來！」

苦笑的狂四郎，多少也被激起興趣，也就走去了。

那是一處長滿柔軟青草的平地。

少女解下衣帶，雙手謹愼地交叉在胸前，仰臥着，閤下眼睛，微微張開嘴唇。

狂四郎的脚步聲來到她身旁停下，她仍靜靜不動，臉上洋溢着拿定主意的安祥。發達的肢體充滿青春的活力，不待解下衣物，便具有鼓動男人官能的誘惑力。

但狂四郎之所以抑制衝動是因爲少女的臉孔太純眞了。

「好，可以起來了。」

狂四郎出聲，少女睜開眼睛，仰望着他。

「起來，繫好腰帶。」狂四郎說着，轉身要離開。

「不要！」少女尖聲叫着，她的雙眼閃爍如猫眼，對着回過頭的狂四郎說：「我們不是有約在先嗎？我失手，所以……所以，我要遵守約定。」

「可是我已經改變心意。」

「不要！」少女再度叫喊，並躍起身。剎時衣服敞開，滑落脚邊，豐艷的玉體便裸露在陽光下，少女的胴體充滿着足以讓狂四郎爲之屏息的野性魅力。

過去狂四郎所接觸的白肌，總是帶着嬌羞，並使得他心旌動蕩，喚醒他內心的殘忍性。

但眼前的裸體則無所謂矜持，充滿着粗獷，堂堂對他挑動原始的性慾。這對狂四郎而言可說是前所未有的刺激了。狂四郎也驟然感到興起一股生氣蓬勃的野性。

他向前踩出一步。

此時若非她掛在頸項那件耀眼的東西脫出領襟，落在胸前兩只隆起的乳峯之間的話，狂四郎必定不會中止他的行動。

那件耀眼的東西反射出金光時，狂四郎那高昂的慾念隨即冷却了。那是附有金十字架的珍珠念珠。

三

未隔多久，狂四郎跟隨這個名叫小尤的少女來到一處海邊，光禿禿的山脈沿着曲折的海岸，每個小灣便有一個小小的盆地。

棋盤式的旱田、點點茅屋，這與狂四郎一路經過的衆多灣內的風景並無不同之處。

所不同的是中央有一家數千坪的大戶人家，白壁的倉庫多達五座。

小尤指着那戶大宅，表示那是她的家，狂四郎稍帶似有意味的微笑。走到山下時，狂四郎問：「大的船能够開進這個灣內吧？」

狂四郎在山頂上已探聽出小尤佩戴的黃金十字架是昨天回來的船長送她的。

「這一帶地方只有我家的海灣最深，能容得千石船開進來。……你看那個狹小的水道，海深不見底，船就停舶在那個岬角。」小尤得意的說明。

狂四郎走進大宅院，在客廳坐下，更確信此地的主人是海盜頭目。其實他看見猛犬、小尤的衣服及黃金的十字架，便有了預感。

這所模仿古代禪刹式的客廳，裏面所擺的裝飾物全都是舶來品。壁畫、地毯、洋桌、洋燈——每件都比狂四郎在長崎所見的更豪華。

出來的是年逾七十的老翁，炯亮的眼神、黝黑光亮的皮膚，顯示他並非過平凡生活的人。

「眠狂四郎吧！……」老翁含笑說着：「我孫女兒告訴我了……你的劍術眞高明，能够揮落那丫頭的飛刀，造詣幾乎是出神入化了。」

「老先生，請教您的尊姓大名。」狂四郎問時，小尤捧來血色的飲料，她說明是用葡萄釀成的酒。

「我是倭寇的後裔。」老人淡淡的回答。

〔譯註〕明期人稱之爲倭寇有卑視之意，而倭寇亦以此自稱。

「現在還當倭寇嗎？」

「不錯。你現在所看見的東西都是戰利品……哈哈哈哈。」

倭寇！

元世祖企圖征服日本的弘安、文永兩役之後，才有所謂倭寇出現，最先他們是商人，前往大陸，僞稱要通商貿易，隨即變爲掠奪的匪徒，這些匪徒從鎌倉時代到南北朝時代，趁着元朝的衰微，恣意侵略，到明代時，其勢力猖獗到不以官軍則無以防禦的程度。其實早在室町時代，據說倭寇乃是四國伊予的河野家及肥前的大村、五島等諸侯麾下的士兵，顯然已非一般的海盜。

倭寇身穿花彩衫，着短袴，背上插一把劍，船上豎着八幡十菩薩旗，開着和船，隨風神出鬼沒，擺着蝴蝶陣，侵襲大陸沿岸及南洋諸島，高麗因其而亡，並構成元、明二代的國家大患。明代有所謂「南倭北虜」，因窮於防禦，引起財政的匱乏，而加速其滅亡。

明朝爲了防範倭寇，必須固守漫長的海防線

。以福建爲例，海邊的民戶三分之一劃入海防軍，官兵一萬六千，築十六座城。據說當時的上海僅是十數戶漁家散居的小村，因倭寇在黃埔江附近登陸，才築起城廓防守，此後發展爲上海市。

但這已是數百年前的舊事了，如非事實擺在眼前，狂四郎實在不敢相信今日仍有倭寇存在。

「我的祖先以前是平戶的倭寇統帥。」老人邊給狂四郎斟葡萄酒，邊開始敍述其祖先須賀重成的故事。

經南北朝之亂後，當時的日本處於極度的貨幣不足時期，足利氏爲了與大陸交易，取得銅錢，便遣派朝貢使。

須賀重成膺任第若干次的朝貢使，他前往北京，收購大量的永樂錢，却不料歸途受明朝奸商詐騙，被騙得分文不名。

朝貢使由於去程耽擱及停留北京的期間等頗費時日，故回程匆促。又因人手不足，所以不易一時從北京帶回多達數百萬文的錢幣。所以通常把帶去的商品脫手後，視所得錢數多寡，分成若干份，暫時寄交前來北京做生意的南京、浙江一帶的商人，委託彼等代送。而朝貢使回到南京或浙江時，才向那些商人取回款項。但須賀重成委託的商人，却是最狡猾的奸商，對方僞稱有急事赴朝鮮，避不見面，久久不歸還。憤怒的須賀重成及其隨員便殺進那商人的家，這一來，整個交易便破壞了，因爲收受該商人賄賂的明朝捕吏早在守候，隨即包圍朝貢使的宿舍，事情演變成日本人理虧。最後須賀重成孑然一身逃回日本，他發誓要對明人報仇，所以投入據守在平戶的倭寇羣，因他表現優異，很快就竄升爲頭目。

天正二十二年，須賀重成率領二千餘名手下，襲擊大陸，這可能是史上規模最大的倭寇了。

須賀建造方一百二十步的巨船，多達數十艘，從平戶出發，先破昌國衞、犯大倉，進而拔下上海，溯揚子江而上，掠江陰，攻乍浦，襲擊金山衞——以疾風席捲枯葉之勢，指向南京。那個

欺詐須賀重成的商人就在南京。

在嘉興，倭寇軍與總督兵部尚書張繼率領的官軍正面對上，戰況慘烈，明兵戰死一千餘人，倭寇方面也有七百餘人喪生。

須賀的手下有人提議撤退，但須賀堅決不採納。

他招募敢死隊，共得百餘人，於是須賀率領這批人自杭州西上，到達蕪湖，終於進犯南京城。他們攻破城門，燒毀該商人的店鋪，蹧蹋市街達二晝夜，才揚長而去。據說他們離去後，南京的十二個城門全部關閉，久久不敢開啓。

「……到了豐臣時代，被逐離平戶，匿藏在此，但是所謂同惡相求如市賈，結合的力量依然存在，直到現在仍以打拔爲生……」老人對這陌生的浪人一見如故，娓娓敍述着。

老人的兒子——小尤的父親，前年剽掠呂宋時，中彈成了不歸人，現在由一個年方三十的青年鄭九郎指揮着五百石船。

四

這一晚，宅院的大廳爲那些一去半年才回來的倭寇們舉行盛大的酒宴。

這些身上散發着潮香的漢子們聚集一堂，彼此炫耀赤銅色的臉孔、經歷過若干生死關頭所留下的纍纍傷痕，場面可說極爲壯觀。

而他們喝醉了酒，與那些來給他們酌酒的村姑們所展開的玩鬧，更是全無體統可言。有擁着狂吻的；也有抱在膝上，瘋狂舐着全身的；也有捲起女人的裙子，用手打着女人的臀部玩的；也有纏着在地上打滾的……。

但是這些情景映在狂四郎眼裏，却不覺得淫猥。因爲壓抑半年的情慾一旦獲得解放，它所表現出來的歡樂，可說極其率眞、爽快，而且狂烈。

憮然眺望着的狂四郎勿寧對自己的孤獨陰森感到些微的忸怩。而身旁的老人縱容部下們胡鬧

，也使得狂四郎欽佩。

最後——。有個人舞着青龍刀，來到場子中央，大叫着：「每個人都給我下去，我舞刀給你們看！」他就是年輕的船長鄭九郎，身材魁偉，高六尺餘，右眼戴著黑眼罩，從臉頰到嘴唇有一條長長的刀疤。

八幡船揚起帆，
大和男兒着刀，
螺聲響蝴蝶陣，
聽過嗎？見過嗎？好漢作風。
東風吹　攻朝鮮，
東南風　攻台灣、呂宋、
東京、廣南、占城、柬埔寨
經老撾，到暹羅
噢！噢！噢！

舞完粗獷至極的劍舞，鄭九郎脚步蹣跚的走近正面上座，盤腿坐下。

「老爺！」

「什麼事？」

「把小尤許配給我！」

「這……」

「拜託你！我愛小尤！我眞心愛她！」

「讓你們自己去決定，我沒有異議。」

「哇！」鄭九郎發出歡呼，拍手叫好時。

「我不要！」小尤尖聲拒絕。

「爲什麼！」鄭九郎暴睜獨眼。

小尤冷冷說道：「我的飛鏢敗給這個武士，事先我們約好，假如我輸的話，我要奉獻他，所以現在我是他的人。」

「胡說！……豈有此理！……喂，武士！別裝迷糊，起來跟我鄭九郎決勝負！」

鄭九郎怒不可遏，但狂四郎那冷肅的表情則像木偶，絲毫未顯出變化。

如非老人發出一喝，隨即必將演出流血的場面。

鄭九郎發現狂四郎不在，乃是在大廳再度亂成一團之後。

五

狂四郎走在星光下的海邊，繞過南岬，進入那艘碇泊的海盜船。

他走進船艙，在燭臺點上燈，出聲叫道：「露西亞！」他全神貫注，以便察知反應。

接着他毫不猶豫，走近船尾的板壁，撥開船尾的菰包，果然發現暗門上鎖，他輕易地扯下該鎖。

狂四郎推開暗門時，因那意外之大，不禁爲之悚然。

而他爲要確定躺在眼前的人是否是他剛呼叫的那個人，居然必須花費一點時間。

因爲眼前這個人全不具備那位在這二個月來深深印在其腦海裏的輪廓。

二個月前——那位被狂四郎冷酷無情地用小舟放到茫茫大海的異國佳麗露西亞，有着神秘、純潔、纖細、無可言喻的美貌。

而眼前這個女人的臉孔，却像拔光羽毛的鷄皮，乾癟粗糙、醜惡至極；而且骨瘦如柴，只剩一層宛如老太婆的皮膚包着瘦骨。惟有那頭金髮稍稍符合狂四郎的記憶，但其艷麗的色彩却益使那臉形更似所謂的妖魔鬼怪。

但露西亞却用着不帶絲毫怨恨的玻璃珠一般的眼睛仰望着愀然立着的狂四郎。

海賊船救起漂海在海上的洋女人，因而使得她再次遇見驅逐她的狂四郎——狂四郎遭遇這曲折離奇的因果，更有感於他所負的罪業之深重，內心頗感黯然。

久久之後，露西亞才非常緩慢地起身。

而狂四郎——這個即使感受到絕頂兇暴的殺氣也絕不會退縮的人——居然不自禁地打了一個寒顫，後退一步。

鄭九郎闖進船艙就是這個時候。他爲了尋找不告而別的狂四郎，而奔出屋外，聽婢女說他朝岬角的方向去了；所以便飛也似地追來。

「喂，浪人！竟敢私闖我的船！」鄭九郎大聲怒喝。

狂四郎回過頭，發現鄭九郎的右手握着一把手槍。

「不殺你的話，你會礙事！唸佛吧！」

——是的，活下去也實在太厭煩了。

這句話突然流過狂四郎內心。

——開槍吧！

狂四郎像中午在山頂上面對小尤的飛鏢一樣，鎮定立着，毫未採取防禦，唯一不同的是，現在的立姿流露出一種彷彿死囚面對死刑臺的虛脫感。

槍聲響。

但是狂四郎並未倒下。

中彈的是突然立起身，擋在狂四郎前面的露西亞的胸膛。

狂四郎扶着癱瘓的露西亞，讓她輕輕躺下，邊想起天主教徒不得自行了斷生命。原來這個可憐的女人渴望着早一天昇天國，祈禱着機會的到來。

狂四郎將那件向小尤索得以取代佔有其身體的黃金十字架，擱在露西亞那片染成紅色的胸膛，隨即起身正對着鄭九郎，冷冷說道：

「非常遺憾，要唸佛的人是你。覺悟吧！……」

第三十八章　暴風雨

一

正月已過，透進室內的陽光，爬在榻榻米上，一天比一天加長，也一天比一天更加暖和。就在這樣的季節裏，突然有一天，宛如阻擋行將光臨的春天，江戶在一夜之間變成了銀色的世界。

而隔天却晴空萬里，熱得令人發汗。

押上村的古刹龍勝寺內的木屋——。

美保代給掛在壁上的黑衣供完陰膳後（譯註一），便走出屋外，想摘一些花草，裝飾壁龕。地上積着一層白雪，倒映着紅花和服的倩影；艷麗的少婦婀娜地踩着鋪石，這情景宛如一幅畫。

譯註一：〔陰膳〕家人爲了祝福出外未歸的人，每餐亦爲之備飯。

美保代記得她昨天在西端太子堂旁邊看見開放的梅花。

她走了大約十步吧——。

美保代擡起頭，正好看見迎面有個年輕漢子走來。

那人邊走過來，面帶癡呆的表情，似乎被美保代的美迷住了。

一會之後，他才回返現實，有禮的行一鞠躬，他是個年方二十上下的小伙子。

「您大概是……美保代吧？」

美保代疑惑地注視着對方那張健壯的、曬黑的、木訥忠厚的面貌，邊點點頭。

「我是從海上來的。」

「海上……？」

「是的，眠爺坐過我們的船，我是船上的水手，小名叫政吉。」

美保代一聽，她那張白透的臉上隨即泛起紅潤。

這時，水手似乎被美保代的美貌迷得心神不安，害羞地低下頭。

「我丈夫……回江戶了嗎？」美保代興奮問道。

水手却不答，細聲說：「我是送信來的。」

未久，水手在美保代邀請下，進屋坐下，從腰纏取出一封用油紙包的信。

正面寫『美保代姑娘』，背面寫『狂四郎』，字跡蒼勁有力，美保代拿在手裏，再度打從心底湧起一股熱烈的欣悅，因之全身莫名其妙的發抖起來。但是拆開一看——

它並非尺牘文，而是一首詠遣心懷的詩。

狂夫明月下，
沈醉不成歡，
猛氣依何散，
劍鳴孤影寒。

美保代眼睛落在心上人作的詩句，靜靜凝視着不動。

一會之後，她才微動芳唇，低聲誦道：「狂夫明月下……沈醉不成歡……猛氣依何散……劍鳴孤影寒……」

之後，短暫的沈默佔據整個室內。

那水手不知爲何，竟像見官似的，低頭如鞠躬狀。

「……我丈夫要坐你們的船回江戶嗎？」

美保代一問，那水手稍顯慌張，結結巴巴說：「不，不……不是的，……我們的船……是……所謂的海盜船。」

「咦？」

「眠大爺乘坐我們的船，是有原因的……，我看我還是從頭講起吧……」

水手便用訥訥的口吻開始敍述。

倭寇的末裔在備前瀨戶內海的小灣落居。目前仍乘坐五百石船，遠渡南方肆虐掠奪。眠狂四郎突然光臨該海邊，因老頭目的孫女小尤的關係

，而與年輕的船長鄭九郎對立，終於決鬪，結果殺死對方。老頭目認可該決鬪，絲毫不罪責狂四郎，允許他繼續停留。其間衆人推選一位五十歲老練而獨脚的水手「佐治兵衞」擔任新船長，於去年夏天吉日揚帆出海。

但是——。

二

海賊船「神通丸」表面是給公家運米，航程由播磨至紀州，但是通常都在紀州海掉轉船頭。即將到達播磨灘時，狂四郎像從天而降似的，突然出現在船上。

他不理睬吃驚的水手們，走向船櫓，擰起他那無表情的臉孔，對着站在上面的船長佐治兵衞說：

「對不起，讓我搭便船怎樣？」

佐治兵衞憤怒說道：「你要知道，我們對你的印象可不太好！」

當初那位剽悍無比的年輕指揮者鄭九郎被殺時，他那些手下們原不放過狂四郎，只因老頭目的一喝，衆人才心不甘情不願地放棄圍殺狂四郎的念頭。

但是狂四郎擅自上船，這就不同了。衆人當然再度燃起一度壓抑的仇恨，這眞是所謂自投羅網了。而狂四郎的舉動豈非正是對他們挑戰：來吧！替你們的鄭九郎報仇吧！

佐治兵衞當下覺得水手之中必有人起而對狂四郎動武。

狂四郎雖感覺到朝他圍攏過來的水手們帶有一種類似殺氣的氣勢，但他視若無睹，回答佐治兵衞說：

「想替鄭九郎報仇的人，不妨隨時趁我不注意時下手，我只會招架，不會殺人。……以這個做爲條件，讓我來坐你們的船怎樣？另外一點，我在船上也有好處，說不定在什麼緊要關頭，我也許能幫上一點忙……」

佐治兵衞一聽，便大叫說：「好，好，眞是好漢！」

靠海爲生的人，是很豪爽痛快的。

「這未免太說不過去了，我們失手，你還不殺我們，這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嘛！失手的話，還能保住命，未免太看輕我們了。」

只有那種把命豁開的人才能瞭解的親暱感，隨即使得狂四郎與這些水手溝通了，眞是奇妙。

所以狂四郎便成爲特殊的客人，即將與他們一起前往南方的異國土地。

但是這一次的出帆，季節陰晴不定，風向難以把握。

船改變航路那天的下午——已時下刻，東北的强風挾着大雨，呼呼吹着。

當然他們是屬慣暴風雨的，再大的風浪也見過，只要把帆降下來，昇起舵，隨它去漂流就是了。舵場、船艙、艫間、隨即響起快活的歌聲與笑聲。但這爲時並不長。

這場暴風雨具有超乎他們經驗的魔力。未時一過，東北風突然轉爲西北風。

船隻似乎承受不了巨浪的拍擊，發出怪聲。

「進水了！」

厨房傳出喊叫，隨即有四、五個人趕去幫忙。

他們搭起大水槍，兩個人踩橫木，用水桶把水接出去，但是巨浪再度襲來，隨即把他們的努力化成水泡，他們又必須再重新開始做起。

佐治兵衞與狂四郎在船尾的艫間，他抽着香菸，聽着船身發出怪異的聲響，才立起身，喃喃說：「只拋棄載貨，恐怕還不行……」說着便出去了。

狂四郎聽見佐治兵衞在大風中叫喊着：「快把帆柱砍掉！」他心想：我所到之處必有災難……，但是我又幫不上忙。

狂四郎首次遭遇到他處身在他的劍全無用武

之地的危難中。

船員們全部出動，奮力在與自然的猛威搏鬪。但狂四郎却成爲局外人，只有袖手旁觀了。

這時候，伙伕政吉慌慌張張跑進來，緊張地湊近狂四郎耳朵，細聲說：「大爺，小尤她……」只有這名青年自從在村落時便對狂四郎表現出崇拜與敬畏。

狂四郎皺起眉頭。「小尤也上船嗎？」

「是的……。」

「沒有其他人知道吧？」

「您出現在衆人眼前那一天，我在船艙發現小尤從暗間出來，大吃一驚……，她要求我不要告訴別人。」原來小尤藏在露西亞被關的地方。

狂四郎考慮之後，才說：「不要被他們知道，你好好應付，大概不會被人發現才對。」

「但是小尤說要見您。」

三

這時。

「不行！傻瓜！從這邊砍！向右，再向右！直直倒下來的話，軸會壞掉！」傳來佐治兵衞的叫嚷，原來他在指揮水手砍倒帆柱。

要切斷帆柱頗不容易，必須非常擅長用斧，才能倒向事先預定的方向。砍的時候，風頭那一面稍上，風尾稍下，船舷用棉被等柔軟物墊着，以便帆柱倒時，不致將船打沉。並在將倒時，將維繫它的纜繩切斷。如切斷纜繩稍有不及，帆柱便直直倒下，這將給船隻造成極大的損害。

狂四郎起身，說道：「政吉，很巧，好像輪到我上場的時候了，請你轉告小尤，我沒有什麼事。」

狂四郎來到風雨交加的甲板上。

一個巨浪打來，狂四郎隨即溼透了，他頓覺全身精力充沛，迎着疾風，來到帆柱旁。

這時正有兩名雄偉的水手，舉着斧頭，在狂風中，脚步不能站穩，砍了一下，一個海浪淹來

，便雙雙跌倒了。

「喂！讓我來！」狂四郎叫着。

佐治兵衞大叫：「幹什麼！要砍斷這樣粗大的柱子，至少也要二個時辰啊！」

「不，我單獨砍給你們看！」

「胡鬧！」

「讓他試看看！」

狂四郎拔出無想正宗，他剛剛還在想着這把劍已成無用之物了。他拋開虛無的業念，貫注全神，以便好好發揮。

「弄壞船軸的話，可別想活命！」

「別嚷叫！靜靜看！」

風勁强得似乎快撕破狂四郎身上的衣服，他雙脚用力，站穩脚步，高高擧着長劍。

「唷！」他使勁一揮，在風雨中劃出一道白光。

帆柱被他斜斜砍斷，因纜繩牽着，斷帆傾斜，響着軋聲。

狂四郎間不容髮地又擧刀切斷纜繩。

帆柱打在船舷，消失在大浪中。

「成功啦！」佐治兵衞像發瘋似的表現出高興的樣子。

這時對面傳來一聲叫喊：「舵斷了！」

船舵是六尺餘的樫木，一般可使用十五年以上，故船上並無備用品。

「發瘋的風！……」佐治兵衞似乎也對這陣變幻不定的狂風投降了。

這種程度的颱風，他們已有遭遇若干次的經驗。但是對於方向如此變幻不定的狂風，船的構造顯得脆弱，而防禦的準備與智慧也顯得貧乏，不足應變。

入夜時，雨已歇，但風却越颳越狂烈。

神通丸雖有其名，棄了帆柱，也斷了舵，凶多吉少地隨着小山高的巨浪載浮載沉。

水手們也只好聽天由命，三三五五蹲坐在船艙，一片肅靜。

若是一般船員，陷於這種生死存亡的關頭，必定伏跪在甲板上唸佛，或剃髮向伊勢大神宮許願，或抽籤問卜，或斷髮獻給龍神了。

但他們不愧是豁開生命的海盜，危難時並不想祈神保佑。他們精於羅盤與天文，只要風停，他們有把握不會迷路。

最後單獨留在船櫓上的佐治兵衛也下來，說道：「我用苧蔴繩把錨沉下四百尋，但是還沒到海底。」

可是却無人應答。

其間——。

有人提議說：「我們來個地獄占怎樣？」

「好呀！但是我們換個方式，不要占誰先死，我們來占誰活到最後，看看到底誰的命最長。」

「好！」

狂四郎好奇地望着他們取出的賭牌；那是所謂的撲克牌。

「一共有幾個人？」

洗牌的人開始算人數，狂四郎就說：「我除外。」

「爲什麼？」

狂四郎却不說明理由。

「也好，他跟我們不一樣。」佐治兵衛冷冷說道。

開始發牌。

「看牌！」

三十幾個人一齊掀開自己的牌。

「哇！政吉抽到了！」

伙伕政吉分到的牌是一張畫着長二隻角的黑衣魔，那是最大的王牌。

衆人便七嘴八舌地奚落滿臉困惑的政吉。

旁觀的狂四郎也起了預感：這羣海盜當中，最年少忠厚的伙伕說不定是唯一能倖存的人。

四

黑夜過去了，但是狂風却不停歇。

遙遙的西北方浮着朦朧如薄雲一般的島影，但是到了中午，却又隱而不見了。在呼嘯的强風中，只見一片洶湧的汪汪大海，一望無際，直到天邊。

風浪平靜下來是二天後。接着是炎熱的暑天，烈日熾熱得難以在甲板上立足。有幾個水手爬上甲板，隨即面帶疲勞之色，鑽回船底。

小尤被人發現是這天的黃昏。

她一直躲藏在悶熱如蒸籠的暗間，累得垂頭喪氣，判若兩人。

小尤被兩名水手扛出來，被拋下後，就一直扒着不動。

船艙籠罩着窒息的沉默。最後佐治兵衛才問：

「小尤，妳爲什麼上船？」

小尤先是不動，一會之後，才用力喘息着擡起頭。

她那濕潤的眸子環視着衆水手，直到找到狂四郎的臉孔時，才停下。

小尤已奄奄一息，但那眼神却深情款款，閃爍着女性的光輝。她這一廂情願的舉動可說是對佐治兵衛作了明確的回答了。

佐治兵衛在胸前交叉起雙臂，狠狠瞪着小尤說：「小尤，妳生長在倭寇家，應該知道倭寇船的規矩，……」

佐治兵衛回頭看狂四郎，說道：「你帶小尤進房吧！」

狂四郎不解，問說：「做什麼呢？」

「這條船是不載女人的，小尤明知故犯，她因愛慕你，才偷上船。就是說，她跟蹤你。知道你偷上船，所以也跟着你上船。……因此我們這條船惹龍神生氣，才變成這個樣子。現在只有一條路可走，你必須跟小尤搞一次……，這也算幫我們大家的忙。」

「然後呢？你們怎麼處理她？」

「把她送上舢板，放進大海。」佐治兵衞直截了當說道。

剎時，狂四郎的腦海又掠過他流放露西亞那一幕。

「想不到你們也這麼迷信！」狂四郎憤憤說道。

「這是規矩！」

「迷信的規矩！」

「我是船長，有責任維護船上的規矩，你坐我們的船，就要服從！」佐治兵衞態度極爲强硬，而他下手的水手們也都露出了殺氣。

但狂四郎却絲毫未改變他那冷然的態度。

一會之後，狂四郎說出豪氣的話：「好，連我也一起放掉吧！要搞，我們在舢板上，這樣我們也可以不必顧慮別人……」

五

「……但是還不至於到這樣的地步。眠爺如此說時，小尤突然昏過去，不省人事。眠爺抱起她，稍檢驗之下，就對佐治兵衞說：她不久人世了，讓她在船上死吧！

果然沒錯，小尤一直發着高燒，隔天半夜就斷氣了。

其實小尤得的是可怕的瘟疫。

船上隨即有人感染，一天總要死掉三、五個人，那情景眞是人間地獄。

受到感染的人，立刻對死亡感到極端的恐懼，哭叫、哭鬧、亂出手打人……，一個人開始，隨即擴展到所有人，整條船鬧哄哄的，大家都像發瘋了。但是發作一過便頹頭喪氣，一句話也不說……，奇怪的是，每當這種時候，甚至沒有人呻吟。接着便陸陸續續死去。

有時爲了要確定某人是否死掉，便將他翻過來看，而對方却青面獠牙，睜着白眼瞪人，那樣子眞太令人毛骨悚然了。

眠爺一直在小尤躲藏的暗間。

眞是太不可思議了，只有眠爺跟我沒有得病。我每天照樣汲水、釣魚、燒飯、照顧病人；眠爺則負責把死掉的人扛到船舷，丟進大海；但是我們都活得好好的，不會得病。

暴風雨過後大約第十五天左右船上只剩我跟眠爺兩個人。其間自行投海的，大約有三個人。而所有人當中以佐治兵衞最勇敢，他知道沒救了，便要我扶起他，他盤腿坐着，安靜地死去。

船上只剩我跟眠爺兩個人，我們不管白天夜晚，都坐在甲板上看天空與大海。

所幸的是，我們有吃不完的米、鹽、大豆，而酒槽的酒完好如初，跟我們出海時一樣多。所以我和眠爺釣鰹魚，天天給他備酒菜賞月。

是的，那是一個滿月的晚上，海面像撒上一層銀沙，美麗極了。

眠爺倚在舢舷，默默在喝酒，他突然抓劍起身。

我聽見他低聲吟着詩，接着他縱身一躍。

我沒看清楚，但我知道他拔劍，在夜空揮了一刀。

眞太令人不敢相信了，竟有一隻白鳥掉在我的脚邊。

眠爺收劍入鞘，說：『政吉，明天可以看見陸地。』

既有白鳥，便是靠近陸地了。

果然沒錯，隔天清晨——火紅的大太陽緩緩昇起的時刻，我像發瘋似的叫着：陸地！陸地！

但是我們的船漂到可清楚的看到陸地時，眠爺却突然命令說：『放舢板！』

我馬上照他的話做，並且先跳下舢板等他，但是眠爺只從船舷探出頭，看着我，好像不想下來。

『眠爺！快下來呀！』我大聲喊着，眠爺隨即面帶微笑說：『政吉，根據占卜，唯一倖存的人是你。』

『請別開玩笑，快……』

我對他招手，眠爺却搖頭說：『我喜歡單獨坐這條船，你先去吧！』

他面帶開朗的笑容，丟這封信給我，告訴我您的名字及住址，要我把信交給您。說完，他便走進船內了……。」

這一晚，美保代擁着「狂四郎月下吟」，飲泣到天亮。

第三十九章　二個狂四郎

一

美保代靜靜坐在戲場的角落。

正面掛着一張巨大的龍膽紋的淺黃色布幕。

布幕隨即開啓，微暗的舞臺上有一名倚着凳子，單手撫着額頭，正苦於病痛的武士。

美保代心想：啊！這就是『土蜘蛛』（譯註一）。

武士是源賴光。

若干窒息的靜寂過去，源賴光從額頭放開手。

美保代又吃一驚，源賴光居然是眠狂四郎，臉色蒼白，全無血色，眼神空虛呆滯，肩膀一帶流露出孤獨寂寞……。

美保代的乳房下，心跳突然加遽了。

這時有個女人捧着藥湯緩緩登上舞臺。

「我乃源賴光之妾，名蝴蝶。」那女人自行報幕，轉身面對觀衆，居然是美保代。

蝴蝶問源賴光：「相公好一點嗎？」

「心情沉悶，身體比昨日更虛。」

蝴蝶體貼安慰源賴光幾句，便起身下場了。

接着有個僧人上場，頭巾蓋得低低的，狀至可疑。他就是土蜘蛛。

「源賴光，貧僧來看你。」

「這陌生的僧人爲何夜陰來訪，且又不報出姓名。」源賴光注視僧人。

遠看雖看不出其爲蜘蛛，但走近時，動作頗有蜘蛛之形。

僧人投出一波又一波的蜘蛛絲。網住源賴光。源賴光痛苦掙扎。

譯註一：〔土蜘蛛〕一齣日本的舞蹈劇名，故事敍述源賴光生病，有蜘蛛精化成僧人，想加害源賴光，結果反被源殺一刀，後被源之部衆收服。

……源賴光拔出枕邊的愛刀膝丸，斜斜揮出一刀……。

美保代大吃一驚：無想正宗！

寶劍的光芒，超乎它應有的效果，凌利得極爲誇張，像雷電一般閃過舞臺。

剎時，僧人露出土蜘蛛的原形，飛天而去。源賴光則顚簸着想追趕。

「狂四郎！」美保代不禁大叫……睜開眼。她全身是冷汗。

美保代掀開棉被，坐起身，深深嘆一口氣。這時美保代察覺有一道微微的亮光透進房內。

美保代不疑有他，轉頭一看，發現房門開着，當下她感受到該處有一股匿而未發的殺氣。

其實美保代隨時在提防着幕府密探的加害。

她悄悄下了床鋪，從黑棚的文箱取出木偶師杜園精心製作的男偶女偶的首級，收進懷中，背靠柱子立着。

這時，對方像在等候這時機，那片映着月光的紙門便又多出一道朦朧的黑影。

美保代手按懷劍。她那窈窕的肢體其實修練得一身的好武藝。要應付一般的攻擊，她是綽綽有餘的。

紙門被人一把拉開。

是個蒙面的黑衣人，背受月光佇立着，全身散發出濛濛的劍氣。

「誰？」

對方不應聲，向前跨出一步，說道：「把木偶的首級交出來。」聲音極其陰森，令人不寒而慄。

美保代緊抿着嘴，瞪着對方，對方又緩緩踏出一步。

「妳剛剛才收進懷裏……」

美保代一聽，整個背脊都凉了。

原來蒙面人故意躭擱不入內，便是要讓她這麼做。但是沒有一點隙縫可讓他窺伺，顯見他具有野獸一般靈敏的聽覺；但是即使有隙縫讓他偷窺，他也是沒辦法看的，因爲現在美保代從柱子沿着牆壁在移動，蒙面人的臉孔也跟着在移動，月光照在他臉上。

美保代大感驚奇：瞎子！

他的雙眼有一道長長的刀痕，永久睜不開的。

他是左馬右近。但是美保代認不出他是誰。

她只直覺到此人並非幕府密探。

「你憑什麼資格要那個東西？」

「很簡單，東西是我的。」

「胡說！」

「我不知道眠狂四郎交給妳時怎麼說，其實那對木偶首級並非水野忠邦那一對，它是木偶師杜園另做的，我殺死杜園得到的，而姓眠的又從我身上搶走。……所以我再搶回來，有何不可？」左馬理直氣壯說着，那對瞎眼激烈地痙攣着，似乎即將要睜開的樣子。

二

美保代不信左馬的話。

——既是盲人，一定有機會遁逃！

美保代只在這上面打轉，一直在找機會逃走。

她非常明白對方是非同小可的高手，但當她知道對方有着最爲不利的條件——盲目，心情也就放鬆了。而等她明白這一判斷其實是大錯特錯，那是稍後的事了。

美保代靠近紙障，手指剛碰到手把時，左馬冷冷說道：

「別費心想逃。……我比亮着眼睛時更清楚別人的動靜。」

美保代不予理會，她悄悄拉開紙障，同時左馬的劍也出鞘了。

美保代纖腰上的腰帶散了，落在地上。

基於一種女人的本能，她蹲低掩住身體。

下一剎那，美保代的背後有一條手臂勒住她的喉嚨，她握着懷劍的手也被人反扭。

美保代就這樣被拖了五、六尺，……她呼吸困難，拼命掙扎。

其間她的寢衣也滑落了，男偶女偶的首級也落在榻榻米上。

美保代掙扎着，想設法隱起敞露的裸體，但她的掙扎只給左馬的殘忍性帶來火上添油的效果。

最後左馬一拳擊在美保代的背部，將她擊昏，拋下那誘人的肢體，他單膝着地，盲眼盯在榻榻米上。

仲春峭寒的夜風流進寂寞的房裏，吹動左馬那蓬亂的鬢髮。

「姓眠的！」左馬帶着無限的痛恨罵着。

左馬自從上次與狂四郎決鬪，眼睛中劍失明，被關進了永遠漆黑的世界以來，既使在夢寐之間，也在研究如何擊敗這個仇人。一般習劍的人，無論本領如何爐火純青，一旦失明，便等於成了行屍走肉的廢人。但左馬不同，他的劍術獨樹一格，與衆不同，名叫「無眼唯心流」。就是說他的絕招首先是詭異的架勢，她不是以炯炯的眼光來威嚇對方，那就像衣冠束帶者持笏一般，劍尖指天，刀身距臉二寸，這架勢宛如預測自己來日或許失明，實在頗有先見之明。

而狂四郎之所以弄瞎左馬的雙眼，諒必也帶有嘲諷之意：無眼唯心流，留下眼睛也是多餘。

即使爲了出這一口氣，左馬這一年來如何盡心竭智，挖空心思，以便對狂四郎施行報復，那是超乎想像的。

而現在的左馬似乎已殘而不廢，比亮着眼睛時更會用劍了。

左馬本想奪取木偶首級，以便誘狂四郎去找他，屆時他便可施展絕招了。

但他一進這房間，他的復仇心又多出狂暴的獸慾。

——强暴這女人！

左馬可想而知木偶首級被刼，情人被强暴的狂四郎會多麼痛心憤怒，左馬單單想像便有如被那股復仇的火焰燒身似的，全身熱烘烘的。左馬知道狂四郎無論遭遇何等變故，總是冷靜如冰，不失鎭定，但要使狂四郎暴跳如瘋狗，便只有强暴這個女子——左馬的內心有一股罪惡的歡悅在沸騰。

他那雙微微痙攣的雙手伸向昏迷的睡美人身上。

他先脫下美保代裹身的背心，那隻爬蟲一般的手，撫着溫暖的柔肌，最後握着一顆巍巍的白桃。另一隻淫手則滑向柳腰，一面享受着絕頂美妙的觸感，正準備抖下裹住下體的衣物。

就在這時候，左馬停止蠢動。

因爲有一道影子出現在門外。

左馬全神貫注，準備隨時拔劍。

那影子進來，在榻榻米走了大約二步時，左馬已察覺出來者何人。

「你一直跟踪我嗎？」

那影子並不答，繞過左馬背後，撿起那兩顆落在榻榻米上的木偶首級。

「這對木偶首級暫時由我保管。……走，回去！」

那聲音極爲冷淡，不帶一點感情。左馬的臉孔隨即扭曲，變得醜惡不堪。

「靜香！妳好好看着，看我蹂躪這個女人……」

「不行。」靜香心不在焉，用着不具抑揚的口吻制止道。

「妳不恨她嗎？」

「我不恨她。怨恨及其他一切都是過去的事了。」

「但是我要惹火狂四郎！」

「取得這一對木偶首級，一樣可以讓狂四郎出面。」

「不，這樣還不够，我希望那廝有如一頭發瘋的野獸跑來找我算賬，不，我無論如何要讓他變成那樣。……嫌髒的話，妳到外面等我。」

接着，左馬便要爬到美保代身上。

但是左馬同時也直感到靜香撿起美保代掉在榻榻米上的懷劍，對着他的背部。

「難道想殺我嗎？」

「我知道我是殺不掉你的。」

左馬一時頗覺爲難。

目前靜香是左馬不可或缺的伴侶，左馬如失去靜香，就只有淪爲乞丐了。

靜香看見左馬示弱，更加冷淡說道：

「你要知道當初你是狂四郎寄交給我的，你仔細想想吧！要爲非作歹的話，先殺掉我再說。」

「囉嚇！」左馬立起身，用力一掌打在靜香臉上。

靜香被打得蹣跚而退，直到胸膛結結實實撞上柱子，才停下來，這一打，眞打得靜香喘不過氣，於是她蹲下休息，等左馬出去後，她才起身。

她把美保代抱回床上，才垂頭喪氣的出去。

左馬站在院子中央等靜香，他那悽愴的孤影長長地映在春雪點點的地上。

這對極其陰慘的惡緣所結合的夫妻，彼此也沒講一句話，走在夜霧中遠去了。

三

西丸老中水野忠邦的側頭役武部仙十郎突然光臨這座古寺內的木屋，是隔天的午後。

美保代拉開紙門，雙手按在榻榻米，低着頭，仙十郎望一眼，不禁皺起眉。

「聽金八說妳好多了，但是氣色不怎麼好，還沒康復吧？」

「……」

美保代只默默行一鞠躬，此時仙十郎只當她臉色蒼白係疾病所致，所以一就座，便一如往日

的和藹老人，談笑風生。

「有沒有狂四郎的消息呢？不知他這陣子野到那裏去了，他有沒有寫信回來呢？去年春天他在京都，我還有他的消息，以後就音信全無了，也沒再寫信來索盤纏……」

於是美保代便起身，從文箱取出一張詩箋，放在仙十郎面前。仙十郎默誦：

狂夫明月下，
沈醉不成歡，
猛氣依何散，
劍鳴孤影寒。

「大約十幾天前，八幡船的水手送來的。」

「八幡船？」

「是的。」

美保代復述一遍水手政吉的話。

仙十郎等美保代說完，依舊未開口，似在想着什麼。

「他不會死，他一死可糟啦。」仙十郎隨口說出的話語中蘊藏着無限的愛護。

接着他才用深切關懷的眼神望着美保代，這時仙十郎才發覺他那蒼白的臉色原來是在忍受着某種非同尋常的苦惱，那是與擔心狂四郎安否的不安氣色有別的，帶着一種煎熬的痛苦之色。

「妳有什麼事吧？」

這一問，問得美保代低下頭。

「有什麼事不要彆在心裏，說出來比較痛快，況且我不是外人，我還自任爲狂四郎的後臺老板呢！」

美保代經他催促，要隱忍直湧上喉頭的嗚咽，費去了數秒，然後才說：

「昨晚木偶的首級被壞人搶走了。」

「密探嗎？」

「不是的。」

仙十郎聽說對方是盲人，雙眼有一條刀痕，這才喃喃說：「他是左馬右近。」

美保代聽見這名字，吃了一驚，所幸他昨晚蒙面，否則的話，半個臉孔有着醜惡的紅痣。

那是曾在這古寺出現，在狂四郎額頭留下淺傷的可怕强敵。

「不要緊的，狂四郎回來就可取回了，所以，狂四郎不快點回來，實在不行。……另外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這一個多月來，江戶一連有三家出名的道場主晚上外出時，被不明的刺客殺害。刺客是正面堂堂挑戰的，因爲死者拔劍在手，而且致命傷都是臉孔直直被砍一刀。……兇手又在死者胸前用血留下一個狂字。……意思是說兇手是眠狂四郎。現在街上都在謠傳狂四郎回江戶，又開始玩妖劍了。依我看來，左馬右近相信這謠言，所以才來向妳搶木偶首級，以便引狂四郎出面。……但是我的看法，那幾件凶案其實是在對狂四郎挑戰。被殺害的道場主，無論本領膽量，個個都是頂尖的好手，而兇手每次都能一刀，同時又都直直砍在臉孔中央，武藝之高强眞太令人不敢相信了。狂四郎或許也能辦得到，但是除掉他，江戶還有誰呢？這問題我想了好幾天，最後我才想到。」

美保代低着頭，靜靜傾聽仙十郎說話。

「在我的記憶中，只有一個人有這種出神入化的本領。他也是幕府密探，名叫白鳥主膳，一定是他沒錯。數年前，我聽說他奉密令，潛入九州……他大概在歸途，順道到京都，聽人提起狂四郎。……妳或許不知，狂四郎在京都遭遇一幫幕府密探，那是密探中的精英組成的『親不知組』，結果被狂四郎殺得所剩無幾，白鳥主膳一定聽人提起，所以決定親自出馬殺狂四郎。但那時狂四郎已不在京都大阪一帶，所以主膳回江戶，便用計想誘狂四郎回江戶。本丸老中周圍的人也一定告訴他，我知道狂四郎的行踪，所以他一再殺害出名的劍客，冒充狂四郎的手法，他料想我不會默不作聲，一定會把狂四郎叫回江戶，找他決鬪……。我今天來就是想向妳打聽狂四郎的消

息。」仙十郎又繼續說道：「狂四郎單獨乘坐漂流船，唉！實在很像他一貫的作風……但是這一次我對狂四郎的任性，稍微感到不高興了。既然找不到他，我只好用我的方法去辦了，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哈哈哈哈。」

仙十郎發出得意的笑聲時，美保代也擡起她那幽怨的臉孔。

「武部老爺……」

「什麼事呢？」

「您是否知道有什麼地方可以讓我這樣的女人安靜過一生的地方？」

「哦……？」仙十郎駭然凝視美保代。

——原來如此！

他起了一個直覺，美保代的苦惱並非木偶首級被搶。

——被左馬右近强暴！

這位即使大將軍被殺也不會動容的老人，竟感到胸中有一股熱意。

昨晚美保代在天快亮時才醒來，當她發覺自己身在床鋪時，有一陣像箭一般的念頭掠過腦海，那就是慘遭凌辱的絕望感。

她衣衫不整仰臥在床中。門戶關閉如初。

美保代起了瘧疾一般的惡寒，全身不斷起着鷄皮疙瘩，一直在發抖，久久處於惘然虛脫的狀態。她極力去想其他事，但浮在腦中的片斷都是有關發生在昨天自己身上的那件不幸的事。這些日子她一直覺得有一種希望支持着自己生活下去，而現在她感到痛苦不堪，茫然躺着不動是她唯一能做的。

久久之後，她才慢吞吞地起身，到屋外洗淨身體，換掉全身的衣服，然後她低着頭坐在那件掛在牆上的陳舊黑衣前，一直坐到早晨。

木偶的首級被奪，同時她的幸福也迅速的遠離她了——這悲愁之所以未促使她拾起落在榻榻米上的懷劍，朝喉嚨刺一刀，那是因爲另外還有一股微弱的力量在支持她——有朝一日說不定木

偶首級再回到身邊的話，說不定那時還會有什麼希望光臨她身上——例如證實她的貞操奇蹟似的未遭玷汚?!

美保代陷於絕望的深淵，而能痛苦地忍下衝動，給自己留下一條活路，實在是非常明智的抉擇。

仙十郎也看出美保代勇敢的態度，於是點點頭，說道：

「鎌倉有一所尼姑庵，妳可以往那裏的廂房。」

「謝謝您的指引。……另外還有一件事拜託您，眠爺回來的話，木偶首級的事就麻煩您轉告他了。」

「妳喫我別說出妳的去處嗎？」

「是的。」

仙十郎忍住一股由衷的同情，點頭答應了。

同一天之內，武部仙十郎以眠狂四郎之名寫了二封相同的決鬪函，一封給住在若年寄林肥後守官邸內的白鳥主膳，一封給茅場家的左馬右近。

四

昨晚開始下的雨已停了，烏雲密佈，低空尙有若干碎雲快速飄着。只有一處雲朵發着亮光，那是幻日，而且好像在擴展，大概快放晴了。遠處的地平線似乎仍在下雨，一片模糊。

未時下刻——。

頭戴宗十郎頭巾的左馬右近來到青山百人町，教定院與梅窗院觀音寺之間一處數千坪的空地，他的瘦軀佇立在雨後的春風中，衣角飄飄。

他像一株被伐剩的老樹幹，靜立不動，只微微轉着頭。他已察覺出緩緩走近他的登音，及那登音中所蘊含的敏銳氣息。

登音停在距他二丈處。

而且隨即響起嘹亮的聲音：「眠狂四郎何時

失明……」

大感意外的人是左馬。

「我是來跟眠狂四郎決鬪的。」

「哦……」對方一時也因這陰錯陽差而稍感訝異，但隨即發出豪爽的笑聲。「我們被人愚弄了，告辭……」說着轉身要離開。

左馬則銳聲喊道：「慢着！……依我看來，你本領更在眠狂四郎之上。」

「……」

「雖不知誰用奸計，但有緣相會，何不分個勝負？」

「不行，這麼做就中那老狐狸精的計了……，就當我們不曾相遇才是明智之舉……」

「廢話！拔劍！」左馬左手搭在劍柄，右脚挪退一步。

對方感受其架勢所放射出的殺氣，當下似乎也動了劍氣的樣子。

「也好！」

同時有二把長劍出鞘。

倘若有第三者在旁觀看的話，一定沒有耐心看他們凝聚全神於一瞬一颯間，而且長達半個時辰。

勝負果然以一瞬的一颯而分曉。

「呀啊！」

「唷！」

雙方各自發出竭聲的巨喝與全生命的鬪志。

左馬面帶笑容，他的心眼映着對方鮮血噴湧的情景。下一剎那，發出無以形容的慘叫，臉面被直切一刀倒地的人却是左馬。

左馬的確獲勝，但他砍斷的是對方的劍。敵人又用那把斷劍自左馬的下顎至額頭反切一刀。

「殺之實在可惜！」俯視躺在野花叢的左馬，如此自言自語的人是個未滿三十、令人懷疑是否造物主誤將之投胎爲男人的皮膚白細、大而溫柔的眼睛、如塗胭脂的朱唇、容貌美得近乎妖艷的武士。

大約相同這個時刻……。

未知他漂流至何處，又經何處回到江戶的眠狂四郎走在通往押上村的官道，正要回到美保代身邊。

除了迎面有一臺轎子走來之外，官道上人影絕跡，而那轎子擦身而過後，眼前就只有一片白茫茫一望無際的路了。

既非神明的狂四郎自然不知道美保代坐在那臺轎內，他倆迎面走近，擦身而過，又遠去了。

第四十章 紅花

一

「啊？」有個少婦走在柳橋上，突然詫異的停下來。她是文字若，依舊打扮得俏麗，她喜歡穿戴得像個少婦，但反而使那白白淨淨的柔肌更加醒目。

——就是他！

文字若緊盯着一名經過橋頭，緩緩走在河邊的武士。

那武士穿着十分華麗，儼然像個大姑娘，若給守舊的老年人見到，必定要大爲慨嘆了。他除了一身大紅大綠的衣服外，還戴了一頂索色綢緞的頭巾，露出一對清新的大眼睛，雙臂交叉在胸前，從袖口隱約可見紅色的裏襯，而腰身之細似乎承受不了那對長短劍。

——一定是他！

文字若如此確信，況且那稍低的左肩，走路的姿態，整個背影都是頗有特徵的。

他是文字若一生難忘的人。假如你認爲他是流連燈紅酒綠的浪蕩兒，那可就大錯特錯了。其實他是絕頂厲害的傢伙。

「畜牲！」文字若嘴裏罵着，眼角一帶又顯出女扒手小仙往日的本性，開始跟踪在那武士後面。

最後那武士走進一家名叫「升屋」的料亭，它在江戶割烹界享有盛名，騷客不絕。它最先開在洲崎，以絕佳的風景、古色古香的雅房、幽邃的庭園等名聞於世，後毀於寬政年間的大海嘯，從此音絕甚久，直到二年前才在此重建，而且規模比在洲崎時龐大，池泉廻遊式的建築所投下的巨資堪稱全日本首屈一指。

奇怪的是謠傳店主已更換，但眞正的經營者却無人知曉。

武士未經玄關，直接在女中引導下，走過模仿平安神宮水上渡殿的迴廊，走進位於泉中的殿亭。池畔有一頭白鳥悠悠停着。

武士等女中退下，才取下頭巾。

容貌美得堪稱妖艷，他分明就是那位日前在青山白人町的空地一刀殺死左馬右近的武士。但是他那華麗的裝扮却絲毫未露出半點屬於絕代劍客的敏銳氣息，他白晰的臉上帶着柔和善良的表情，讓人覺得他是斯文有禮，風度翩翩的文士。

他的家世及家境似乎頗佳，入座後，和顏對那位先來的人點頭行禮，動作中自然帶有一種良好的風度。

「謝謝您的賞光……」鄭重打招呼的人是我們很熟悉的人——備前屋。

「聽說你最近除了做走私之外，還計劃一項震驚大阪商人的大生意。」白鳥主膳面帶微笑說着。

「哦！你也聽說了，哈哈哈哈。」備前屋泰然笑着。

「你眞的想把全日本的米都買下來？」

「不敢當，豈能那麼大手筆，我只想合併幾處米交易所，然後我也能給幕府的財政貢獻一點微力。」

江戶的米市行情旺盛是最近幾年來開始的，因米價上揚，故伊勢町首先有「米立會所」的成立，隨後水戶家也成立米交易所，接着仙台、越前、尾州、紀州諸家也相繼設立交易所。這些全都是所謂的「空米相場」（譯註一）

備前屋的着眼點便在此，他想成立大規模的交易所，壟斷江戶的米市。

主膳聽着備前屋大打如意算盤，邊乾了幾杯，才開口問說：

「你找我有什麼事呢？」

譯註一：〔空米相場〕未眞正從事米穀的交易，而以行情爲標準計算損益。

「喔，眞是對不起，生意人一談起生意，居然把最重要的事都忘了，……您苦候的人眠狂四郎回江戶了。」

二

主膳那白晰的臉上這才失去柔和的表情，清新純潔的眼睛散發出閃爍的光芒。

「回來了嗎……」

「是的，現在住在押上村龍勝寺內。……至於我今天請您來，目的就是想請您暫緩與他決鬪。」

「備前屋，看來你很欣賞眠狂四郎嘛。」

「不錯，我很欣賞他，在我遇見的人當中還沒有像他那麼讓我欽佩的人。當初我原想跟他交朋友，結果辦不到，所以我才把您邀回江戶，本想請您與他決鬪……。但是我又改變心意。」

「你不想收拾他了？」

「不是，既然他跟我作對，就只好收拾他了。這件事還請您大力協助。……不過，當前……」

這時主膳舉起右手，制止備前屋。主膳貫注全神於隔間的紙障。

他悄悄抓起劍，正想起身時，接着換備前屋伸手制止他。

備前屋對他眨眼，意即「不妨讓他竊聽」。

主膳稍顯不解，但他對這位完全輕視爵位，心懷掌握全國經濟的不可一世的鉅商頗具信心。

主膳把劍放下，備前屋繼續若無其事說道：

「我想請您假借他的名字，殺掉一個人。就是說，讓人以爲是他殺的……」

「誰呢？」

「北町奉行榊原主計頭。」備前屋說着，面帶得意的微笑。（譯註二）

主膳不明備前屋的眞意，只顧望着他。

譯註二：〔主計頭〕主管會計審核的官。

「他是妨礙我們的官，我有一項處世的秘訣，就是凡是妨礙我的人，不管他的官再大，也要讓他下臺。」

「嗯！」主膳那美麗的臉上再度浮起微笑。「何時下手呢？」

「這嘛……」備前屋爲了讓那躲在紙障對面的人聽見，思考一會，以便決定日期。「最好選一個熱鬧的節日，……嗯，不錯，初午祭的晚上……丑時上刻如何？」

「好吧！」

初午祭是農事的節慶，這一天整個江戶無論士農工商都在歡渡這個佳節，盛況空前，家家戶戶張燈結綵，小孩則敲鑼打鼓，盡情玩樂。只有在這一天，高官貴人府邸內奉祀的農神允許老百姓自由入內參拜，一到晚上，基層武士或姑娘千金亦可夾雜在平民羣中，共舞同樂。

喧鬧過後的深更，可說最適於進行暗殺。

「一切都由我安排，屆時您只要露一下您那出神入化的本領就行了。驗屍的差役看見手法的俐落，再看留在額頭上的狂字，嘿！這下子狂四郎跳進大海也洗不清了！哈哈哈哈。」備前屋笑着，邊做出極大的聲響起身，他慢步走近紙障，伸手拉開。

人業已離去。

備前屋迅速走出走廊，趨近出口的杉門，從細縫窺望庭院。

他定睛目送着一名慢跑在拱橋離去的女人背影，才折回雅房。備前屋再度露出他那頻頻痙攣着一條粗眉的習癖，說道：

「的確是他熟識的人，是個教歌謠的女人，叫文字若，……看樣子是跟踪你來的。」

「文字若？我不認識這樣的女人。」主膳詫異地偏着頭。

三

——畜牲！那廝小白臉想藉眠爺的名字幹壞事！

此刻文字若那股江湖女子的血氣加上强烈的復仇心，使得她全身熱烘烘的，有如火球。

文字若坐上一臺四人擡的轎子，快速趕往押上村，她坐在轎中，柳眉吊得高高的。

對白鳥主膳的怨恨造成她一生無法抹滅的創傷。

五年前——。

文字若甫加入人才濟濟的扒竊集團「黑元結連」，某年秋天的典禮時，她在鬼子母神前的官道物色下手的「客人」，正好有一名看似紈袴子弟模樣的武士經過。那時他也是頭戴索色頭巾，只露出一雙眼睛。

她的扒手同伴臉色慘變，貼著文字若耳旁，細聲說：

「就是他！五郎次大哥就是爲了掏他的腰包，被他殺死。」

五郎次乃是黑元結連四大金剛之一。

「好！我替大哥出一口氣。」

文字若不顧同伴的制止，尾隨其後，到街角時趕上，她用藏在右手掌的利剪，剪斷吊帶，握着其錦袋——就在這剎那，她的手膊子被人抓住。

而且那武士依舊望着前方，也未放緩步伐。這在外人看來，就像一對濃情蜜意的情侶呢！

「要對我怎樣！」文字若狠狠問他。

「是呀！怎樣才好呢……」武士露出柔和的微笑。

文字若終於被挾到一家料亭，女扒手小仙之所以隨即便屈服，那是因爲對方取下頭巾時，她情不自禁地被對方那過分秀麗的容貌所吸引，而失去了抵抗力之故。而對方的手則趁機抖開她裹住下體的衣物。

——隨它去吧！文字若閉起眼睛，側開臉。後來她非常遺憾的發覺她這自暴自棄的動作中其實是因受惑於那出衆的美貌，她的芳心業已默許

了。

實在令人不敢相信，直到那一天爲止，文字若還是純潔的小姑娘。以此爲開端，她也放蕩淪落了，一個男人換過一個男人。

——是的！眠爺一定能收拾他！

文字若在竹林邊下轎，上氣不接下氣地跑進龍勝寺。

「眠爺！」

蹲在地上給迷途的喪家犬餵剩飯的狂四郎，因文字若的尖叫，而擡起他那深深憂鬱的臉。

文字若忙中出錯，不小心踩到狗尾巴，使得那條野狗一跳好高。

「啊！太好了！您回來了！太好了！太好了！美保代一定高興得不得了……咦，美保代呢？」文字若探頭望室內。

狂四郎問說：「沒在妳那邊嗎？」

「沒有呀！她早上出去的嗎？」

「我前天回來時，她已不在。」

「奇怪?!難道和尙也不知道嗎？」

「美保代未告訴他……。」

「眠，眠爺！」文字若一時大爲光火，臉頰嘴唇肩膀手都發抖了。「您還這麼鎭定！也沒到我家找……居然還有心情餵野狗。」文字若狠狠踢了野狗一脚。

狂四郎苦笑。「武部老人五、六天前來過，說不定她在水野官邸。」

「聽你的口氣，好像還蠻輕鬆的……您不知道美保代如何着急在盼望您回來吧！」

「我知道。」

「你知道？今天我非把美保代的辛苦說給你聽不可。」

這時狂四郎起身進屋內，提着劍出來，說道：「我到水野府……」說完轉身便走。

文字若發現狂四郎側臉那股凝重的神色顯然是在擔憂美保代，也就放鬆了。

文字若說出白鳥主膳與備前屋密談的事是他倆走在堀川畔的官道時。

「……這件事暫且擱下吧，最重要的是先查出美保代的下落……美保代又會到哪裏呢？苦苦等了一年，偏偏又在您回來當天，她才離開，實在也太令人着急了……」

「文字若……」

「什麼事？」

「妳隔一道紙障偷聽備前屋與白鳥主膳談話嗎？」

「是呀！」

「他們的談話有沒有一度中止呢？」

「聽您這麼說，我倒覺得好像有……」

「妳不覺得他們知道妳在偷聽嗎？」

「是啊！」

「白鳥主膳是備前屋看好要跟我一對一的人物，他不會察覺不出妳在紙障外偷聽，他故意裝做不知道。」

「爲，爲什麼呢？」

「他們計劃在初午節的丑時上刻暗殺榊原主計頭嗎？」

「是，是呀！備前屋這麼說的。」

「他們就是要妳這樣轉告我，而我當然會準時潛入榊原公館，其實主膳提早一個時辰殺害榊原，於是我便正好自投羅網了。說來實在頗有備前屋一貫的作風。」

大約半個時辰之後——。

狂四郎坐在位於水野府內的武部家書房，他雙臂交叉在胸前，內心感到陣陣的不安，適才他在玄關已向女中打聽過美保代未曾來此。

「哦……你回來了。」走出來的仙十郎因喜悅而更加深滿臉的皺紋。

「你知道美保代的行蹤嗎？」這一問替代一年來首次見面的問好。

「知道呀！」

「到底去哪裏呢？」

「我不可以告訴你。」仙十郎答說。「我是遵照美保代的意思，至於理由，你還是不要問較好。……她希望我保密。」

「是這樣……好，我不問。」

「但是她要我轉告你，木偶的首級已被左馬右近搶走。而左馬則在前天被一個叫白鳥主膳的人殺死了。」仙十郎又表明促成該兩人決鬪的是他。

狂四郎默默聽着，突然問說：「你知道白鳥主膳有無親人？」

「我聽說他是沒有雙親兄弟的單身漢……」仙十郎望着狂四郎臉上露出失望之色，故問說：「有什麼事嗎？」

「他要是有親人在，我倒想玩一點把戲呢！……今晚上我只好到白鳥主膳住的地方走一趟，預先做好準備工作。」狂四郎嚴肅地說着，而內心却因離去的美保代而稍感憂慮。

四

——簡直是空宅！

陽光即將消逝，餘暉尚存的宅院內，一目瞭然。狂四郎翻越圍牆，站在花園中，一時頗感啞然。

這所宅院稱得上是氣派了，庭園有着大池塘，但却荒蕪不堪，上房的所有門戶也都深掩着。

狂四郎從樹蔭移到樹蔭挨近，直感到：白鳥主膳一定極少回家。

他潛入陰暗寂靜的屋內時，遠處厨房的方向有聲音響起。

未久聽見走廊有朝此走來的足音，狂四郎便進房內避一避，從紙門縫一看，經過的是白髮的老人，看似老佣人的模樣。他雙手捧着食盤，從佣人準備飲食看來，家中似無女中或男僕。雖然這宅院相當氣派，俸祿至少在三千石以上，但這只能說是奇怪了。

拐幾個轉角，佣人停足的地方是這種大宅院必有的迎接貴賓用的客房。佣人在拉開紙門之前，先放下食盤，雙手伏在地板，說道：

「公主，請用餐。」

「好。」傳出清脆的應聲。

佣人拉開紙門。

房內有一名身穿花衣裳的姑娘，膝上放一本攤開的書，人則倚着小凳子。

從其髮型及服飾……等，可知其身份在貴族中亦屬相當高貴的。

年齡可能未出二十，有一雙大大的眼睛，小巧的嘴，具有一種美得難以言喻的調和，使得那張圓臉顯得活潑可愛。

「宗左衛門，這一本看完了，再拿下集來。」

「是。」

佣人退下後，這位被稱爲公主的姑娘吃了兩口飯，感覺房內有人，便轉動她那對大眼睛。

不知何時，狂四郎已拉開寢室的門，立在那邊。

奇怪的是那姑娘並未驚慌，只定睛打量着狂四郎，問說：「誰呢？」

狂四郎緩緩坐下，說：「我是不值得報名的浪人。……我倒想知道妳到底是誰……。在這種形同空屋的宅院內，見到像妳這樣美如天仙的姑娘，老實說，我還有點懷疑是否遇見鬼狐呢！」

「你不會是壞人吧？」

「我是無賴漢，但我不會加害妳。」

「我也這樣想……」那姑娘莞爾一笑。

不知天高地厚的純潔少女與懷着陰濕虛無之業念的無賴浪人，在心靈上起了一種微妙的共鳴。

「我名叫明子，因爲有某種苦衷，現在不能向你表明身份。」

「從京都來的？」

狂四郎想用話套她，但明子並未中計，只是

微笑。

「白鳥主膳帶妳來江戶的吧？依我猜想妳大概是受了白鳥主膳的花言巧語，否則便是遭其暴力挾持吧？」

而明子的回答更是出乎意料。「我拜託白鳥主膳帶我來江戶，既非被騙，也未遭到暴方。……我只是不喜歡當尼姑。」

「尼姑？」

「把頭髮剃得光光的，單單是想就覺得不舒服，不是嗎？」

「是的……」狂四郎不知如何回答，只是苦笑。

「我知道白鳥主膳是很不好惹的武士，但對我却畢恭畢敬，有如奴隸。」

狂四郎一聽，當下覺得這一趟並不枉然。他心想：眞想不到白鳥主膳還有這樣的美德，我可要稍加運用了。

五

小朋友在初午節這一天玩得痛痛快快，把歡樂帶進夢鄉……時刻是遠處偶有狗吠傳來的亥時過後——

北町奉行的官邸正有一名頭戴索色頭巾的黑影入侵，他按着事先的計劃，從容不迫地來到主人房前，伸手拉開紙門，悄悄走進去。

他躡手躡脚走近床前，拔劍出鞘，高高擧起。

就在這時候，紙障的方向傳來嘹亮的警告：

「白鳥主膳！砍下去的話，你會後悔莫及！」

白鳥主膳躍退與眠狂四郎拉開紙障現身是同時。

「你與備前屋的計劃泡湯了，這一回合，我獲勝了！」

「誰勝誰負尙未分曉，走，到庭院分個勝負！」

「但是……很遺憾，今晚有人禁止決鬪。」

「我才不理奉行的禁止！」主膳咬牙切齒叫喊時，睡在床上的人掀開棉被，尖聲說道：

「禁止的人是我。」原來是明子。

狂四郎望着愕然的主膳，說道：「我跟這位姑娘有約在先，所以她才願意出面。改天再決鬪吧！」說完離去。

狂四郎聽見明子出聲制止主膳追趕，他心想：難道她是一朵尅他的紅花嗎？

（第二冊完）

四季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書目

郵撥：105626　電話：3929134
地址：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333巷14號二樓
讀者直接函購九折優待

■四季文萃■

①年　　輪（散文）	楊牧著	特價40元
②二殘遊記（小說）	二殘著	特價50元
③人生試金石（勵志小品）	王鼎鈞著	特價50元
④文學家的情書（書札）	徐志摩郁達夫等著	特價50元
⑤二殘雜記（散文）	二殘著	特價50元
⑥愛的源泉（散文）	司馬長風著	特價50元
⑦聚晶集（雜文）	楊乃藩著	特價50元
⑧文學的史與評（文學）	顏元叔著	特價50元
⑨斗方集（雜文）	孫如陵著	特價50元
⑩我們現代人（勵志小品）	王鼎鈞著	特價45元
⓫開放的人生	王鼎鈞著	特價45元
⓬靈　感	王鼎鈞著	特價50元
⓭中國現代小說的風貌（書評）	葉維廉著	特價50元
⓮憂鬱的開絲米龍（小說）	忻　易著	特價50元
⓯鑿　痕（小說）	溫瑞安著	特價50元
⓰天香庭院（散文）	張秀亞著	特價50元
⓱回首暮雲遠（詩評）	溫瑞安著	特價50元
⓲娥眉賦（詩）	方娥眞著	特價50元
⓳花開的聲音（詩）	葉維廉著	特價50元
⓴蛻變中的新一代（論述）	丁庭宇　陳百範等著	特價50元
㉑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　上册（歷史）	莊　練著	特價70元
㉒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　中册（歷史）	莊　練著	特價70元
㉓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　下册（歷史）	莊　練著	特價70元

⑮不死之域	艾倫／倫斯法克合著		特價 50元
⑱⑲決鬪者宮本武藏(上、下)	柴田錬三郎著	王家成譯	特價120元
㉑亞當夏娃日記	馬克吐溫著	方辛譯	特價 50元
㉒改變歷史的巨翮們	左秀靈譯		特價 50元
㉔奇女凱莉	本公司編譯		特價 50元
㉖㉗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一、二)	小山勝清著	金溟若譯	特價120元
㉘㉙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三、四）	李永熾譯		特價120元
㉛孤劍不折	柴田錬三郎著	王家成譯	特價 60元
㉜醜陋的醫師（上集）	趙祖淼著		特價 50元
㉝醜陋的醫生（下集）	趙祖淼著		特價 50元
㉞此情綿綿	賈桂琳・蘇珊著	黃傑希譯	特價 90元
㉟東瀛豪俠傳 1	柴田錬三郎著	王家成譯	特價 60元
㊱東瀛豪俠傳 2	柴田錬三郎著	王家成譯	特價 60元

■四季生活■

①健康長壽九十要	石垣純二著	陳秋帆譯	特價 50元
②頭腦的營養	小林司著	陳秋帆譯	特價 50元
③指壓健康法	安部俊雄著	林妙鈴譯	特價 80元
⑧灸穴治療法	間中喜雄著	陳秋帆譯	特價 50元
⑨夜尿症療法全書	現代民間醫療研究會編		特價 50元
⑩青春與安全	任劉月薇著		特價 50元
⑪古病今醫	趙祖淼著		特價 50元

■四季大典■

①世界奇聞事典	本公司編		特價 65元
②歷史珍聞事典	本公司編		特價 50元
③科學趣味事典	本公司編		特價 65元
④百病自診事典	本公司編		特價 55元
⑤錯誤糾正事典	本公司編		特價 55元
⑥世界名句事典	本公司編		特價 55元

㉒生活在瓶中（小說）	馬　森著		特價50元
㉓浪莽少年行（論述）	陳曉林著		特價50元
㉔山中傳奇（小說）	林清玄著		特價55元

■四季選輯■

①權　力	呂理牲／傅依萍譯		特價50元
②創造的勇氣	羅洛梅著	王溢嘉譯	特價40元
④開放的覺醒	卜桂茲夫婦著	呂理牲譯	特價50元
⑤三歲決定一生	懷特著	夏滌生譯	特價70元
⑥卡特自傳	卡特著		特價50元
⑦學童功課進步術	多湖輝著		特價50元
⑧掌權致富魔法	希區柯克著	王海濱譯	特價50元
⑨符號的世界	鮑蘭原著	關雲編譯	特價50元
⑩最親密的敵人	鄭慧玲譯		特價60元
⑪荷馬史詩的故事	魏素貞譯		特價50元

■四季書庫■

①快樂諾言	鞠羅理著	本公司特譯	特價 55元
④大蓋特蓋集	姑隱著		特價 50元
⑤絕　響	柯麗絲蒂著	王家成譯	特價 50元
⑥玄秘的眞相	克利斯朵芬著		特價 50元
⑦達拉斯的約會	麥克唐納述	冉亮譯	特價 50元
⑧諸神還在外太空	鄧尼肯著	本公司譯	特價 50元
⑨夢露之死與甘氏兄弟	席塞卡著	賴俊達譯	特價 50元
⑩古世界七大奇蹟	奈哈魯著	林信成譯	特價 50元
⑫世界史上名女人	永井路子著	王家成譯	特價 50元
⑭西城驚魂	華生遺著	梅耶編譯	特價 50元

·有版權·不可翻印·

·四季書庫·

36

東瀛豪俠傳

第二册

原　　著／柴田錬三郎

譯　　者／王家成

插　　圖／胡澤民

發 行 人／葉聖康

出版·發行／四季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郵政13-18號信箱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333巷14號2樓

電　話：3929134

郵　撥：105626

出版登記／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319號

印　　刷／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中山路2段637巷37號

電話：9521291～2

第一版／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六月十日

特價60元

◀本書印刷、裝訂如有瑕疵請寄回更換▶

■鄒郎小說專輯■

①竊國者	鄒　郎著	精裝 95元	平裝特價 65元
②陰謀者	鄒　郎著	精裝130元	平裝特價100元
③叛　諜（陰謀者第二部）	鄒　郎著	精裝130元	平裝特價100元
④地下司令	鄒　郎著	精裝120元	平裝特價 90元

■大學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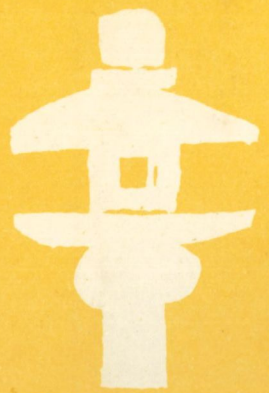
①入聲字箋論（語文）	陳慧劍著	特價 120元
②罐頭食品品質管制學	林　超著	特價 120元
③賦稅法概論	鄧海波著	特價 200元

——本公司經銷皇冠文教基金會叢書

①俄國文學論集	王兆徽編著	特價 80元
②鱒魚跳躍的河流（短篇小說）	索忍尼辛等著	特價 70元
③石女（長篇小說）	林國賢譯	特價 70元
④冬女（長篇小說）	林國賢譯	特價 90元

——本公司經銷老古出版社叢書

①論語別裁（上、下册）	南懷瑾著	平裝特價280元	精裝 特價340元
②習禪錄影	南懷瑾著		精裝 特價320元
③楞伽大義今釋	南懷瑾著		特價 75元
④禪宗叢林制與中國社會	南懷瑾著		特價 35元
⑤禪　話	南懷瑾著		特價 50元
⑥新舊的一代	南懷瑾著		特價 50元
⑦維摩精舍叢學	袁煥仙著		精裝 特價300元
⑧靜坐修道與長生不老	南懷瑾著		特價 60元
⑨氣功保健與指針自療	王紹璠著		特價 50元
⑩成功與成名的小品哲學	唐　華著		特價 60元
⑪現代名文	董作志		特價 50元



第二部